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輯

沈雲龍主編

止 叟 年 譜
永 憶 錄

韓國鈞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韓勤恪公遺像



紫石先生像讚

公之一生惟恪惟勤好生布德廣惠推恩
農工水利靡倡不興為民力國英若令章
世亂日亟厥志弥貞誠貫日月出於鬼神
天胡不憇萬獄遽萌千秋萬世景仰完人

法學蔣維喬敬題



10/10/10

韓勤恪公謚議
周書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
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
葬乃制謚法謚者行之迹也
累生時之行而謚之所以勸
善彰有德也謚始於周漢以
後歷代因之至清不廢

韓紫石先生歸道山後同人
議私謚謹按傳云民生在勤
詩云執事有恪先生當之
無愧爰謚勤恪昭示來茲毋
忘盛德

後學蔣維喬敬識
後學陳陶遺拜書

止叟年譜

泰縣韓國鈞紫石自訂

清咸豐七年丁巳 一歲

三月初四日巳時生余家世居江蘇泰州屬之海安鎮自道光季年里中患大水歲比不登流亡載途 本生祖鳳翔公諱雖日籌賑恤而力不逮謀售其屋於鄰不得竟拆之得資易米麥屑爲糜任貧民雜居家中而朝夕贍之全活無算逮余生之日余父母所居無主屋矣

咸豐八年戊午 二歲

咸豐九年己未 三歲

咸豐十年庚申 四歲

咸豐十一年 辛酉 五歲

同治元年 壬戌 六歲

初入塾從同邑陸月舫先生諱卿字黼廷讀書

同治二年 癸亥 七歲

從陸先生讀書

同治三年 甲子 八歲

出嗣從叔祖鳳餘公從陸先生讀書

同治四年 乙丑 九歲

從陸先生讀書六月二十八日 誥贈榮祿大夫先考希彭公諱鏡棄養

同治五年 丙寅 十歲

從陸先生讀書

同治六年 丁卯 十一歲

從陸先生讀書

同治七年 戊辰 十二歲

從陸先生讀書始習爲制藝二月二十四日 誥贈夫人先妣李太夫人
棄養

同治八年 己巳 十三歲

入劉氏塾從何伯溟先生諱衍森讀書八月 嗣祖鳳餘公歿

同治九年 庚午 十四歲

在劉氏塾讀書

同治十年 辛未 十五歲

在劉氏塾讀書

同治十一年 壬申 十六歲

在劉氏塾讀書

同治十二年 癸酉 十七歲

在劉氏塾讀書

同治十三年 甲戌 十八歲

在劉氏塾讀書初應試十二月院試詩賦取列揚屬第八名正場被黜

光緒元年 乙亥 十九歲

在劉氏塾讀書

光緒二年 丙子 二十歲

在劉氏塾讀書時家中落攻苦奮發除夕元旦亦日試一藝不輟

光緒三年 丁丑 二十一歲

福建林錫三天齡督學江蘇歲試詩賦取列揚屬第一名入學十二月初十日娶王氏

光緒四年 戊寅 二十二歲

館本邑劉氏七月初一日仲兄堅甫諱城在曲塘西橋下落水死

光緒五年 己卯 二十三歲

館劉氏應科試取列二等江南鄉試中九十六名舉人房師南海劉梅蓀先生廷鏡座主廣東馮展雲先生譽驥浙江許石卿先生有麟七月二十六日戌時大女雲娟生九月偕同年陸子才英至江陰

光緒六年 庚辰 二十四歲

二月赴京應會試落第五月從海道南旋旋入房師知如皋縣事劉梅蓀先生幕任教讀

光緒七年辛巳 二十五歲

在如皋縣幕

光緒八年壬午 二十六歲

在如皋縣幕九月二十四日長男寶慶生

光緒九年癸未 二十七歲

會試又落第隨劉梅蓀先生調任赴甘泉

光緒十年甲申 二十八歲

隨劉梅蓀先生調任赴六合

光緒十一年乙酉 二十九歲

劉梅蓀先生卸六合任隨往金陵仍任教讀

光緒十二年丙戌 三十歲

劉梅蓀先生返廣東受聘爲六合書院掌教會試又落第九月二十八日
次男雙慶生

光緒十三年丁亥 三十一歲

任六合書院掌教又兼知六合縣事萊蕪呂憲秋桂岩署中教讀識同幕
鳳陽胡廣淵淵如始習英文旋復棄置是年秋河決鄭州閱禹貢錐指始
研究黃河變遷之迹自繪沿革圖

光緒十四年戊子 三十二歲

秋辭六合書院掌教入知昭文縣事長沙徐樹釗季衡幕仍任教讀遊虞
山拜言子墓六月次男雙慶殤

光緒十五年己丑 三十三歲

正月二十八日三男寶瑄生會試仍落第應大挑得一等復挑河工分發

東河十月至開封旋入河南學使山東吳樹棻移香先生幕吳本科薦卷房師也自庚辰後赴京會試凡四次惟第一次經由清江浦郟城沂州泰安陸路餘均海程赴開封則經由徐州歸德一路

光緒十六年

庚寅

三十四歲

在吳學使幕

光緒十七年

辛卯

三十五歲

在吳學使幕三年以來隨同周歷豫南北凡九十六縣所至考察其山川道路民情風俗以及地方利病之所在撰隨輶日記一卷繪經行道里圖

光緒十八年

壬辰

三十六歲

由河督奉新許仙屏振禕甄別改分河南歸地方候補秋奉委開封府發審局及按察使署督審局讞員差

光緒十九年 癸巳 三十七歲

充河南鄉試同考官薦卷獲售者八人始研究泰西政治二月十三日大兄梅生諱嶺歿

光緒二十年 甲午 三十八歲

六月十一日長男寶慶殤十月初五日午時四男寶琨生十一月二十九日奉檄署南陽府鎮平縣事經由尉氏洧川許州襄城葉縣裕州南陽府抵縣境未入境之前一日接收紅呈五百餘紙

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三十九歲

鎮平事繁日無暇晷審判至多者日至二十六案又查戶口緝盜賊日之不足夜以繼之十月卸署鎮平縣事調署開封府祥符縣以寒素任首邑賠累將不支辭不獲命貸款許州呂憲瑞松岩於十一月十八日蒞任十

二月十一日未時次女雲英生

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 四十歲

署祥符十月八月調署懷慶府武陟縣卸祥符任九月初一日蒞武陟縣任是冬爲長女雲娟在縣署贅產壻傳隲

光緒二十三年 丁酉 四十一歲

武陟頗黃沁兩河沁水挾沙與黃等每一潰決沃壤變爲石田爲籌翻沙之法呈請藩署發款歲增熟田四萬餘畝十一月卸武陟縣事回開封需次

光緒二十四年 戊亥 四十二歲

三月奉委河南鑄錢局總辦兼官錢局幫辦著鑄錢述略一卷十一月河南巡撫安徽劉樹堂景韓覲見兩宮垂問河南循良舉同年蘇州徐壽茲

及余奉硃批送部引見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四十三歲

三月永城旱荒及鄰境渦陽匪亂奉檄署歸德府永城縣事初五日蒞任查放災賑感受時疫病溫熱甚劇匝月始愈勞於民事如涖鎮平武陟時未肯以休養自逸著永城土產表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四十四歲

正月卸署永城縣事五月請咨遵衛河由天津入都引見適以掌匪之亂至直隸靜海縣中道折回在東光縣境與大名屬之龍王廟兩次遇匪獲生著北行日記一卷七月兩宮西幸九月十一日奉檄到衛輝府濬縣本任濬與滑鄰多盜詞訟亦繁余博訪周諮地方奸惡一一得其姓名登諸冊匪徒多他避者

光緒二十七年 辛丑 四十五歲

七月請開濬縣本缺歸直隸州班候補旋以道員仍在原省候補十月兩宮回鑾道出河南奉委行宮宮門聽差奉頒大小卷江縹各一端十一月會同河南臬司清宗室鍾筱舫查勘河北各縣經行蹕路又奉命解行宮陳設至北京甯壽宮交納

光緒二十八年 壬寅 四十六歲

二月十二日引見奉旨以道員歸河南補用三月到開封充河北礦務局總辦交涉局會辦時河南省與福公司訂立懷慶左右辦礦合同特設河北礦務局以監督之茲值開辦以余當交涉之任公司英人柯瑞首議運礦之道清鐵路凡購地遷墳諸事瑣屑繁難悉余任之斯時京漢路未通民間不知鐵路爲何事以余任河北州縣久信余不欺又遵胡文忠多用

士人之訓得其信仰未期年竣事九月以辦事出力奏保奉旨嘉獎是年著中國師船表中國新學學人姓名表

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 四十七歲

仍總辦河北礦務局由濬縣道口鎮移駐河內縣清化鎮八月道清鐵路成奉撫院奏保十一月又奏派總辦河北蠶桑實業中學堂於河內縣李凹種湖桑二萬株是年著十九省籌還賠款表

光緒三十年 甲辰 四十八歲

福公司礦約原訂懷慶左右漫無限制英人欲據彰德礦地而全有之是年始議定福公司礦界分紅黃兩綫爲區域先開紅界以次及黃界此外非其所應及豫撫陳夔龍筱石中丞以交涉得體奏保奉旨嘉獎四月初十日在室仲姑逝世余早失怙恃賴仲姑撫育成立力請辭差回籍安葬

未准十二月赴開封歸途由滎澤縣北渡在黃河中流遇風檣柁俱折隨波逐流任其所之四無居人百呼罔應自初九日晨九時至初十日午後一時計在舟十七小時始遇救得生已下駛五十餘里矣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四十九歲

正月復請辭差赴日本考查農工商礦便道歸葬仲姑奉准三月初十日由開封啓行十三日至亳州登州由渦入淮二十七日渡洪澤湖四月初八日抵家計自光緒十五年赴開封需次至今十七年始返里伯廿三日安葬仲姑五月十五日因事赴揚八月十八日偕同里李保元最初赴日本九月初二日附安徽輪東渡初四日過長崎初六日抵神戶易車初七日抵東京初十日見駐日廣東駐防楊星垣公使十一日至日外務省晤岩村成允十二日參觀電話交換所十三十四日參觀東京養育院美術

學校及印刷局十六日至農商務省見商工局長田茂吉詢近歲輸出入總數又見礦山局長田中隆三十八日乘總武鐵道車至千葉縣換乘房總鐵道車至茂原十九日參觀農校理化教員井上誠一爲言農事須學理又須經驗半解之學理獨斷之經驗均足誤事又觀纜絲廠晚赴長生郡鶴枝小學校二十日再至農校余應邀演說中日所以相關與實業可以富國之故大致謂日之興在教育教育以實業爲先若不廣興實業以裕利源則何所取資以爲挹注蓋亦既庶後教之義也午後赴郡役所二十一日返千葉縣晤部長三橋得三言千葉縣往時充兵者千人近以滿州之戰充兵役者及二萬人午後四時抵東京二十三日赴古河礦業會社及古河鎔銅廠悉該廠鎔銅一日五萬觔伸銅一日一萬觔電氣分銅一日五千觔二十四日乘上野鐵道車至宇都宮午後抵日光拜德川將

軍墓二十五日至尾銅山歷觀有木小瀧通洞各礦坑及選礦所水力
發電所二十八日歸途觀華嚴瀑一落七十丈又遊中禪寺歸寓臨大
湖湖在山巔若平置一盂寬廣四十里清光鑑人奇景也二十九日游鹽
原浴溫泉過西那須野十月初一日抵東京此行風景以中禪寺爲勝鹽
原紅葉不及吾蘇天平初六日赴小石川區實科學校觀無線電愛克斯
光又遊植物園初五日午後地震初六日晚地又震初九日赴河南旅日
同鄉歡迎會余爲述河南北鐵路縱橫之勢於吾國權利關係至大路權
已不可挽礦權自懷慶外尙可逐漸振興民智未開宜籌教育普及所冀
官民一心耳十一日至朝海小學校校長笹野豐美言教育無速成之法
非習師範十年不能得其精神又至月島觀小學運動會十三日參觀高
等女師範十五日至北豐島郡西原蠶業講習所農事試驗場攷其麥收

稻收比較十年內日有增加其增加之故由栽培改良鹽水選種或由排水實施而最大成效則由肥料用窒素計所增收值三千五百餘萬圓而所用改良農事費據其統計歲不過百萬圓耳十六日觀動物園水族館十七日至振武學校十八日至古河公司煉炭所二十日觀盲啞學校及地方裁判所午後地又震二十二日觀高等工業學校二十四日復至地方裁判所二十五日至法政大學午後至巢鴨監獄二十六日至本鄉區謁孔廟二十八日觀砲兵工廠二十九日觀鹽務局十一月初一日觀中央幼年學校初二日至帝國大學參觀醫理工三科初三日觀東京府度量衡檢查所衛生試驗所十二日至王子造紙廠十三日至荏原駒場農科大學十八日至三菱公司二十日由東京附火車至神戶二十二日至生野礦山入礦井視察下至一千餘尺二十三日返神戶二十八日附德

公司輪返國十二月初三日抵上海初九日歸此行三閱月著九十日之
實業界奉天趙爾巽次珊將軍奏調赴奉牽於家事緩行

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 五十歲

三月二十一日爲三男寶瑄成室初六日至新河邊海濱魚舍及鹽場一
觀二十三日至蘇州訪查同族譜系閏四月初四日歸十八日由家起行
赴豫二十六日舟至清江關以水漲阻滯五月初三日過洪澤湖初六日
至五河縣阻風二十二日抵亳州登陸六月初四日抵開封奉委陸軍參
謀處兼礦政調查局總辦學部奏派二等諮議官農工商部奏派河南礦
務議員九月赴彰德辦理秋操事竣旋偕礦師張金生至武安縣查勘煤
礦又至修武縣焦作參觀福公司及憑心公司各煤礦二十二日至濟源
縣之清虛宮二十四日至孫真人墳勘視銅鑛二十五日至青銅溝二十

六日至芝麻腰二十七日至秦嶺以上皆濟源縣銅鑛所在實則苗綏均不足開採仍返濟源二十八日宿清化鎮十月初四日返開封初七日奉天趙軍督電催赴奉豫撫張人駿安圃奏留二十二日奉委雞公山查案二十六日抵信陽二十七日晤教士李立生與戴牧師二十九日至雞公山查勘十一月初三日返信陽十四日返開封張撫軍前日奏留未奉俞允河南在京同鄉官馬吉樟等九人擬聯銜呈請都察院奏請仍留豫省余以趙將軍一再電催不得不赴奉一行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五十一歲

正月十二日由開封起行赴奉同官王仲培觀察謂亂世無名余之調奉名累之也語殊有味十六日附京漢車至天津二十五日附京奉車行二十七日抵新民屯改乘日本窄軌小火車至奉天趙軍督委充交涉局兼

開埠局局長又農工商局副局長農工商部劄派奉天商務議員三月二十一日趙軍督調任川督余至奉甫三月席未暇暖交涉事繁蓋平漁業公司殺高進賢事發生辦理尤爲棘手撫順一礦日人從俄手奪取堅不交還僅南滿鐵路尙可容納吾國股本因請軍督電政府加入二千萬圓惜未允行趙軍督既去任因請辭職仍回河南省候補四月二十八日由奉起行五月初三日抵開封仍充參謀處總辦交涉局會辦又營務處總辦七月初八日張撫軍升任兩廣總督摺保究心時務洞澈本原處事動協機宜才氣尤爲敏銳奏調赴廣東八月十三日由開封起行九月初十日抵廣東省奉委督練公所參議兼兵備處總辦是年由豫至奉復由奉返豫秋後復有粵省之行炎風朔雪南北奔馳我勞如何

光緒三十四年 戊申 五十二歲

自正月以來辦理徵兵力籌軍事教育擴充成協四月十八日至虎門沙角各砲台試驗射擊十九日返省河南巡撫林紹年贊虞電調赴豫辭之五月二十三日又至虎門考試陸軍畢業生二十五日返省閩浙松制軍壽奏保才識深穩器局和平由州縣起家於河南吏治民生考求有素且學術精純允稱練達勤明之選奉旨送部引見二十九日由粵行便道旋里七月二十六日抵京中途紆道開封謁林撫軍八月二十七日欽派大臣考驗復奏稱博通經史深諳時務根柢之學迥非流俗歷辦外交能持正論才長心細體用兼賅堪備遠大之任九月十五日召見於頤和園仁壽殿慈禧太后詢問廣東情形有無瘴氣又云汝居官甚好以後好爲國家出力奉旨仍以道員發往廣東並交軍機處存記十月初二日出京初九日抵家是夜在姜堰舟中夢林撫軍語余曰功名者機會爲之也機會

不常有時人赴機會而來有時機會亦赴人而來吾但行吾素而已此夢甚奇二月五日聞兩宮先後一日賓天二十八日偕同地方官紳行哭臨禮又赴南通晤張督叔儼張審季直昆季商麵粉廠事十一月二十四日到廣東省城

宣統元年己酉 五十三歲

正月十九日至黃埔陸軍小學行開學禮閏二月初八日爲誠子書二則其一到學問荒嬉一日光陰虛度一日勿謂少年可恃也轉瞬卽老大矣其二曰在我生前多讀一日書到我生後少受一日苦勿謂爾父可常健也轉瞬卽不待矣二十二日至沙河試砲兵實彈射擊三月二十二日奉天錫清弼軍督良來電調奉陳明張制軍仍辭未往二十六日赴黃埔陸軍小學堂行畢業禮二十九日游荔枝灣四月二十七日奉委與藩臬兩

司勸業道會同審訊劉永福蔡其銘吳朱氏一案五月十六日雲南制軍合肥李經羲仲軒又來電商調仍辭之六月張制軍調兩江奉委署廣東勸業道二十六日接印任事二十八日至禮樂局觀樂舞二十九日觀農事試驗場七月初十日隨長白春都統乘舟赴黃埔川東之波羅地方祭南海神新君登極例行之禮也讀昌黎南海神碑十五日至廣濟醫院會議安置秘書歸國華僑事十八日至白鶴潭迎新任制軍湖南袁樹勳海觀二十日奉旨簡任奉天勸業道二十一日奉派至香港迎海軍大臣洵貝勒二十五日隨洵邸至黃埔閱水雷局水師學堂二時到省城二十六日送洵邸至香港是日奉旨署奉天交涉司九月十二日卸署廣東勸業道篆務十月初八日登粵漢路車至琶江口一觀十三日由粵起行十九日抵滬二十日至杭州遊西湖又偕浙友陳漢第仲恕游烟霞洞議奉天

交涉各事仲恕奉天幕府舊同事也二十四日至南京見張制軍十一月
初四日附日輪西京丸至大連登南滿路車初七日抵奉天十一日接交
涉司印務

宣統二年 庚戌 五十四歲

正月奉派兼充葫蘆島商埠督辦葫蘆島奉天不凍口岸也是時京奉路
已由錦州通車至該島將築隄伸出海中爲停輪之處並闢島地爲商埠
聘荷蘭人秀思爲工程師經營草昧所費不貲四月哈爾濱埠俄校女生
三十二人來奉參觀特爲接待五月觀奉天學生運動會又見法部所派
徐謙 字 許世英俊人往歐美調查司法新簡日本公使汪大燮伯唐過
奉六月與日人大倉喜八郎簽定合辦本溪湖礦約備員勒赴美過奉奉
派招待晤合肥李季高暢談七月見孟森苑齋藍天蔚秀豪協統德國殖

民地大臣過奉晤錫軍督言中國地大民衆變法不能如日本之易宜先將散者使之聚鐵路爲要然亦不可驟七月日韓合邦公布八月奉命簡任交涉司請入覲未准九月昌圖知府洪汝冲來謁言該府地由蒙旗收租此自嘉慶初年始因思昌圖府管轄人民而不收其租可謂有人民而無土地東邊道所屬韓僑數十萬仍服從日本國法可謂有土地而無人民吾國之創例也十一月見楊哲子度又見鄭孝胥蘇戡湯壽潛蟄仙論移民開墾事奉天代表赴京要求速開國會是月東省鼠疫大作由滿州里傳至哈爾濱俄人欲派兵圍燒哈埠日人又欲派警在奉天城內檢查乃奉錫軍督奏派會同民政司辦理防疫事宜事屬創舉煩難百端先遴派中外醫生分設重病院隔離所十數處政府專派伍醫生連德赴哈是年輯東三省交涉要覽

宣統三年 辛亥 五十五歲

正月英醫士嘉克森因辦防疫傳染身故爲開追悼會何煜蘭生自黑龍江赴京以疫甚車停過此晤談何在江省墾荒著有圖說久行於世初六日見日醫川久保初九日見奧醫魏德十三日關東都督大島見錫軍督專商中日聯合防疫事宜要求設立委員會同辦理持之甚堅錫軍督難其請特令籌議余以中日委員不妨公派若執行則必由兩國行政官各負其責蓋意見可以交換權限不可混淆軍督謂然乃奏明實行二十一日議遮斷交通地方團體尙有疑慮二十三日日中村總裁邀至車站隔離所參觀二十七日偕英醫司督閣至東門勘視新修隔離所二月初十日泰晤士報館英人馬利生來談午後與英醫司督閣及其屬四人與張珍午司使會議防疫應辦各事積極備辦十七日請錫軍督派祁觀察

至山海關禁止苦工出關二十三日與英稽查伊爾德英醫司督閣會商車站驗疫辦法先是中日防疫委員會成立後疫勢日衰政府請各國派專門醫生在奉天開萬國防疫委員會計到奉者凡十國公推俄博士扎巴羅尼爲代表日百里博士亦與焉外部特派施左丞肇基至奉招待余則籌備供支月餘始竣余在奉近三載交涉至繁難其中如蓋平漁業公司案撫順礦界案本溪湖合辦煤礦案鴨綠江駕橋通車案安東採木公司案防疫案無一不費唇舌無一不棘手撫順案自二年五月開議至三年四月止會議凡二十七次始將礦界礦稅與歸還王承堯本金議定惜前此加入股本之議未奉准行致日人專擅其利防疫一案不特心力交瘁並身命亦屢瀕危險當疫盛時哈埠日死八百餘人奉天日死三百人無不人人自危事竣之後錫軍督擬爲特保余以耗國家之金錢損人民

之生命若爲個人升官地自問疚心再四堅辭但奉傳旨嘉獎而出力員
司敘功輕重無一不核實者日贈三等旭日勳章奏准佩帶四月錫軍督
辭職奉旨俞允以趙軍督繼其後晤朱養田趙小魯葉揆初金仍珠談奉
天事羣知爲極危六月張季直調查農墾過此許久香亦來與湯覺頓談
吾國財政又晤張君勸談歐西政治六月調任吉林民政司十六日卸奉
天交涉司篆務十八日乘安奉車至本溪湖礦山又過福金嶺太子河一
觀七月初六日由奉天乘南滿路車至長春又易東清路車至小城復乘
輕便鐵道車至畢家店登輪沂松花江而上初七日抵吉林省城十一日
接民政司任二十四日駐吉林俄領事來言中國有數千年教育人民雖
不盡開通而因有舊道德之維繫仍能安守秩序歐州人民動輒示威要
挾日本方興之國其氣太盛恐亦不可久恃云云是月奉賞頭品頂戴八

月二十一日湖北電民黨起事武昌失守二十三日隨巡撫陳簡墀昭常至龍潭祭神樹開國以來典禮也九月江蘇巡撫程德全雪樓宣告獨立余以蘇人名義電程謂獨創一格以保全地方苦心可仰恐土匪乘機竊發仍望力爲鎮壓云云尋九江安慶相繼不守湖南山西均有變亂大局自此危矣政府詔諭罪己並實行憲法赦黨人親貴不任內閣此數事者自爲收拾人心計然已無及見吉林韓登舉卽世人所稱韓邊外之後也吉林學界爭請獨立余以吉林處日俄二強之間與他省情形不同不如仍舊以觀其變竭力勸誠獲以無事十月陳撫軍辭職密請余代余電政府請留陳十二月政體改爲共和另定優待清室條件大局粗定計自八月至今僅百二十五日耳

民國元年 壬子 五十六歲

正月初一日袁大總統通電改民國元年並從陽歷鐵嶺公主嶺復州民軍突起哈爾濱電局爲梁肇雷所據么統帶捕獲法辦初二日藍天蔚以關外都督名義通電獨立十四日南京臨時政府要求袁總統至南京就職二師四師在京津譁變旋乎二十日黎副總統自武昌通電言人亡民亡國亡種亡四種慘禍不都南京不致亡不都北京必亂袁總統亦以保持治安故不能離北京二十一日北京正式政府成立唐紹儀少川任內閣總理二十七日通令各省督撫改爲都督三十日南京臨時參議院公布約法二月余決意辭職先遣眷回里初十日清鄉局開會自副都統以下協參領及五十六領催凡百數十人皆到會奉天趙次帥電告郭爾羅斯公旗爲俄所煽惑將謀獨立因請派裴協統前往偵察並慰問農工商教育各團體要求加入諮議局以非法定須請政府核示三月磐石縣兵

變電令雙陽伊通各縣預爲防範五月初一日呈請辭職未奉准農商部
派無錫張軼歐查磐石銅礦與之晤談七月十二日奉天洮南府北之鎮
東安廣等縣爲蒙人所擾郭爾羅斯公他避因商陳都督派遣裴協統及
何紳雨人前往鎮撫事亦旋平二十六日又呈請辭職仍未准八月吉長
路通車九月十四日蒙旗部郭公阿王齊公色公等先後至吉林余代陳
都督致辭歡迎部派馬君武至吉林籌辦備警二十六日奉天趙軍督受
代日本關東都督電曰功成身退爲我公賀爲東省悲可異也二十七日
送阿王齊公行三十日赴奉天送趙軍督至溝幫子站始返十月二十一
日又辭職仍未准二十二日奉令各州縣官一律改爲縣知事三十日又
請辭職並乞假十日十一月初五日奉政府電令允准開缺仍令至京籌
邊使章炳麟太炎來晤談十二月初十日卸民政司任十四日乘吉長車

行晚宿長春十五日乘南滿車至奉天十六日乘京奉車至天津余再次出關於奉天交涉司任內有防疫之事吉林民政司任內有政體改革之事皆躬歷艱險屢瀕於危幸而無事吉紳福尊五金樹茶等送至津二十日至南京晤應德閔季中民政長與高郵馬士杰雋卿內務司長詢悉本省軍政財政情形二十一日至上海二十七日抵家計余去家又六載矣

民國二年 癸丑 五十七歲

金樹茶函邀至滬二月初九日抵滬十四日由滬至寧宋教仁遜初在滬站爲人狙擊十六日由寧赴蘇見程雪樓都督請謀本省軍政之統一十七日返寧爲特別米捐事候姜堰海安兩商會代表至省乃與省署切商晤上海沈恩孚信卿黃炎培任之江甯金鼎峙生武進莊蘊寬思斌應民政長邀任實業司長程都督邀任參謀長均辭不就二十三日由寧赴揚

晤周樹年毅人方澤山爲商免特別米捐事也四月初三日程都督應民政長各來電邀至寧初七日國務院來電傳大總統諭令到京余不欲於此紛擾之時再赴北京當即赴寧程都督已以參謀長一職電京請任命余仍未就允在幕中襄辦軍事文牘十三日偕馬雋卿至滬晤宿遷黃以霖伯雨淮安丁寶銓衡甫十五日返寧徐寶山在揚州被炸死都督派中將朱先志履先往唁並查其事五月十九日因病假歸尋程都督派員來邀六月十二日復至南京而第一第八兩師已於昨夜合謀獨立挾程都督宣告討袁善化黃興克強知余至欲留相助余謝之告以政治各有意見至因意見之衝突而訴諸武力非地方人所敢與聞此時宜以保衛地方爲亟乃歸旋張季直電邀至通聞北軍南下徐州南軍戰事不利程都督應民政長同時至上海通電各省述被逼情形十八日歸十九日又赴

泰城開籌防會議余發表聯絡通如東各縣專籌保衛地方之意一致贊同二十五日又至滬此時上海已入戰事區域英法交界處遍設障礙物並有外兵梭巡夜見製造局火光砲聲續續發二十六日見程都督應民政長聞張勳軍隊已越固鎮而南黃克強章木良離寧何海鳴又接踵而起七月初三日歸初八日又赴泰城設立籌防公所收回寶帶橋捐並議設清鄉局十九日歸旋南京克復張勳爲江蘇都督派員測繪泰縣城廂圖八月初七日政府命令余任江蘇民政長張季直電邀至通囑勿辭乃電請先定軍民權限並財政系統始就職十五日奉復電云已飭知都督照辦並令遵照畫一官廳組織法辦理旋張都督電催遂於十六日起行十九日至滬二十一日赴蘇接任二十四日至南京晤張都督適以張軍戕害日人一案政府擬調張都督巡閱長江而以馮國璋華甫軍長繼其

後特派懷寧阮忠樞斗瞻段芝貴香岩先後來寧勸導迨中央命下張部
洵洵余爲百端設法消弭又密商徐州張文生司令負責維持張督索款
百萬百計羅掘甫有以應頗行又有要素未遂竟欲以兵圍民署經段香
岩軍長力阻始罷十月十五日中央命令各省臨時省議會一律停閉二
十四日江陰砲台兵變搶掠武進焦塾及江陰月城橋等處因商軍署派
隊剿辦一面籌議撫卹南京城內所受兵災則專設賑撫局委派士紳分
區確查又設公典以便貸貸省垣秩序大定十二月十九日至上海晤各
國領事二十一日至蘇州二十二日返南京

民國三年 甲寅 五十八歲

正月初一日春節以假期登紫金山雞鳴寺眺元武湖十三日至水西門
勘視秦淮河籌發七萬圓卽日開濬是月奉頒二等嘉禾章二月十九日

訪半山亭故址及謝公墩於明故宮遺址建古物陳列所樓五楹保存金陵古物三月初一日開江北運河會議又籌辦淮徐海賑款二十八萬圓決定以工代賑三月初六日請覲已奉准又命緩行初十日清明節邀同各司遊連山十二洞並登燕子磯十六日美使柔克義過寧晤稱極盼吾國之進步並勸不可輕借外債謂中國人在津滬青島存款每處不下五千萬圓若借之政府合以外貲組織一大銀行足以操全國金融不致爲外商所挾制其言極可採四月初八日赴常熟勘視白茆河工由支塘經歸家市至江口周歷而歸挑濬之費凡二十餘萬歸途過焦山宿自然庵深夜展閱王文成各墨蹟十二日登四面佛極高處一望旋登車返寧三十日政府命令改民政長爲巡按使觀察爲道尹改教育實業財政各司爲廳於省署另設政務廳長閏五月初一日至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參觀

游藝會二十二日開司法會議五月二十四日政府

江安徽巡按

使以吉林齊耀琳震巖繼任江蘇遂將經辦各事亟

南京城內兵

災損失都計一千餘萬經四十次以上之會議又經

分員之確查

力請中央恤償一百八十萬圓按戶分級發領愈貧

發愈多任內

經徵驗契得力奉令嘉獎電呈政府謂人民負擔賦稅

本有相當之

權利若掠美而盡歸之官即不必聞怨咨之聲神明已

疚此項徵收

獎勵章。上。未。盡。愜。當。應。否。重。行。議。訂。凡。稅。額

處移官長

之獎金充地方之公費而官長之考成則與各項政績

以進退

人才庶不致開培克之風而忘脂膏所自出云云又以

匯蘇松

常太四屬賦額佔本省半之七全國百之十四呈請政府

徵額為

至多之數不再加徵寧注未一載諸事均有結束獨以前

一案

應省長未經明白交代致交法庭爲可憾耳七月十六日卸

安徽

巡按使未准請假一日回里十八日抵家八月初三日以

譜事特至

祖師廟晤族人仲年十六日假滿電請入覲二十四日起

二十九日到

京九月初二日覲見袁大總統又見黎副總統初四日遊

和園由仁壽

殿至樂壽堂觀瀾閣排雲殿佛香樓石舫又乘舟遊後山

諧趣園琴峽

而返初八日行覲見禮十五日大總統傳見二十二日

九旋奉大總

統頒贈狐裘一領食物四事二十六日出京二十七日

昌宿段香岩

將軍署二十九日至安慶十月初一日接印十一月初

至蕪湖初十

日至大通午後返署十二月初四日爲四男寶現成室

困難首在財

政亦非不可有爲獨軍民權限尙未全分余蒞任兩

調查時期未

能着手各知事大都希承風旨習爲武健嚴酷雖地

賴以粗安民

聞之怨深矣

民國四年乙卯 五十九歲

正月十五日琨男自家來署十七日仍令赴同濟學校二十四日政府電令皖財政廳長合肥龔心湛仙舟赴京昇以財部次長簡常州鄭鵠瑞士敬長皖財廳鄭己卯同年也二月初四日天津嚴範孫來晤婺源江謙易園來商皖教育事十五日黃伯雨余壽平來晤寶山袁希濤觀瀾亦以教育事來晤三月二十一日粵商部司長淮安田桂舫來商接收石門山事美人裴義理來商皖 畜牧事四月初八日至城東北隅教會所設之同仁醫院並參觀男女 校中所陳設標本有埃及木乃伊三千年前之古物也聘美人艾 滁州經營種植及畜牧五月初十日渡江至東流縣之八都湖安 司大總統頒贈摺扇縑紗並福壽字授職少卿

六月二十一日奉令

南巡按使二十二日電辭未允二十九日卸

任後乃請假還歸三

行是日泊西梁山江深夜寂景物蕭然七月

初二日抵家余任皖

僅九閱月思於皖北改良農業於皖南改良

茶務特延美人艾伯

縣創辦畜牧樹藝又於長江兩岸創造森林

穎毫平原則擬特製

皆未竟其事至對於民事則以達其情隱平

其訴訟為先秋浦縣

徒刑八年之獄囚李長生其母年八十無所

得食李長生分囚食

或雨不能至則終日不食以待之知事王人

鵬為請假釋未為前使所允余抵皖後知事又復呈請余批答曰罪囚中

有孝子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該知事本一念之慈以資教孝本使詎不恤

八旬之婦為之推恩蓋當時皖北處積威之下人民困苦首在濫刑苛罰

不必其在縣官也一團防局可以槍斃平民可以任意罰款盈千累萬自

收自支一無呈報縣知事之貪橫無論矣余嘗復皖紳李經羲仲軒書曰
皖之賦稅尙不足以病民地方附加則多近於無藝曾文正有言曰世教
既衰人人逞其無等之欲魚肉孱民而刀七之官司布一令甲徒以供若
輩橫索暴斂之資不啻爲今日皖北寫照又曰某以薄植歷官三十年一
無建樹今日尸位惟期綜核名實不自欺以欺人盡其力之所能盡若夫
力所不逮則亦知難而退耳尋因撤一壽縣知事倪將軍意不謂然遂電
京謂余以苛刻爲精細吁可愧矣假期屆滿遂請辭湖南巡按使職八月
十三日奉准未幾籌安會發生有洪憲帝制之舉大封疆吏上海鎮守使
鄭汝成被戕民黨挾肇和兵艦謀變未成蔡鍔松坡至雲南宣告獨立政
府調兵扼川湘而戰天下騷然多事矣余適家居冷眼以觀世變

民國五年 丙辰 六十歲

二月取消帝制並洪憲年號各省仍紛爭無已江陰靖江先後爲叛兵所據南通又獲黨人多名泰邑震動幸旋平三月初四日因六十生辰避客乘小舟至安豐一遊延緣葦間夜深乃返五月初六日得袁總統噩耗黎總統繼任皖人請余仍長皖辭之十一月二十三日午前浴時爲炭氣所中暈去歷三十分鐘始醒

民國六年丁巳 六十一歲

二月河間馮副總統國璋致政府意任余奉天巡按使合肥段總理其瑞又承張雨亭作霖意任余黑龍江巡按使均以衰老辭二十九日省議會推余爲參議院議員赴省力辭因爲泰山之遊三月十六日登岱嶽極頂至日觀峰歸由臨淮紆道五河縣擬勘視洪湖老子山因風阻未果歸五月張勳入都擁宣統遜帝復辟段其瑞赴馬廠誓師聲討事平馮副總統

攝任九月爲三男寶瑄續娶王氏水利協會舉余任會長辭之不獲十月二十一日泰縣張家壩忽有土匪聚集數十人將圖撲城警備隊得信迎頭擊散獲四人城紳電邀晤商二十四日赴城二十六日返

民國七年

戊午

六十二歲

正月初三日地震六月蘇人擬邀予入省議會常熟曾樸孟樸來商余力辭八月又辭水利協會會長十月二十七日赴揚州商經營安梁場鹽墾事歸途紆道至樊欒斜豐隄三洋河南北逍遙間等處斜豐隄專禦西水於家鄉至有關繫故特往一觀十一月初五日宿興化交界之老閣初七日抵家

民國八年

己未

六十三歲

二月十九日赴南通遊狼山參觀盲啞學校又至掘港鎮考察大豫公司

墾務而歸三月二十一日赴揚州商經營泰源鹽墾公司二十九日歸四月十六日至安豐場二十一日至三倉二十二日至東涼二十三日至橫河爲泰源公司事也閏七月二十三日至東臺晤知事胡爲和克之二十九日返里八月二十七日至安豐場九月初五日至揚州開泰源公司成立會十一月二十三日赴南通十二月初五日又至安豐今年四至安豐兩至揚通爲鹽墾事奔走至忙是冬始刊海陵叢刻

民國九年 庚申 六十四歲

正月二十八日赴安豐二月初五日赴泰城初八日由泰城赴揚州與張季直開督辦運河局成立會余奉簡運河局會辦二十八日赴安豐以三倉竈民在墾區聚衆滋事邀同東臺縣胡知事親往彈壓二十日赴南通開蘇社成立會四月初八日赴揚州開泰源公司常會十四日偕同許魯

山馬雋卿徐錫丞李和甫遊焦山小住三日又偕馬雋卿特至無錫一遊
梅園便道過蘇州訪鄭士敬同年至上海參觀職業學校南市救火會及
慈善病院二十七日歸八月二十七日偕浙江黃溯初湖南黃鏡人至安
豐二十九日赴泰城九月初二日聞江蘇督軍李純秀山自戕友人自滬
電邀因由揚至滬初十日歸二十八日又赴泰城開修志局十月十五日
赴三倉墾區十一月初四日赴滬到揚開運河局評議會

民國十年 辛酉 六十五歲

正月二十日偕馬雋卿赴三倉墾區二十九日赴無錫開蘇社常會四月
初二日赴安豐初七日至揚州開泰源公司常會八月望後陰雨連綿淮
沂兩水同時大漲運河一線長隄岌岌可危連開車南新三壩水勢仍滿
高郵玉馬頭誌椿計一丈九尺有奇揆諸同治五年清水潭決口之例僅

一丈八尺今又過之高寶兩縣人士以身家性命所在要求再開昭關壩而泰東興鹽阜諸縣人士以利害相反竭力阻止彼此相持甚堅張季直督辦邀同到揚晤商余以昭關壩下引河全失壩底壩身能否支持毫無把握貿然啓放下河必爲魚鼈乃由淮揚道尹胡海颿於八月二十一日在萬壽寺邀集會議議場爭執甚烈並多責備之言決議俟履勘再定二十二日會勘昭關壩至高郵忽麇聚多人衆口囂雜甚有挾制非允開壩不能他往者余與季直督辦堅持不允夜午方始回舟又周歷寶應興化東臺決計大濬王家港以通入海之路而水勢幸亦日退十一月十三日偕季直督辦同至王家港行開工禮二十二日又至揚州開運河局評議會

民國十一年 壬戌 六十六歲

正月初五日辭運河局會辦職國務院復電挽留三月初八日赴小海勘視王家港工程政府特任余爲山東省長此非意料所及乃決計電辭政府覆電不允山東巡閱使吳佩孚子玉三電敦促并轉江蘇督軍齊燮元撫萬派員致意余覆吳使電曰奉電旣佩愛國之誠復感責善之意甚仰甚仰國政不綱民生塗炭至今日而已極救時之要必先有強固之政府而後有民治可言今政府勢若贅疣各省自爲風氣分崩離析疆吏又何事可爲世變方殷孱軀多病實難膺此重任感公推誠敢布胸臆云云二十一日赴泰城二十三日至揚州開泰源公司董事會時直奉戰事忽起不旬日奉軍敗退出關旋徐東海赴津黎元洪復總統位五月二十一日奉政府電調任江蘇省長余仍電辭二十六日吳使來電商余仍往山東余表示一概謝絕而齊撫萬督軍派靜海高毓彤崧荃江蘇省長王瑚鐵

珊派科長寶應劉玲生來請蒞蘇旋吳使又派王子銘將軍黃天行顧問來請余仍赴魯而揚州劉君實中將又以齊督軍之命來請赴蘇吳意先請政府變更長蘇命令再促赴魯余以爲蘇不發表則已既已發表而舍蘇就魯蘇人其謂我何故始終謝絕內閣顏惠慶駿人總理來電囑余到京面商余既辭魯又復辭蘇何事再赴北京始終謝絕而蘇魯兩省議會又各來電責備齊督軍再派高崧荃劉君實來言已電中央催請赴蘇國務院亦不允辭不得已乃赴寧就任閏五月二十一日接篆二十二日赴省議會茶話會二十九日赴湯山六月十一日開財政會議議定發行新公債七百萬十四日赴東南大學歡迎會二十三日奉大總統命代祭齊督軍之封翁二十六日赴科學研究社行開幕禮八月初三日赴青年會歡迎會十一日至寶山太倉閱視海塘工程便道過上海謁護軍使何豐

林及英美法意比荷日丹瑞璫威各國領事又至江灣參觀游民工廠及婦孺救濟會而歸九月初三日至東南大學參觀棉作展覽會德國哲學家杜里舒挈其夫人至寧初六日邀張君勸與之同飯二十八日至第一農校開十周紀念會二十九日會同督軍邀省議員一百餘人在省署公宴十月二十一日各校長開談話會與省議員因經費齟齬二十六七日在水利協會開運河局評議會十二月初五日開教育實業聯合會余爲會長教實兩廳長爲副會長會員多專門人才凡所討論俱從實際著想此新組織也十二日赴地方公會開金峙生追悼會又赴日本對馬兵艦茶話

民國十二年 癸亥 六十七歲

正月十六日至公共講演廳開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二月初五日酉時

長孫忠訓生二月二十一日清明節至朝陽門外造林場行植樹典禮便道遊紫霞洞二十三日開教實聯合會章士釗行嚴適由京來邀之演講三月十三日赴法政專門學校行戶籍專員開學禮余爲述中國人口無調查行政無基礎之害徒以全國四萬萬人全江蘇三千萬人號召於世無論其不精確即使精確而此四萬萬與三千萬人數斷無永久不變之理並與張君勸商定設立自治學院十八日接電知鴻藻姪在家逝世聞之悲慟四月十七日至東南大學參與贈杜里舒博士學位禮二十七日黎總統被迫赴津是夜齊督軍來署商應付時局之策五月初十日至金陵大學參觀新蠶室及刈麥機六月初一日患足疾不良於行至二十四日始愈二十八日至金陵大學行追悼美總統哈定禮七月初六日簽定江浙和平公約十七日至秀山公園行落成禮二十六日又至秀山公園

開日本震災募款會二十八日午後四時荆室王夫人病逝八月初一日
黎總統忽由津至滬余適在期服假內恐引起糾紛電商吳縣張仲仁及
南通張季直兩君籌應付之法二十五日北京國會大選揭曉直魯豫巡
閱使曹錕當選爲大總統各項問題因之而起蘇省應先自決是夜偕張
君仲仁在軍署密商甫定九月十九日至東南大學參觀植棉展覽會十
月初三日上海警察廳長天津徐國樑於是晚六時爲人狙擊恐係江浙
戰事導火線亟派申振剛往查十一日赴講演廳行平民教育第一次畢
業禮二十二日赴日本提督對馬兵艦午餐晚與齊督軍公宴日提督二
十五日至第一中學行童子軍授旗禮十一月初二三四日請本省士紳
開財政會議二十六日赴美術學校歡迎會十二月初二日至揚州運河
局開評議會初六日返寧是年秋如皋宗孝忱敬之入幕敬之如皋沙健

庵元炳太史門人也

民國十三年_{甲子} 六十八歲

正月初十日在軍署公譙官紳十二日公譙在寧西賓此例舉也二十五日英領事布斯來晤論及中國政治謂中國當軸者多不負責任故時局至此余謂負責者必有權力今之有權力者其才識不足以負責英領事則云泰西無才識之人斷不任其有權力又云中國人患在有家故視家為重視國為輕其言可味三月初九日開教實聯合會十二日開公債委員會二十四日至雨花臺謁方正學祠見祠宇荒涼墓址圯落當擬興修二十八日閱省立學校聯合運動會四月十四日閱童子軍會操五月初二日至大勝關觀東南大學農場二十四日至東南大學行科學館立礎禮二十八九三十日開財政會議六月初一日至科學社開十周紀念會

初二日參與中華教育改進社開會典禮初五日至東南大學參觀全國教育展覽會晚八時又至平民教育社行畢業禮初六日至法政學校參觀本省師範學校展覽會初七日在秀山公園譙全國教育改進社男女各社員與會者計合百餘人七月初十日至鎮江行瓜鎮輪渡落成禮便道遊行竹寺十八日因江浙謠言紛起交綏即在目前力勸齊督軍勿爲天下先苦口陳說竟不爲動二十日又邀周孝懷同勸齊督軍奈阻於先入之言張仲仁諸君又向雙方調停卒皆無望自二十六日以後已入於交戰狀態省中人心皇然不安矣八月初三日齊督軍赴崑山初四日滬寧車停駛兩軍已接觸在黃渡劉河間相持至九月十四十五日浙江孫馨遠督軍攻得松江後齊督軍會師前進始至上海此四十日中維持調護百計俱窮祇以救濟戰地人民爲急務因邀美國教會諸軍之入紅十

字會者分途赴前線救濟婦孺先後共四千餘人費款四千圓此則有賴西人之力耳九月十四日至方正學祠行落成禮二十一日至河海工程學校行畢業禮余爲述中國有河海而無工程有工程而無專門學術蘇與浙有公共之太湖與皖有公共之洪湖與魯有公共之微湖何一不應施工而工程一無籌備江南北同一濱海同一斥鹵而一則有高大之海塘一則僅殘缺之范隄則有工程與無工程之別工程之良窳視學術之淺深則河海工校之重可知云云是時奉直兩軍已在山海關開戰矣覺卽起於江浙之爭九月二十八日馮軍由熱河返京吳子玉巡閱使退天津奉軍遂進佔灤州山東宣告中立吳乃由津航海南下奉軍大隊入關長江流域因之震動十一日至美領事署賀其國新選大總統旋至下關接齊督軍返署晤談後知有聯絡八省互保之舉並云當尊崇段芝老蓋

是時各方均主擁段以固中樞也十四日開兵災善後服務會議十九日吳使適寧余登艦一晤吳使但言綱紀破壞由於人心先壞平等自由之教育其效如此他未言及是夜即上駛至鄂旋發篠電擬組織護憲軍政府長江流域幾於同入漩渦余遂單獨通電各省以爲吳使剛正直毅羣倫欽仰惟爲國家計今日不堪再現紛爭之象篠電傳示天下人民不免驚疑若僅組立聯合會機關輔助段公收拾時局則情感易通方鍼易定實爲大局之幸某在蘇言蘇恐地方既不願受此犧牲經濟亦不能供此擔負尙祈審慎執行云云旋皖贛各督紛電響應前議幸已寢息二十五日上海黃任之史量才二君特由滬來寧與齊督軍晤商和平解決之法未得要領二十九日接通電段氏就任臨時執政三十日徐州鎮守使陳調元來勸齊督軍辭職未決定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免齊督軍職命余暫

兼督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余辭未獲允十六日忽盧永祥蘇皖宣撫使之命下當電中央力爭十八日邀請軍政商學各界在軍署開茶話會齊督軍自述戰事經過與解職情由余亦表明心跡衆賓甫散余出軍署遇傷兵環求撫卹是夜傷兵復集二千餘至軍署譁噪乃措二十餘萬元送往備用當時秩序甚亂余卽傳各師旅長及警務處長責令各負責任並命警察特別戒嚴旋亦平靖二十日得京電以何豐林充十九師長張允明爲淞滬護軍使此又啓釁之端余商張君仲仁北行面告盧使勿函南下二十三日余復晤齊督切商齊督謂一須盧使不來二於蘇省諸將中擇一爲幫辦幫辦之事已與中央電商盧使不來殊難力阻耳二十五日盧使代表杜枚叔夜至與之晤談二十六日邀參謀長劉鳴鑾秘書李丹蓀及將軍劉聿新師長宋玉峰等俾轉勸齊督仍無效二十七日答謁哪

噉領事及英德領事隨往拜商埠鄧督辦孝先吳將軍題臣亦所以謀挽救也二十九日駐蘇州第二師某營忽逐去其旅團長通電宣言齊使宣告下野時曾電令服從新任督辦今服從韓督辦命令不服從其他命令卽係尊重齊使云云又駐紮松江前此收編浙軍之第四師忽爲盧使舊部陳樂山攫去十二月初一日形勢愈險民黨蠢蠢欲動卽以驅齊爲名各師旅之在寧者亦有不穩之象海上友人函電紛來邀余至滬余堅不欲行同人惴惴有以爲言者余述瞿忠宣之言曰變故當前總辦得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齊督知事不可爲遂於是夜赴滬初二日專派中將吳晉等赴各師旅宣慰又傳中級軍官至軍署諭令各負責任余又集合衛隊營親爲訓話仍令警廳特別戒嚴初三日始至軍署辦理初四日又得奉軍南下之信初則抵徐繼聞過蚌埠至滁州事未先期商洽各師旅未

免惶惑乃一面電詢盧使一面派尹伯韓同愈中將前往盧尹復電均謂奉軍至滁州止俟商定南來此時可免接觸不意是夜第六師留寧之一隊忽焉譁變省署外鎗聲四起火光燭天搶掠商店數十家一時後停止初七日即陽歷元旦寧垣商鋪因有兵災尙未開市人心益形恐慌初八日盧使派參謀長程其祥來因令與在省諸將領面商和平調協之法先將駐省軍隊移防然後盧使帶第十師至寧初九日電辭本兼各職十二日補充旅移防一團衛隊移防二營砲隊移防二營十三日仍陸續移防是晚奉軍軍長張宗昌效坤來晤十六日盧使至寧十七日崑山鐵道與武進之橫林鐵道忽斷齊前督軍在滬以第六師舊部攻敗在滬之張允明軍十九日奉軍渡江分四路進發齊軍亦集中鎮江余辭職之電奉令未允二十三日兩軍在龍潭高資間接觸至午後五時奉軍已進至鎮江

車站二十四日中央命令盧永祥兼督辦江蘇軍務余極望卸肩而盧使電中央請辭不允接收奉軍則已逾丹陽至武進其時無錫常州已爲潰兵劫掠無錫新市場焚掠尤慘余以連月焦勞寢食俱廢精力不自支乃請病假

民國十四年乙丑 六十九歲

正月初一日例假又因患病然仍勞勞無暇初三日安徽督辦王揖唐及鎮守使王慈深先後來拜聞奉軍已至江陰及無錫江陰城中亦頗被焚掠初五日沿路潰兵大隊至滬余先期密令孫少江朱叔源兩君及前師長宮邦鐸在滬收集遣散以免擾及滬上獲以無事迨奉軍抵滬江浙兩方訂定上海兩不駐兵之約製造局交由商會接收宜興長興之兵彼此退駐戰事得以暫息十二日委劉君實中將任水警廳長十五日張學良

漢卿過寧至滬此行有關東南大局都中來電段執政仍欲留余而余之去志已決二十二日張漢卿偕張效坤同至奉二十三日浙省長張暄初來晤得京電中央准予辭職以江寧鄭謙鳴之繼任卸肩有日不勝欣慰二十七日與盧使談江浙兩省情形不堪再見兵戎盧使意擬兩省均不設軍事長官所有國軍移駐要地省軍悉由省長主持裁撤督辦並裁宣撫使即日通電發表此意見二十八日見浙江代表褚慧僧並雲南貴州各代表意欲乘中央召集國民會議之際到京提議組織臨時政府商余電致蘇代表二月初十日蘇財廳簡任陳藝漱六奉軍駐寧滬一帶者益多地方供應不貲縣知事與稅所軍人多所干涉松江所屬則在浙軍範圍之內駐兵徵餉不復有蘇省主權中央且不能制裁蘇省又何從抗拒余如芒刺在背亟於求退而後任又遲遲其行近屆蠶況若奉軍撤

退則蠶利尙可獲收因商張效坤軍長並派劉君實杜紹唐兩中將至奉請撤兵已得同意而張軍長索撤兵費四十萬因與寶山袁觀瀾常州惲與九諸君竭力商籌責成武進無錫寶山吳縣上海崑山各縣限日分解幸得集事二十三日偕盧使至南城道院行祈雨禮三月初四日余六十九生辰避客至燕子磯鄉村小學參觀初七日中央命令盧宣撫使兼督辦江蘇軍事善後事宜遂商定於初八日交替兼任三月徒勞罔功初十日盧使延請江蘇士紳開善後會議余雖辭職不能不列席也十一日日艦隊司令來謁旋與盧使邀同晚餐十二日又至日兵艦答謁是夜赴青年會十三日清明節至造林場仍行植樹典禮自余到寧行此禮者三次矣十八日善後會議閉會二十日江蘇財政廳簡任王其康政務廳簡任鄧邦造二十六日日本駐寧林出總領事邀賞櫻花二十八日中央命令

姜登選任徐州勦匪總司令二十九日在秀山公園行追悼孫中山先生禮三十日答謁姜總司令四月初二日美教會司徒華林邀飯初三日至青年會行奠基禮初七日渡江接班禪初八日以後閒散軍官之索薪與監算委員會之爲難亦相繼而起此心皎然余悉聽之十六日新省長鄭謙蒞寧余迎至浦口車站與晤卽日卸肩旋赴焦山遊覽羈縻三載幸獲自由正如出樊之鳥欣悅無已晚在輪舟宿江聲山色若送若迎胸懷暢適不可言喻同行有丹徒袁伯庸常熟龐甸材蕭縣張矯廛十時後解維下駛一夢直過江陰始醒起眺南北兩岸一碧無際十一時泊吳淞改乘火車晚抵蘇州張仲仁與費仲深及鎮道等均至城外晤談自余十一年七月蒞省秋後卽有議會與教育界之衝突十二年又因閘北水電廠事與議會爭執先後年餘始有結束而江浙事起諫阻不得救濟又不能戰

事甫平而中樞代嬗於是又有易督兼督之事奉軍南下齊督東行地方既經糜爛而處境尤難應付問心無以對蘇而力又不能救蘇尸位何爲再四請辭幸遂初服然吾蘇瘡痍之後竟非前此景象矣十八日遊虎邱十九日參觀紙廠二十日赴常熟憶光緒十四年曾就昭文縣幕民國三年又因驗收白茆河工至此今已三次矣二十一日遊曾氏虛廓園二十日遊白鵠峰在松禪老人瓶廬小坐旋至大小石洞三峰寺拂水巖劍門及興福寺而歸二十三日至福山港訪張吳王渡江陳跡已蕩焉無存二十四日由常熟舟行至崑山觀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稿二十五日過黃渡登岸觀戰壕遺跡晚抵上海二十七日登大慶輪二十八日午後至南通晚八時抵家自壬戌閏五月十五日赴寧及今三年解組歸來夜臥甚適五月初六日乘舟至亡室王夫人墓次祭奠十四日至電燈廠

通俗教育館一觀此皆吾鄉創辦之新事業也七月十七日偕淮安田魯璵及馬雋卿黃溯初三君同赴三倉周視墾區八月二十五日爲已故泰東興警備隊陳管帶兆祥開追悼會九月初一日浙軍入蘇楊鄰葛督辦北退鄭省長亦行蘇又入於恐慌之境初三日同邑沈秉乾惕齋等電邀至泰城商維持地方治安之策旋魯軍襲徐海情江發生戰事幸浙軍不久至徐江北危而復安十一月初一日亡室王夫人冥誕誦莊生死而不亡者壽之言爲王夫人祝聞直隸陳調元司令移督皖江以松江陳陶遺攝蘇省長二十八日跋北轅錄

民國十五年 丙寅 七十歲

元日早起靜坐思去歲今日正齊督軍變元撫萬與張宗昌效坤所帶之奉軍在丹陽蘇州間彼此激戰如在驚風駭浪中安然渡過讀歐陽公歸

田錄序言云幸蒙主知與聞國政既不能因時奮身有所建明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循世俗使怨謗嫉怒集於一身以受侮於羣小當其驚風駭浪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鼉鼉之屬方駢首窺伺幸脫於垂涎之口抑何與余所遭相似也二月張吳兩軍彼此在津西相持日久未決至二月十日馮軍撤庫倫奉天李景林軍至天津王聘卿趙次珊熊秉三孫慕韓汪伯唐諸君電約余列名籲請兩方停戰余約張仲仁同列名二十五日奉軍飛機至北京轟炸此吾國飛機作戰之始本日海安平民工廠開幕余出席演說吾國以農立國吾鄉向以米業爲集合商場按吳梅村寒夜叢談載乾隆二十一年江浙米價每石纔二千嘉慶九年四千八百今米價昂石米至三十千轉恃西貢米接濟又按董時進博士講吾國糧食問題謂吾國面積較美國大四之一人口較美多三倍美耕地三十萬萬畝吾

國祇十六萬萬畝美國供給一人之耕地在吾國須供給八人之取食則農不足恃不得不藉工藝爲助今日開幕似甚璀璨其實力量薄弱恐難持久余在奉天主辦資本七十餘萬之農場在廣東主辦五十餘萬之農工各廠今皆廢爲邱墟今之平民工廠深賴各方爲助三月四日余七十壽辰前十餘日各地友人已有來祝者酬接甚煩莊子謂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又謂無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余自問虛度歲月於國於民無所裨益何事稱祝爲哉壽不足重轉增余累盧君紹劉諸人提倡以壽儀捐入平民工廠合計得八千元購地一百三十畝交工廠爲永久基金至今尙存北京馮張之爭未已段祺瑞芝泉執政入使館界內已陷入無政府時代張作霖入都通電力言專制獨裁之有礙民主政治吳佩孚力言護憲張作霖則謂憲法偏執者多若任其再議憲法必又橫行四月二十六

日四孫女忠俊生五月八日山東李升屯黃河南決余列席運工局會議以決口不堵蘇境可危請省方撥助二十萬金築堤堵塞嗣堤成東省卽名江蘇堤五月二十三日望雨甚切憶民二條五月二十三得雨民十則五月二十二日得雨均大水爲災吳張在京會晤吳卽出京攻南口後再分兵援晉而粵又出兵攻湘贛吳注意西北湘贛足以掣其肘六月二十五日閱翁文恭公日記言同治五年在上書房皇太后問江浙賦額甚詳因力陳江浙之民困於重賦我朝雍正三年減蘇松兩府銀四十五萬兩五年又減嘉湖銀八萬七千餘兩乾隆二年減蘇松銀二十萬兩同治四年減蘇松常鎮太五屬米豆五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六石合計爲數甚巨然仍重於他省民三時余曾呈請中央永不再加奉准通行七月一日天熱如煮閒坐揮扇尙不可耐南北交爭之兵士縱不惜生命究爲何人

何事十二日河北東明縣黃河南決直灌曹州濟寧一帶我蘇徐海又危
八月七日赴南通弔張畝庵之喪余在寧時得松禪畫二幀以爲松禪精
於書畫偶爲之耳近讀翁文恭日記自云嘗臨三王然則畫特爲書所掩
耳古來名人大都善畫如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諸葛武侯
與其子瞻皆善畫晁無咎朱文公皆精於畫但不多見米海岳董香光則
傳世者多矣九月二十日同馬雋卿田魯漁至三倉墾區會議又周歷各
組冒風雨犯霜露往返四五日頗勞

民國十六年 丁卯 七十一歲

二月張效坤自南京來書邀余出山復書謝絕三日午刻地震三分鐘至
一時又震一次不及一分鐘二十二日辰六時又震一次約二分鐘二十
五日國民軍已至南京及揚州二十九日前福建督軍周懋恩蔭人自如

舉至海安畢庶澄軍八千人由上海退江北過海安四月六日秦城發生戰事城中劫掠甚慘縣人袁康侯王慎之被害二十三日孫傳芳軍由揚州退淮陰二十四日白寶山軍與第九師馮宋各旅集中海安不下四萬人無地可容惟坐臥街巷路爲之塞周蔭人於是日北行地方支應所各人均擬解散余切留至再至欲親往供應乃止二十五日晨先商白司令派機槍一隊駐支應所鎮壓便米草陸續供應又商白留至午後待兵退始行是夜令保安隊與警察及緝私營合組特務隊徹夜梭巡市中寂靜無譁惟聞波拉夫之家有哭聲二十六日午後已有國民軍一營抵此二十八日國民軍旅長蕭縣李明揚師廣來晤談北伐事意甚相得六月二日乘舟赴南通將渡江至滬三日過如皋晚至丁堰鎮忽有人持如皋縣縣長樂濟安名刺邀余至署面商公事余異之卽隨之行晚見樂縣長乃

知有人控余中央黨部樂請稍留云已電省請示俟覆到再行余遂留因電鈕主席惕生告知前事謂所控如實願聽法律制裁至四日晚駐如城杜團長芝芳以南通伍師長文淵之命來請余出縣府并責縣長以大義余遂與杜宿團部翌晨至南通謁謝伍師長乃知南通張孝若爲余不平就近商伍師長電杜團長故余出如是之速本日如皋縣政府亦奉省電命派員速護送余至南京沿途毋得失禮是夜宿蘆涇港七日辰候輪未至仍返里九日鈕主席命余舊屬陸菊人以鈞和兵輪邀余至甯囑菊人先返余將由滬至寧軍事委員會劉光君實又派吳惠範陳紹武來迎余已至滬自六月十五日抵滬至十月二十二日返里旅滬計四閱月客居大不易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孫忠誥生

民國十七年 戊辰 七十二歲

春長無事讀歐陽公五代史歎近時之亂與之無異至馮道傳歐公斥爲無廉恥道以七十三歲卒時人乃以爲與孔子同壽何其謬歟讀興化李待御清映碧三垣筆記言曹化淳修蘆溝橋成顏其門曰永昌曰順治永昌李闌年號順治則清帝年號無意中之預兆奇哉又言王孟津書法有龍蛇之勢當時走卒皆爲之書故傳世獨多六月二十七日族兄厚安病故族中少一高年讀書人讀曾文正公日記言養生之道不外視息眠食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又言神明如日之升身體如鼎之鎮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究竟如何未經體驗出來若冬至一陽初動情狀所謂貞固乃所以爲元蓋靜極生陽乃一點生物之仁若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極而生理幾乎息矣又奚爲此靜極之工夫哉余向習因是子靜坐法時以此爲戒誦嚴君平言嬰兒以

不知益高年以多事損箴言也余事紛冗未爲養生之道閱白崇禧將軍
電政府言西北邊防之重要新疆人口三百餘萬而回族居四之三以上
我國土地總面積三千四百九十餘萬方里佔亞洲四分之一而東三省
蒙古新疆西藏較十八省超過一倍有半以新疆論較江蘇大至六倍幅
員如此之廣闊謀國者不可不印

民國十八年己巳 七十三歲

靖江如皋泰興泰縣四縣邊境農材呈不安之象自春徂冬迄無寧日七
月二十六日苦旱鄉民聚衆至城隍廟祈雨途爲之塞公安分局長范俊
祥持槍制止不聽當場擊斃二命衆將甘心於范羣以爲避余家先後擾
擾自朝至暮未休翌日始散去閱司馬公言心死然後神完欲完其神必
死其心莊生則言哀莫大於心死此又以心死爲可哀同一心也死不死

之異如此則在乎操存此心者十二月二十一日閱漢書於已知之事讀之如逢故人未知之事則如新識之友極有興趣惜已衰老不能多讀未見之書閱佛經賢首五教儀言人身一切皆不淨之物口出唾鼻出涕眼出眦淚身出垢膩前後陰出尿屎身出膿血五臟雜穢充滿更有微細諸蟲何樂乎有此身愚者不知與廁蟲甘糞無異可慨也悟此不禁有出世之想

民國十九年 庚午 七十四歲

是歲中央宣布廢除陰歷附近農村仍多未安四月八日赴揚州開泰源公司董監會議七月三十日閱宋史言韓侂胄立僞學之禁而請卹岳武穆一人言行何以不符如此有人謂其毅然出北伐之師以爲難能可貴抑知不度德不量力而興師召侮實速其亡八月二十二日三孫忠諫生

民國二十年 辛未 七十五歲

余擬爲舊京之遊久矣適張漢卿劉君實函約遂於六月十八日到京九月二十八日出京凡三閱月此行獲覩楊椒平先生奏參嚴嵩摺稿墨跡又見劉澤情與吳三桂信及洪承疇請平雲南摺餘則聞萬松老人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二語實爲精當萬松耶律楚材之師也若清宮古書畫之陳列足擴眼界又應熊秉三之召往香山一遊八月二十八日接高郵電告運河大決口促余速歸九月三十日過南京江邊馬路已淹洽初叔和姪同至鎮江大華旅館鄉友來晤者甚多皆爲決口事也十月三日赴揚四日至邵伯高郵一帶視察極目汪洋渺無邊際黨軍樓決口最大波濤澎湃聲聞里餘五日視察實應仍返高郵六日至泰城易輪赴興化一路牆屋倒塌極多死屍纍纍懸樹間與興人士在城會議無不痛哭流涕入

日折回適大風作輪舟顛簸如在大海中晚七時抵里十六日省主席葉楚傖邀商復堤工事內政部函邀會議寶應一帶還田爲形事請海門沈豹君代表列席二十八日導淮委員會莊副會長崧甫蒞揚三十日在揚參與水災善後會議三十一日江北同鄉三十餘人同至鎮江見葉主席與同人陳述意見俱邀允可十一月一日在揚參與水利協會推余主席六日葉主席又邀余與同人商修復運堤經濟材料與工程人員各事一一議定十四日與朱石僧同至海安勘災二十六日偕馬雋卿至高郵二十九日至省邀王叔相來晤十二月二日在省府會議任余善後工程處副主任委員十五日省主席易漣水願祝同墨三十三日在省府參與善後委員會工款尙無辦法三十一日財政廳長舒石父因需款甚急亟擬借三年丁漕行否尙未可知余爲此焦急

民國二十一年 壬申 七十六歲

一月三日至揚州五日晤賑災委員會委員席鳴九由滬赴運河勘災八日赴蘇商借丁漕事與張仲仁費仲深晤並至無錫常州晤楊翰西榮德生錢琳叔馮小青陳寅生莊思緘諸君均允贊助二十一日與馬雋卿又赴高郵二十七日至省府參與運工善後委員會至下午五時甫畢未及登輪渡江而此班輪渡忽遇盜劫余倖免二十八日返里以舊歷年終也揚人士來商欲減省工程計畫期於速成惟決口二十六處合計八百餘丈何處可減頗費躊躇是日值舊歷除夕專赴如皋商款事七日抵揚建設廳長董鼎三修甲來晤十二日在寓開水利協會同人主張不同頗齟齬十六日來聖庵臨時所築之堤又決即往一觀口寬三丈餘決於運河築攔河壩上下兩道以便施工二十二日省府召開救濟委員會二十四

日列席農民銀行監理委員會三月九日偕朱幹臣任馨山等赴昭關壩
荷花塘二十里鋪三十里鋪及廟巷口七公殿攔軍樓各決口處察視工
程進行頗速惟攔軍樓西堤新成之工有陷裂痕應籌補救之法余深憂
慮十五日返揚順道察看荷花塘昭關壩邵伯及瓮家營各難工二十日
又與顧墨三主席趙民政廳長董建設廳長韓楚箴師長同輪赴各工勘
視二十一日又專看攔軍樓要工然後返二十五六兩日至省府參與救
濟委員會二十七日參與農民銀行監理會同會有陳陶遺李印泉趙厚
生二十八日晤陝西李儀祉李於闕中有修復八道渠計劃意欲規復漢
唐繁盛之舊現已修成涇惠渠工程四月二十七日英兵艦艦長施高德
邀飯三十日滬戰未停至省府參與保衛委員會會議五月一日遊焦山
一宿即返九日與馬雋卿朱石僧王夢周同至高郵視察攔軍樓工程已

漸平穩十六日又至鎮江參與救濟委員會二十一日在省府參與運工善後委員會葉前主席亦列席是時堤工將次告成願主席決仍設運河局商余任職余力辭六月二日運工款紕商銀行暫借濟急十一日請馬雋卿至滬商國府水災會撥款往返三次由上海史君量才力商宋部長子文慨發二十萬元始載其事統計費款三百五十餘萬元收支各款俱有會計師劉某證明七月十四日至省府商驗收事驗收委員何海樵沈賓顏陳伯盟董伯純莊崧甫莊未至沈豹君代建廳代表徐德稱本處戈涵樓王夢周十七日抵淮陰各委員分往各工驗收二十日下午至淮安北河下湖心寺聚餐是日分收東西兩提工程二十一日收寶應工二十三日觀喬石林侍御縱權圖並觀射陽漢石刻二十四日收汜水工二十五日收界首工二十六日收馬棚灣工觀鐵牛其上銘詞曰維金剋木維

土制水鑄屏作鎮降福延祉午後余乘人力車至高郵次清水潭遇雨二十七
日驗收撫軍樓廟巷口七公殿各工又至車邏五里各壩一觀遊高郵公園柳堤荷樹清風徐來煩暑頓滌三十日驗高郵臨城工三十一日
驗三十里鋪工沿途所收工程以王君叔相爲最雖向持反對論者無異
詞八月一日與同人作別由邵伯返揚七日至焦山商呈覆驗收工程各
事八日由揚返里伏秋多日無雨至十九日始霑足二十六日財建兩廳
來電云奉顧主席命來聖庵新堤下燹責令工程人員賠修首以身負督
工之責形應自認賠修不應專責工程人員即日覆電九月一日省府開
堤工善後委員會議余屬沈豹君代表說明督工大員願負賠修責任之
意當時議決俟建廳派員另行勘估有人欲議保固年限羣以聘任施工
不應與包工者比此事乃作罷論二十五日赴揚晚抵泰城詣縣府商堤

工石駁岸款事無意中傾跌致傷面部血流滿面延王醫子駿診視據言傷可無慮惟慮年老中風是夜睡如常李君昺初特由里中來慰問瑄琨兩男亦來省視至十月二日痊愈三日赴揚二十二日二次驗收委員派定赴省府會議二十三日至來聖庵觀新改挖槽填石之工無變化二十四日又至黨軍樓梢龍灣觀從前難工一律平穩三十一日返里十一月十一日實業廳長何夢麟玉書實業部代表皮作瓊實業廳視察員張蓬舟建設廳科員項開梯南通大學農科李鷺賓大生紡織公司技師孫恩慶如皋農行主任許漢綬如皋黨部黃士元至各墾區考察擬仿蘇俄集團農場辦法來此晤談十二月十八日揚州行運工落成禮電邀余往余復電言運工雖勉強告成然超越時間糜費工款闕憾甚多自責之不暇謝不往

民國二十二年 發酉 七十七歲

一月三日夜胞姪寶球逝世二十六日四孫忠謙生二月十八日赴陽召開泰源公司董事會六月十四日偕戈涵樓陳石琴諸君至高郵閱補修東西堤石駁岸工六月十三日沈百先建廳寄來導淮工程計劃書潛心閱之其中疑點一一錄出以便討論淮流關係江北利害甚巨稍一不慎利未興而害立見不得不詳加研究八月十六日願主席以河南蘭封黃河南決電邀十九日至省府會議余力言決河之害請即派員往勘九月十三日見東台多數士紳詢商通遂公司廟學蕩與地方多年結訟一案十九日又見朱君警辭仍商廟學蕩事九月十六日午後余以行走不慎傾跌胸膈震痛夜眠不安旬日始愈十二月二日民政廳長余井塘電邀赴省商導淮事五日謁省主席陳果夫請於導淮入海一事加以注意

民國二十三年 甲戌 七十八歲

一月二十日得南京江蘇銀行電云姪孫忠詒病危亟派人往視二十八日來電云已在醫院病故三月二十四日患瘧愈後患頭痛久不愈四月二十三日至泰城基督醫院經西醫具禮士檢驗拔去蛀牙痛乃止呂君怡生自南京來晤談數日而去五月三十日省府邀列禁烟委員會三十一日偕程壽卿同增火車至開封視察黃河六月二日詣黑岡口余自光緒三十一年離汴至今凡三十年與黃河之別久矣河流如故黑岡口風景與多數車夫在野次待渡情形亦如故而余已衰矣午後晤陳禹臣周世臣皆汴中年逾七十之老友也黃河南岸工程以滎澤鄭州中牟開封之黑岡口蘭封之銅瓦廂爲最險蘭封卽二十二年南決之處四日至開封河防局晤陳汝珍局長五日黃河委員會顧達陸科長蔡亮之陸丹右

兩技正均來晤午後至黃委會飯并參觀六日仍附火車南旋宿徐州七日至南京八日晨與壽卿同至中山陵園與譚墓參觀晚至揚州九日返里十七日夜地震七月十七日聞河北省長垣縣黃河南決九月九日偕馬雋卿至安豐商泰源公司墾務各事十四日赴鎮江二十二日午前在省府參與禁烟委員會午後參與農民銀行監理委員會二十三日爲舊歷中秋節偕馬雋卿至湯山溫泉浴十月十四日受全國經濟委員會聘爲全國水利委員會委員十八日赴新河邊王甥伯均家致奠十一月十一日赴揚州開運河局評議會十六日至宜興遊善卷洞庚桑洞十八日返鎮江晤李儀祉先生二十四日五孫忠鑾生二十五日在揚州開泰源公司股東會二十七日至省府參與監督公債用途委員會二十八日受行政院聘爲江蘇苛捐雜稅監理委員會主席委員十二月一日至高郵

遇邵伯參觀船閘工程二日至淮陰參觀導淮入海工程因至連水考察
應徵泰縣高郵各民夫親詣夫役食宿之蒹葭四日參觀楊莊船閘工程
五日至淮安丁衡甫家致弔八日歸里

民國二十四年 乙亥 七十九歲

一月五日至如皋二十日財部孔部長電邀二十二日至南京參與全國
水利委員會二十五日返揚州二十七日至運署議結束台廟學蕩訟案
二月十五日起鎮江召開苛捐雜稅監理委員會三月九日在農民銀行
參與監理會陸伯鴻自上海來晤商鄉里慈善事四月六日高郵夏宗彝
馬雋卿泰縣徐曦伯至海安爲余七十九生辰祝夏徐二君皆年逾八十
馬亦近七十老友遠道不得不盡一日之歡十六日至泰縣時敏中學開
董事會四月十六日長孫女忠雲歸如皋李堡仲兆棟五月二十二日至

如皋泰縣查減苛捐雜稅六月八日赴蘇州爲費君仲深致奠并與蘇州張雲搏金松岑無錫楊翰西錢孫卿崑山蔡望之常熟龐旬材晤商地方財政事七月十三日赴首都參與水利委員會十五十六兩日方畢十八日以黃河在山東鄆城南決在省府參與防黃籌賑委員會八月九日又在省府開會推余與張雲搏馬雋卿同赴財部請孔部長籌撥賑款十二月二日赴南通爲孝若致奠便卽至揚鎮商防黃諸事是年至如皋一次至鎮江七次至泰縣一次至南京二次

民國二十五年 丙子 八十歲

一月爲徐海一帶黃水爲災個人發起勸募賑捐共收五千餘元交省府轉發十四日至南京開水利會議決山東堵口工程竭力進行三月初旬擬於八十生辰前赴西安參閱李儀祉先生新成之涇惠渠與渭惠渠各

種計畫既擴眼界亦爲將來治黃計已約程壽卿訂期啓行乃以舌痛增劇臨時中止遂至李君最初之鄉居避壽賦感懷詩八律分致海內知交四月十六日呂君怡笙由南京特來視余盤桓八日僱舟送之南通港口視其登輪乃返五月二十四日赴鎮江呂君怡笙又來視余別甫匝月其精神迥不如前七月十四日赴首都開水利委員會二十六日陸伯鴻與項神父來海安專視察育嬰堂思籌鉅款爲之改良十月十一日以後長男寶瑄病危延至十三日夜竟逝年僅四十六二月十三日忽聞西安事變發生頗可驚駭二十五日蔣委員長還都

民國二十六年 丁丑 八十一歲

一月二十八日與張維明縣長同赴如皋商開濬焦港事二月十日聞呂君怡笙逝世憶去春在海及鎮江專來視余瑄男陪侍談論甚洽曾未數

月均皆物化人事之不可知如此二月十八日致函運局徐錫丞局長請派員勘估孔家涵修復工程孔涵爲仙女廟以東淮水西來流入下河之第一孔道其流量佔百分之五十五今坍塌實甚二十三日如皋縣長張淵揚建設局長郭心虞同赴省并約縣長張維明在省同赴建廳商開闢焦港工程事三十日觀焦港第一段工程四月十九日河南濬縣士紳王韻笙韓文軒以余曾任濬縣來商修理濬縣長豐渠事爲致函朱子橋將軍二十四日赴海門龔芭蓀家爲其太夫人行成主禮歸過長樂鎮訪張嗇公故宅行嗇公新祠落成禮余爲述嗇公雖死而實不死以其生前所創辦各種事業今日發達如故所望後起者爲之繼續經營且擴而大之不令中輟否則卽無以對嗇公矣三十日由通旋里途中大雨廉纖余受寒嘔吐歸卽病臥李君最初來診服麻黃一劑而愈六月二十八日因焦

港開濬計畫將成擬於張黃港江口建閘命琨男赴如商之七月二日赴南京開水利會與泰興鄭權伯參觀水工試驗所見其試驗馬當江流分支模型以便決定存廢又觀試驗三河壩模型又至清涼山觀建築水工試驗所工程晚權伯邀飯座有國聯派來水利專家五日劉君實邀飯座座軍人深談中日情勢之緊迫不意數日內即爆發六日赴鎮江與建廳沈百先廳長商瓜州以東六圩坍岸如何防範七日河北蘆溝橋戰事起八月十日日海軍在上海虹橋飛機場衝突十四日上海中日戰事已起十九日日軍猛攻南口二十日有日機從海安上空南飛人心驚惶二十三日在上海楊樹浦百老匯路公勤路塘山路一帶縱火延燒二十五日吳江吳君斯千自南京避亂來此是日之夜將瑄男遺柩浮厝郊外二十七日日宣布封鎖我國各海口九月四日寶山不守十三日張家口亦失

陷十四日我軍由上海退至江灣十五日大同消息不佳歸綏後路已絕
二十日敵機襲擊首都二十四日泰縣張縣長與省委承樹聲送救國公
債委員會議決案當時簽字交回余捐一千元卽日解出吳君斯千病故
旅寓爲籌衣棺喪葬各事十一月五日日軍佔開北八日太原省府遷臨
汾十五日崑山不守蘇州兵變二十一日日先鋒已至無錫蘇州常熟均
失十二月二日夜寢甚酣以前夜少眠之故眠時一切生死哀樂之事俱
不置諸胸中若能常處此如夢如癡之世界則幸矣四日江陰已不守日
先鋒已至丹陽八日日軍已至麒麟門湯山與孝陵及總理陵園一帶優
美之屋宇均已起火十四日南京失陷先後被攻僅七日竟不能守可歎
十六日揚州不守日軍東至仙女廟及邵伯二十六日杭州及山東濟南
均告失陷陳石琴自坂埭派小舟接余前往余子身在家暫可安居作函

謝之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計一九三七年自八一三開戰之日起迄今未逾五閱月失陷都市不知凡幾爲之太息

民國二十七年 戊寅 八十二歲

一月三日上海陸君伯鴻爲人狙擊身死陸君熱心慈善歲籌數十萬元救濟貧民甚多九日運工局徐錫丞局長偕沈豹君至此商脩復運堤事興化顧子方被邀同來運堤因戰事之故挖掘戰壕百餘處深度不等昭關壩一段逼近日軍深將過水計六處若不力籌修補一經盛漲卽恐潰決囑江永清專往洪運兩堤繪具草圖分告省府及各處二月十五日省令調各縣警察保安隊悉數編團二十八日四區葛專員六區揚專員及楊團長仲華顧指揮官鎮如皋縣長張淵揚泰縣縣長張維明均集中海安開四六兩分區救濟委員會翌日接開常務委員會三月七日命人送

次孫女至南通女師範十七日日兵由南通登陸十八日日已至白蒲丁堰林梓董伯純自高郵來晤談十九日日兵已至如皋余乘小舟至近鄉治初姪家翌晨目擊日機轟炸鳳山附近旋聞機槍聲炮聲派人探視稱炸傷鳳山門外一和尚之足機槍死數人余家則已駐日兵遂移李君鼎初家二十一日聞賁集炮聲甚近乃登舟擬遷揚君豫恆家至馬家舍以風逆仍返聞泰城收容難民已分遣近鄉飢民紛起最初轉約各鄉有力之家散放糧食二十六日琨男赴東涼李堡等處訪詢各地情形乃新河邊附近二苴地方適近處游擊隊與敵兵遭遇彼此槍擊現婦與其子女多人倖奔免五齡之孫亦徒步隨行四月八日張縣長函交崇隊長錫珩陳君石琴言奉省令以余安全爲慮特備川旅延至武漢余以聞身不欲鄂行因其情誼可感決於十日赴坂埭地距泰城四十五里水鄉也地僻

可安居清康熙初雲亭山人孔東塘先生隨某侍郎奉命疏濬海口駐節於此桃花扇傳奇卽於此地成書憶其書中有家在那裏國在那裏二語不意余親遇之連日泰城來友甚多二十二日張縣長囑程祕書魯齋來此言省令仍囑邀余赴淮陰當卽函謝五月二日李君最初亦至此十日至周家莊區公所遍觀市場距此僅十里十四日聞家鄉盜匪橫行致函張縣長謂海安淪陷各鄉鎮仍隸版圖未可置諸不理二十一日至潘王莊晤浙友沈君祖縣徙民二十四日程魯齋來又爲張縣長致意以余身安全爲重已備川旅邀赴滬我瞻四方威威靡所騁婉辭謝之六月十八日河南鄭州花園口黃河南決余鑒於清光緒十三年鄭工之前事爲之惴惴省府將召集會議余以地在戰區如能畫爲緩衝地方可堵塞二十八日海安道士橋一帶匪勢日張由鎮遷鄉者幾無一家不受其害商張

縣長派朱分隊長毓貴前往七月十日李總指揮師廣來晤十五日同寓錢君又東猝病最初診視手足皆冰知其病已深十六日午刻遽逝又東博聞強記任事不苟且在壯年何以奄然物化痛悼異常二十七日東台海安日兵先後南退計佔海安四閱月有奇此歷古未有之事八月十三日與縣長張燁同赴淮陰十四日見省主席韓德勤楚箴暢述防水計畫與救濟地方各事宜夜宿楊莊船閘十五日晨視察二十三年新造船閘與活動壩午韓主席邀同會議余以胃疾劇發未飯十六日韓主席與李總指揮同至河干送行晚宿高郵玉碼頭誌椿已至一丈五尺九寸十七日自郵乘輪便道過三塚與馬雋卿晤商各事又過小紀晤徐錫丞二十一日聞海安又有飛機擲炸彈之事無大損失二十四日處暑節郵誌椿一丈七尺五寸二十六日水位一丈七尺七寸遂開車邏壩二十八日病

熱神昏黃河已奪溜南行二十九日寒熱間作似瘧而熱較重三十日辰九時卽惡寒旋大嘔吐少頃熱作昏昏不知人事經入小時方退專輪延李君曷初診視九月四日又啓放新壩壩底已冲毀老於運工者言新壩近五里壩宜先開五里放水後再開新壩壩底不致冲刷如此之甚七日瘧已停此後但專心調養二十五日赴秦城晤李總指揮明揚并爲張縣長升擢專員賀二十八日成靜生翊青來商救濟事十月三日韓主席致余防汛委員薪三千元余以中央籌款作戰各地踴躍獻金爲國家萬一之助余不能多所供獻方愧力薄乃省府以有用之貲使個人受此無功之祿其何敢當一再力辭李總指揮明揚又秉省府之命堅囑承受不得已乃受一千元而將此款捐助地方賑濟此與鄰里鄉黨之義也自四月十一日赴坂塢及十月九日計已六閱月有奇居停陳君石琴厚誼可感

實業保安隊張指揮官專輪來迎乃與居停作別夜宿東台雙十節辰抵大中集鹽阜泰東各縣長與墾區及漁會各代表均集因海匪猖獗商開海警委員會十一日開常務會十二日返東台十五日歸過徐家莊晤徐君海樓十七日返里計避地至今已八閱月矣連日張指揮官芷青自大中集翟仲龍自東台邱縣長夢麟自泰縣先後蒞此二十七日仍返徐莊鄉居三十一日叔和姪將赴靖江縣長任來晤十一月一日孫女忠英來見述去年春在南通女師範學校逃難時情形羣青年女子徒步奔避數十里其不隕於兵燹亦幸矣得電知運局長徐錫丞病歿身後蕭然無以爲殮爲之電請省主席優恤得覆允行十二日仍赴徐莊十六日派王隊長專赴盱眙查勘打石山林場及灘地損失二十一日返里檢點淪陷時各物損失是日酉刻承旅長季厚邀晚餐余先歸次男寶琨醉後自寓樓

傾跌致傷延西醫診視以左肋骨折延至二十三日午後亡故此余家大不幸事自傷後余夜起往視至二十三身歿之前時時撫問神志昏迷始終無一語余不忍在家見此慘劇乃倉卒移居鳳山禪院徹夜無眠連日遠來慰問者甚多未能盡晤二十七日乃與海樓同至徐莊

民二七後日軍自海安南退未離如皋相距不遠余返里後仍日在驚危中初由稅警徐總隊長一塵駐海防禦徐軍勇於戰鬥可恃無恐旋徐君他調嗣游繫隊若承旅長季厚何旅長克謙薛旅長承宗先後來駐軍隊多寡不等不無戒心自何旅在黃橋失敗省軍出防遂與新四軍互相戒備初則一百一十七師劉師長漫天來駐繼則李軍長守維率領大軍西至胡家集曲塘多有重兵意在圍攻黃橋乃出師未捷李軍長效命疆場余於李軍長進攻之先力商省府不使國共分裂不意事與願違所志不遂以致蘇北又遭淪陷三十年二月十九日後余家又轉徙流離不歸其苦矣

永憶錄上

余少不學非不學也學非所學也學非所學則學如不學矣稍長出與四方賢士大夫遊始知所謂經世之學經世者何農工商礦諸科學是也此非無師之傳其時風氣未開師資難得閱海上製造局已譯諸書稍稍得其崖略又在如皋甘泉六合縣幕中習見詞訟諸案知民生疾苦至劇慨然以救民爲己任歷任豫南北各縣稍慰民望更知五洲中國外若英美德法諸邦無一不爭先恐後苟不自強則必爲所吞噬聆瓜分之說益憤然無以自容徒憤無益則必以富強爲法故任軍事農礦諸差亟思有以自力奈非軍人無由深造惟見東隣教師動以秘密爲言則知其用心深矣既當交涉之衝尤見其強權遠勝於公理繼由監司游膺省政又爲他力所劫持不克徑行己意力求罷免今老且將

死矣思平生所經歷若寒暑倏忽頃刻萬變近則一椽之庇亦不可得多難餘生草成永憶錄二冊李義山詩曰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此錄之成或爲當世所共諒余亦奚求諒於人哉再此錄初名自傳係仿威廉二世與羅斯福自傳之例友朋屬改遂以今名成書之初得支君偉成之力其時僅至七十歲止近十餘年中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較七十以前可驚可愕之事愈多遂一一記而錄之如或不死其聞見或尤多於是然卽此已不堪忍受矣支君少年清才年二十八遽逝尙有自傳校後誌附記於後以見不負死友之意民國辛巳仲夏韓國鈞自序時年八十有五

韓止叟自傳校後誌

民國二年夏黃興入南京稱討袁軍總司令未幾北軍克湖口黃興聞風走北軍以次勘定皖贛獨何海鳴負嵎金陵卒爲張勳所克城下之日縱兵焚

掠三晝夜商店居民無倖免者余時年十有五依父母居危城中目擊喪亡流離慘狀未知何年能恢復舊觀也曾未匝月而商賈雲集車馬喧闐市肆殷繁視昔加盛焉士庶吏民販夫走卒莫不交口稱曰此新任韓民政長撫綏救濟之功也吾父爲新聞記者以直言觸怒都督馮國璋遣憲兵持牒來吾家其勢洶洶越日而事解吾母告余曰賴巡按韓公一言而脫爾父於厄余方熟讀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有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因思如韓公者不其人乎而究不知韓公作何狀也一日自塾返候聞警笛嗚然行人辟易衛士負槍佩劍列隊而行馬蹄得得夾道疾馳輿中端坐一叟望之儼然路人相謂曰曼鏢哉韓巡按使余遂憶太史公記劉項少時壯語一則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再則曰是可取而代也不禁望塵低徊久之乃去今讀公自傳記少時見左宗棠著黃馬褂坐舟中

從門前經過以爲莫大之榮公且自謂曰愧余不能以先王之義勝富貴之榮也蓋功名之念遺傳於聖哲深中於人心者久矣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孝經曰揚名顯親孝莫大焉太史公自序亦憾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况童子乎

越十稔政府以公再起長蘇命下之日歡騰道路公所知識多趨候里第敦勸出山旣得請則迎謁於泰郵揚鎮者不絕於途及抵金陵百官恭迓於江干公一一勞之則色然喜以爲公遇我良厚公偶有垂詢則出語人曰韓省長精細明察老斲輪手也公與客語時或稍久客退告人曰止老不老是時余年逾弱冠稍稍涉世諸所聞見類如是耳久之有由奢望而缺望者怨誹間作矣余於是復憶昌黎之文曰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公亦自記曰所識窮乏望恩待澤者衆無此廣廈爲之

大庇余又憶班固之言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讀漢書至此而信

余獲識公在甲子之冬值師旅殘破之後閭閻空虛公又兼督軍務自鎮守使師旅長以次莫不稟承於公省務若教育實業財政司法水利黜陟諸大政悉待公而決又有賓從往來屬僚請謁公清晨盥沐過省署西院整衣肅客於廳事招待員持名刺第其先後魚貫雁行以進更十餘番而猶未畢則辭以他日他日復如此退入辦公室則各科處員役抱文書檔卷偃僕而入分公私新舊錯陳於几案之間公一一審視而詳裁之蓋其繁劇勞碌若此而余於兩次請謁時目睹之熟也公則怡然安之若素從容與余語樸學源流人物臧否旁逮老莊玄理鄉邦文獻娓娓不倦傍坐數輩屏息默俟相視以目以爲公何不憚煩而與此少年相周旋耶公旣以通才博學官至封疆

歸老於鄉固歐陽文忠所謂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者也公乃語余曰鈞一生可謂飛黃騰達而自顧則殊抑鬱無聊昔劉文清公瀕死語其友曰我死他日勞君作傳傳不必多所溢美但有數語可說其言曰公書名滿天下而自問則大成不可小就不能鈞之爲行政官實類於此嗚呼於此可見公之視富貴功名爲何如而公之志豈易量哉公早歲孤寒困勉力學讀書蕭寺歲除不歸卒成名孝廉爲賢邑宰嘗自謂曰余初入仕途實挾有攬轡澄清不可一世之慨同時僚友寥寥三五人嘗燈昏夜午上下其議論其他同官數百輩皆以爲餘子不足比數迨任監司任疆吏其所建樹者安在今日衰朽回思生平所自負一切皆成空花近十數年稍有建白迨時過境遷而其所建白者卽亦銷歸無有雖耿耿此心千古不沫而後之人誰相諒耶溯當清季承甲午戰敗之後又有拳匪之

禍外侮侵尋內政瀆亂憂時之士莫不發奮圖強倡言改革清廷亦迎合潮流推行新政公於其時南走越北走胡東渡日本宦轍所經攸關至討論者謂東三省交涉爲日俄之侵略點而公當交涉之衝則能力持大體保全威信廣東新軍爲革命之策源地而公兼縮軍職駕馭將校維護志士獨具苦心及夫清政不綱公之志業未竟於勝朝者復措施於民國然爲消極之補救者多爲積極之興作者寡則爲時勢所限也昔曾文正公有言曰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公非造時勢之英雄要爲時勢所造之英雄公今逾七十世號古稀以視宇宙之悠久無窮曾不過一瞬然此一瞬之頃世變方新實開往古未有之局公敷歷仕宦四十餘年旣與尸位顛預之官僚異其趣亦與乘時倖進之政客殊其趨進退出處有古大臣風度方諸歐美名政治家無多讓焉且持躬儉約好學不倦後庭無聲樂之娛側室

無妄媵之奉自一時之儀表也惜乎時不可爲謂之何哉佛說芸芸衆生造種種惡因成種種惡果方今滄海橫流人欲日肆浩劫當前不知伊於胡底而公則高蹈遠引矣雖然以公之老成碩望又健旺逾恆人誠如周之鬻熊年九十使坐而策國事猶少也公他日其更有殊功偉績嘉謨讜論續撰自傳俾余仍任校讐之役歟歲在丙寅秋九月丹徒後學支偉成謹序時年二十有八

余宦游近四十年今衰朽殘年不幸而仍存世生平瑣瑣屑屑以及可驚可駭之事撫今追昔歷歷如在目前嘗憶幼時聞在室二姑母言道光季年歲比不登人無所得食吾祖鳳翔公思欲振之而無款勸募無應者乃將主屋三楹拆去易得錢屑米麥爲糜以給飢民時飢民之集吾家者門庭爲滿年歲轉豐而吾家終無主屋矣吾父繼祖業家事日振思復建之乃吾父好客建屋自外而

內先廳事及東偏之小廳欲以次及主屋未及興造而父逝世憶廳事落成後吾父宴客余時方七齡奉父命周旋尊俎間情形如昨自父歿後家中落吾父預備建屋之木材悉爲償債之資并廳事中坐具亦隨債權以俱去此皆余所記憶者自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余自河南返里始於舊址重建祖屋計距拆時已七十餘年肯堂肯構之艱如此

吾父實好善尙俠人也待人以和接物以誠尤嗜文學亦間爲詩乃天不永年殊四十而歿時余僅九齡家事操於二兄年亦僅十六不善經營余幼年讀書之時實至困苦之時也余父遺詩無存者近檢輔川同人集得題輔川圖絕句四章曰伊人聞說住桑麻烟水迢迢望眼賒若到清秋容過訪稻花香裏認君家萬個琅玕一角山林風習習水潺潺花莊月社知多少不是高人不肯閒盟主騷壇四十秋詩盈囊篋雪盈頭輔川剩有瀟湘境烟雨而今屬臥遊萬竿竹

裏老吟身如此清閒迥絕倫斜日一林風定後幽懷處處得天真又庚戌二月律詩一章曰指點南村又北村不知何處是柴門一雙詩客來春水十萬歡場到酒樽放眼乾坤同入夢驚心歲月各銷魂今朝暫博相逢樂萍梗他年且勿論輻川圖爲先太岳王叶衢公繪其所居之地庚戌則道光三十年也

余父造廳事甫成又於東北建一方式之亭是爲余父賞心處時同治元年夏飛蝗蔽天白晝晦暗余父與季表叔三益同立亭次論髮匪所破處情狀余過旁竊聽之頗聞金陵爭戰事並不知金陵爲何省地每廳事宴客庭燎輝映父時呼余從客拇戰輒勝人目余爲神童又目余爲長勝將軍余亦不知將軍爲何物也

余母能酒喜以棗浸麥酒中紅酣若櫻桃含酒氣至烈而甘芳適口余時六齡於無人處竊食之遂醉至死醒後聞母言抱予坐廳事中散髮沐新汲井水一

小時許始蘇余不知爲更生也使余遂死足爲背親貪飲者戒而余竟不死且一生豪於飲於豫於奉於吉嘗大醉一二日不醒醒後至苦且悔醉時一無所知既醉之後更一次飲又若忘矣

余初入塾以記誦爲苦每晨起輒莫避而之他卒爲母命所迫無如之何憶有一次徘徊門外爲吾母所責由是愧悔發奮苦讀信余此次之懲戒之身受益也

每晚自塾歸嘗集合諸童於吾家西偏之大晒場余短衣窄袖任指揮之役儼然一高級將校不自量其一無知識此一練兵場今已屋瓦鱗次矣余之有軍事觀念則以彼時金陵爲髮匪所踞江道梗塞調遣軍隊每從余門前經行余習見身邊軍衣肩鐵槍手火繩者相屬於道此類軍械今已入博物院然當時固唯一之利器也

紅邊衣者綠營之軍服也時無軍帽皆以青布帕其首勢亦雄武當時過余門數百人每過輒索酒余家父以凱旋等語祝之此余所耳聞今日過境軍隊動輒數萬則前此所未有矣

余父貌清癯嘗著舊呢袍每午自外歸叉手於背攜瓦稜式之黃銅烟匣滿貯青條烟絲神宇嚴峻是時余由塾歸飯遇於門悚惕不敢前至今此景猶在余目

余一零丁孤苦人也九歲喪吾父十二歲喪吾母自父母棄世賴二姑母以養以教以至成立實則余母生年未及五十余父未四十也二姑母則在室守貞年八十以疾終余愧無可報稱

余母之喪在二月憶彌留時家人泣失聲余亦泣俄頃余母所寢之布枕拋之屋上矣聞僕婦言曰使夫人提攜相公再十數年便已成人奈何天之不佑也

余自幼不敢違母命獨有一事負慝至今蓋余母洗滌至勤衣被悉塗濃厚之漿漿即小粉塗之易澆冬夜堅冷如鐵余深畏之而不敢言俟母寢後縮身褥底不料翌晨爲母所覺幸但呵叱而未鞭扑余妻亦好爲此余輒舉前事告曰母不能強吾服漿衣汝奈何爲此而余轉思強余臥堅冷之被之母今惡可得耶

余長兄梅生患肺疾母憂甚挈赴如皋就醫余隨往西門外冒家冒公和甫以軍功起家與余父友善其家在近郊竹籬橫亘野趣曠然迨二十年後余館如皋縣署出西門外已不辨其故址蓋久已易主矣童時游憩之所一花一樹雖境地屢遷腦紋之印象歷久不泯

冒和甫世伯自管寄吾父相片并手函一通相片裝潢爲歐式函紙亦歐製卽近日白福魯斯紙也八十年前詔爲未見此相片併函自余宦豫後在家遺去

否則亦一絕好紀念品也

余初作四書文不知題義所在亦不知應如何詮釋每一題至起承轉合余必有枯索無味之句調千篇一律鄉里老儒有張四先生者與陸師友善每至見余苦狀輒信口述一二語導余文思余驚爲天才實則張先生已困頓名場念餘年未青一衿矣先生嘗著靴時稱破靴張四先生

余幼喜作畫所繪人物鳥獸爲多絕不知畫理嘗畫一馬高出樹巔爲劉君文光所嘲噓此可笑之畫幅惜不留爲紀念以彰余醜

余十三歲附劉氏塾從何伯溟師學入塾之前一日家中爲余備行李陸伯母謂余曰汝青年入學宜自努力前程未可量陸係子才同年之嗣母與余姑母昕夕過從茹素諷經相處數十年如一日

同治戊辰余嗣祖鳳餘公逝世遺產僅桌一鋤一家人羣以爲笑余姑母斥之

曰汝輩勿輕量男兒志四方當自致青雲之上奚假先人餘蔭爲此與陸母最
余之言同余雖博一官爲民爲國一無建樹終愧無以副所期也

余從何師始習爲詞章惟幼稚與余年相若初爲崔氏表姊作祭文百思而後
得就正於許媼伯玉亭許爲大改削其中有白頭老母黃口孤兒兩語當時以
爲驚才絕艷之文自今思之殊不盡然

玉亭媼伯與余家一牆之隔凭窗可相對語其少年時以筆墨衣食於揚州
商每述當時勝概余及見時已頽然老矣嘗戴舊式紅呢風帽午後過余家述
名公卿遺聞軼事娓娓不去口若余爲之一一記載必有可爲法戒者愧未能
也

余年十六初作草書屏一陸子才同年之兄湘舫見而詫曰使吾好古之三叔
見此其樂何如三叔謂余父希彭公也

余叔秉元公年二十卽逝世余未及見幼時讀其遺詩清麗芊綿雅近義山其
才可見其不壽亦可知惜其稿已散失當時不知寶愛愧何可追

余二兄堅甫豪於酒同時有友劉文光每見必痛飲每飲輒醉憶某年正月初
旬飲自文光處醉歸未抵家卽頽然倚市肆門外一夜未醒余亦屢醉而未嘗
此風味

余之婿於王氏也係外舅西州公倩何師爲媒余妻嫁後外舅顧而言曰汝夫
婦毋憂貧後福必大於我故外舅愛余甚至初次院試值嚴冬與外舅同寢每
先溫余足不令凍迨報罷歸來乘舟至塘灣河冰膠舟乃提壺登岸沽薄酒禦
寒瑟縮情形今如在目

余十八應童子試詩賦場列名第八而以入股文見黜題爲聖人有憂之使契
余竟不知如何著筆後讀售者之文始憬然悟二十一歲再試仍以詩賦列第

一名賦題君子淡以成文題殷周繼其義其時學使則福建林錫三閣學貌清癯試時危坐堂上數聞嗽聲未幾卽歸道山憶覆試詩題雪中芭蕉余有句云染成懷素紙冷煞灞橋人繳卷時親見學使加圈其上此情此景腦海中印象甚深

何師設館西寺余從之讀日與古佛爲緣其時余家中落何師不責修脯而課余更嚴余亦異常感憤值年假他生皆歸獨余至除夕攻苦如恆寺僧炬蓮頗禮余今日至西寺古佛仍余識也

二兄堅甫之死實爲逋負所迫先是赴鄉稱貸無所獲不得已自沉曲塘西橋下余奉其屍體歸人惴惴畏余訟余以二兄之死已無以對債家若訟及鄉人問心更奚以安翌年秋余獲舉於鄉人以爲忠厚之報實則證之天理人情均應爾爾二兄未冠卽處理家事如成人無遠近皆信仰之卒以用人不當家中

落二兄亦隨以俱殞時光緒四年七月一日也翌午屍抵家已膨脹而面容不改余至今猶能憶之

三兄逝後債家環吾門余費無旁貸衣棺又不能無需乃躬詣某氏稱貸亦無所獲而歸窮途白眼亦無足怪余亦不知當時何以措拄今日溫飽兒孫輩寧知其父祖當日之窮若是

余於光緒三年入邑庠館同里劉氏歲入修脯七十千其時二兄新歿家貧不能自給余又不能治生產家事一以大兄理之嘗日午不舉火勃谿之聲時作內子質其釵鈿以度日及領鄉薦歲修亦僅百元已自懼學不足以副之不知近人月入數百元猶侈然以爲不足何也殆百物之日昂耶抑欲望之日奢耶則非余所敢知已

余初入如皋縣幕後至甘泉六合皆劉師梅菴挈以與俱迨劉師告歸而余就

六合呂大令桂崖昭文徐大令李衡兩縣幕先後十年皆恃筆耕以餬口清况可知然獲與當世賢大夫遊蓄道能文助我不少余後來之稍有知識賴此十年中歷練有以成之其時於如皋識陳子璿顧延卿謝杏農六合識孫及之孫疊波胡淵如甘泉識林少蓮林刑名家胡則鳳陽諸生同客幕中者也至豫省入學使幕所識天下士益多生平師友寥若晨星感舊傷離情曷能已

十年幕府惟在六合較久修脯亦較豐書院前列者多孫及之疊波昆弟二君先後捷南宮遂爲一鄉之望憶及之入詞林歸余撰聯賀之曰先路導蓬萊小宋科名當接武新陰樹桃李老蘇家學在多文蓋紀實也

余初不知測繪學在六合幕中胡君淵如爲余繪燕子磯形勢一角於簾中自是究心輿圖光緒十三年河決鄭州揚州梅花書院月課以此命題余繪黃河歷代變遷圖於試卷遂首列揚人傳說此次前列爲畫圖生卽余也初欲習英

文讀其字母及拼音與淵如各手一篇不輟既而幡然曰此奚必勞吾腦力他日需此一譯生足矣後當交涉之任始悔前此之不學然稍知一二則固得良友之益耳

余在梅菴師幕中其子三人從余讀卽余之世弟也梅菴師籍廣東南海其鄉音嗶嗶不可曉余聞之久亦能作粵語後至廣東任勸業道奉派訊劉永福案時以粵語相問答同官驚之而不知爲久習梅菴師作宰如皋每審判非有傳語者不可聞其傳語之潘吏由此起家因而知文言統一之爲要矣

余不能炊飯初應鄉試時每飯皆成糜室人每舉以爲笑余亦不禁自笑也

余家與陸子才同年望衡而居子才年長於余癸酉已得選拔已卯秋闈後報捷者初至伊家余在室中聽其喧嚷聲與歡聲交作余以第一次與試並不作此希望但聞其聲亦怦然心動陸家報事旣畢有人詢海安更有售者否報吏

笑謂此區區鄉鎮得一已足尙何他望無何出陸家入余家旋亦闕然舉室生春矣題名金榜等於久旱甘霖不誣也

余赴鄉試時館脯月僅六千川資無所出賴友人貸金余以此購紙歸售獲以餘利彌補迨京兆之行由一至三四次川費益困每次必四出稱貸勉強成行得戚族之助尤多此誼終身不忘憶秉元亡叔有句云人到窮途易感恩洵然余應童子試二屆得售鄉試一屆卽售獨春明報罷四次他無所苦祇聽紅錄時如熱竈之蟻行坐皆無一可及旣報罷三千里長途卽在目前尤爲悵惘余於己丑應大挑試大挑於每排二十人中挑三人爲知縣己卯在當時爲近科余居末排僅十七人初挑三人三人者余與同年鄭士敬徐采先也旣而王大臣謂此排祇應二人今多一人卽面令采先去留余與士敬采先旣黜遂以潦倒終其身不復再振

余以大挑知縣分發東河與夷陵族兄荷劬同赴開封初至時寓棚板街同鄉胡君麗伯處小屋三間與荷劬同居自覺寬然有餘嗣歷任繁劇寓屋數十間仍患不足地無廣狹心之廣狹爲之也

余需次開封到未而月濮青士太守委發審局差旋派審桐柏京控案臬司又派兼督審局差無何許仙屏河督振禕奉旨查辦署藩司長遠帆稜參案委桂臬司香嶼霖提審桂委李直刺子鍾與余同審是案原參指其門丁袁姓招權納賄牽涉同官多人余初奉派卽請示此案究擬如何終結桂無以答謂必請示河督旋即傳諭訊鞠非認真不可余知其指分別研訊訊後擬具呈覆稿旋經奏結長藩司見余曰汝才具好但聰明不可太露蓋斥余審訊其門丁之嚴也嗟夫以一候補縣而訊藩司之門丁寬嚴兩難是役也幸有李直刺爲助余既屢審要案又課吏館試屢列前茅臬司桂香嶼深以青眼相待此余第一

知己也桂非俗吏能文章書記其署中題聯末句曰卷簾心在萬山中可知其雅懷矣署鎮平未揭曉之先桂語余曰汝應可得優缺但爲他人所先桂於同官勦所許可且亦豐裁峻整獨以此語余恩誼之厚殊可感劬

余任鎮平三月卽有頌聲民間呼爲韓青天又稱韓一堂蓋訴訟案每於一堂判決余聞之皇然懼不足以副民望

余任鎮平訊斷之案極多一日判決二十六案仍於夜午乘馬周巡三四十里返署翌日視事如故蓋其時余年三十八精力正富時也然亦有不決之案

一張某以弟兄爭產結訟十數年牘高三尺許余再訊未結

一趙某事極離奇初趙氏一子兼桃南北兩房各爲娶婦一各生子皆成人南北均殷富趙死於南其北子爭父櫬與其母合葬南子不從殯之夕北子率衆劫櫬兩相爭持至裂櫬而分其屍骨訟釁遂起而府而省而京師互控十數

年北子弟兄拘繫纍纍傾其資殆盡身死押所仍不少休余抵任之日適按察司委員以清理積案至銳意欲了之集兩造於庭百方勸諭不聽既思得一策於南北適中之地爲之合葬兩造無異詞實行有日矣余方自負多年糾擾之案至余而結孰知未至期而北子遁密率多人仍思行劫擄故技終未寢息余每語人曰鎮平訟案皆可以情理喻獨此兩案愧謝不敏惟俟後來之賢長官耳

余任鎮平中年作宰銳意吏事一日有爭地案一造呈驗契據其價目字係塗改余遂以爲不直卽就此點詰之並勸其不必涉訟致所失滋大兩造欣然罷訟而余亦竊自喜後余卸任有乳媪隨行家人偶詢其家世不料卽持契訴訟者之妻也余因詢此案真相彼謂契紙非僞但因余素廉明當時又再三譬喻故不忍終訟余爽然若失乃知作宰十年不知冤屈幾許青天而雲翳掩之矣

鎮平無輿圖地方催徵悉地保之費五日一應卯余因刊一圖例計里開方發令各地保自繪其所管村莊及河渠道路橋樑與其相距遠近如不能繪則倩其地方士紳代之至期送閱多顛倒錯亂獨有一處圖繪清晰詢出戴某手筆遂延之縣署卽以全境輿圖屬令照繪久之竟成同官上蔡徐受之郟城周世臣皆仿此爲之且皆延戴爲專員戴遂以繪圖名於時自後各縣爭相羅致焉鎮平戶口不明余銳意清查每村一冊冊首繪本村全圖冊分戶爲三等曰甲乙丙丙等皆無業遊民姦宄多出其中聞余清查相率他遁余於審判時嘗攜此圖至公庭遇有田畝及家產之爭按圖以索燭照數計便利莫甚其時有馮生辦理清查戶口事極認真迨余卸任馮生哭不可仰無他則以清查時得罪宵人至多慮余去後彼輩挾仇報復故余特請後任曾君爲之保護

鎮平北接嵩少山山勢綿亘數百里不斷山中蘭花極多當春開放羅致衙齋

久而不聞其香嘗思入山一覽風景卒以事繫不果

余在鎮平嘗審一賴婚案兩方媒者各執一詞余乃隔別詳詰其下定之時所坐何向所食何物所談何語所見何人又證以其他一媒如是者四媒頃刻訊畢情真者一一符合遂治不符者以罪蓋僞造之詞往往流露於細微之間苟問官精心研察反復推勘無所容其隱遁余審盜案每詢其從入之途經行之地事主居室東西向之辨有不符處供未可信故治獄者必親勘

余自鎮平調任祥符尙未受代一日因事赴鄉停輿河畔候渡忽一老嫗褰簾而前曰此韓大老爺耶來縣未一年如何離我而去言次淚隨聲下余問其有何冤屈彼迭稱無冤但膜拜不已似有無限之情不能自白惟以老淚表其衷曲依依之態余亦爲之感動至今思之彷彿可見但余終未知此婦何人謝余者何事也

鎮平民俗好訟舊日王蘇文巨案卽鎮平縣事也余未抵境已收紅呈五百餘紙接任後每一告期亦必百餘起判決愈速訴訟愈多邑紳謂在余任市饒一勛可到縣訴訟一次言其所費之省而判決之速也有因錢五十文口角與訟者判決後詰以入城費幾何則浮於所索之數甚多余直其所訴而薄責之以爲好訟者戒

余任鎮平一載餘卸篆後起行民間老幼相送者不絕於道鎮平距南陽七十里中途飯時至一小村父老數輩設香案陳酒果揖余下輿余稍慰謝之卽與之別登輿後父老揮手言曰韓青天今日去此無以爲報爾輩可昇輿送之一程遂有年壯子弟十數輩蟻擁至前但昇輿非所習人愈多則輿愈傾側隨行護勇呵叱彼輩恬然不以爲忤如是者數里始棄輿叩首而去此情此景歷四十年不忘也

余自鎮平調任祥符首邑繁劇不待言歲必虧賠數萬一窮措大何以堪此赴任之先貸許州呂芝崖刺史八千金不一月卽罄時方歲暮院司各大署索取供應甚多以一撫署所索計值逾萬列摺積案頭無可爲計余乃挾摺請謁劉中丞中丞大詫曰本署何嘗索此援筆立批某處需銅器若干事某處錫器磁器若干事合計不足千金中丞更批明如有格外需索者治以應得之罪余欣然歸告幕賓幕賓笑曰是未可信且觀後來如何迨明日中丞大申斥謂昨摺係余僕所浮開不容辯答其後供應未稍減嗣中丞入覲詢余虧若干余以實告並陳明某某肆貸若干中丞頷之覲見時兩宮詢豫省良吏中丞以余與徐受之同年及蒯沈諸人對當時硃筆令送部引見異數也劉中丞批摺至今尙存余家

余之調祥符也由藩司採余虛聲藩司者額勒精額四川駐防玉如方伯與余

無一面識方伯旗籍而清矯拔俗嚴正不阿劉中丞間指余短方伯輒曰此韓令書生不善酬應之故旣以此言對中丞而復告余又嘗於晏見時顧謂余曰州縣吏一邑數十萬人所託命吏當其才則數十萬人皆有所依否則反是而其初則長官一檄之微用人可不慎哉余任監司嘗記此言於委任官吏必兢兢考察求得其當而後已

祥符繁劇審判事皆延同官爲助曰發審員余延十二人仍不時親爲審訊省有大廳者撫轅之中軍官也其時爲藍某藍爲宿將素亦時相過從某夕廳署忽失竊邀余往勘見衣服悉不之取獨竊其銀解銀公文並其儲銀之匣遺地不之顧進出由其臥室之窗疑必其家僕所爲而無左證月餘無獲中軍催之急是時余禁賭嚴適獲賭徒有以銀質錢而不卽兌換者余心異之邀發審同官孫光甫同訊詢係汝寧府籍又詢知曾充廳署廚役據供某日回汝寧某日

返汴又詳詢某日體某處宿某處而日之遠近與路之修短不相符合且必避去廳署失竊之日堅稱是日未汴省從此層層駁詰乃始供認不諱罪人斯獲羣目爲神實則隨事留心之故非有其他能力也武陟濱臨黃沁兩河沁自太行南來挾沙而行性與黃等每一潰決沙壓平地數十里彌望皆成石田余任是縣爲之呈請撥款令民間翻沙試種每距三尺掘一溝後掘之沙填入先掘之溝由前而後隨掘隨填更番疊進未三月縣境沙地多可耕種費省而效多民人自願其私皆樂此不爲疲也

武陟西距木藥店五里中隔沁河余每夜半策馬出城巡查往來必渡是河寒霜滿地殘月在林景象非常淒寂

木藥店商業甚盛但多回民余爲設一義塾欲以詩書化其不馴之氣更爲之記曰人心不可無所附麗中國之儒天竺之佛泰西之耶穌教人之法皆欲使

人心有所附麗不致泛濫無歸其教不同而所以設教之意無不同同之教何莫不如是故余爲之設塾云云

余任永城係己亥三月五日其時大旱數月矣任事之初卽散積穀設粥廠查飢民大小口數余雜飢民中久受不正之氣視事旬餘卽患春溫身壯熱骨蒸如焚七日不汗鼻衄流衣襟間不自知當昏惘時輒呼家人曰千百飢民索余食汝輩何不給之家人謂余見鬼魅余怒曰明明千百飢民在吾前而顧謂鬼耶至今冥思猶有飢民羣聚之印象實非鬼魅殆心理學所謂精神受鉅大之刺戟發生錯覺與幻覺也

永城接壤蕭碭嘗患盜縣北薛湖地方爲甚余爲訂團練巡緝之法其法令各村戶出一丁各攜其自有槍械日間操練步伐晚則各丁於夜午前集中薛湖本市紳董爲之備食聚餐旣畢乃分班四出周歷東西南北各境而歸其本村

如是者周巡不斷遇有盜警則擊之盜知有備亦不敢發

陳仲弓爲太邱長史稱其治績永城卽漢之太邱也余初蒞任假寓書院院落成未久士紳請撰聯余題曰讀少陵詩歌慨乎其言安得千萬間於茲廣廈宏開大庇寒士被太邱遺澤誰爲作者以吾一日長深望譽髦蔚起尙友古人又題一聯曰本來濼渙出文章及今時事多艱願擴經猷歸有用自笑風塵成俗吏幸得簿書小暇且從磊落拔奇才永城居濼渙兩水之間故云

永城卸篆後劇盜侯某忽求見異之侯入門卽叩頭乞恩願改行但請於公牘除其名否則爲役隸所持欲爲良善不得其言誠懇繼之以泣余允其請鼓舞而去初余蒞永五閱月訪聞侯集多互盜盜皆侯姓不爲永患而自隣境礪山宿亳等處劫財歸里給窮乏故里中無首告者余偵悉乃集馬步隊兵夜三更往捕至時天未明分布馬隊集外圍之一周余親率步兵入市扼要分紮余指

揮搜索獲三十餘名獨盜首乘間逸乃繫三十餘匪歸縣訊辦審實初犯者貸之同夥未獲者一一列名揭示通緝幕中竇從謂指名緝捕是縱之也余笑謂正欲其畏罪而逃非欲以一網盡也至是侯某果自首侯某卽逸去之盜首也余任濬縣甫三日有報其子爲人以磚擊斃詢其狀則云伊與子行乞至某姓田邊阻不令前互相口角某遂以磚擊其子腦破而死聲請雪冤卽日詣驗其子甫九齡病已久戴破舊棉風帽伏臥田疇中磚棄其旁脫帽檢視腦漿四流地主不認有行兇事但云小有口角而已余反覆檢視遂執屍主斥之曰此汝殺子以圖詐也一詰而服乃當場判決歸署幕中友問故余曰彼未脫其子之帽安知其腦破此必其子瑟縮前行伊乘其不覺以磚擊死遂誣地主以人命地主者忠厚而有家資者也余一訊而結地主未費一錢因此縣境風傳終余任鮮藉命圖詐之案

余抵濬時適當庚子之秋外兵佔有京津相距雖遠然衛河一水可航風鶴不能無警故於武備特爲注意本署衛隊日有訓練又時令實地射擊余與兒輩亦相與演習射擊日以爲常

濬任舊有徵而不報之款余不肯違法自污故濬任虧累四千金而上官竟不之信甚矣獲上之難也

濬縣公署西北倚城牆下臨衛河遠望如帶城上有屋三楹其小如舟余於其中陳設書畫數事偶暇輒登之遙見風帆沙鳥往來天末足以自適惜當官事冗偶一登臨輒爲他事牽率而去相傳夜間不得於此設燈違則有重案發生無意中偶一違禁其言果驗其事之適然耶抑竟有不可知之數耶

余實任濬縣未一年辭職以道員需次奉委河北礦務局辦理福公司交涉豫省與福公司所訂原合同十七條許建築運礦鐵路自此開始其時豫省無鐵

路人民驚爲創舉當收買地畝時民人僉稱外人購地築路後卽不准華人行走愚民信之相約不售愈傳愈廣強之且釀巨案而外人日向省中詰問大府以余前宰濬縣得民心檄往辦理余抵濬後竭誠勸諭父老來見者戶限爲穿余一一譬諭民人相謂韓某非欺我者但韓去後如何請將面諭之語勒諸石余笑允之至今衛輝以東沿鐵路旁石碑三五巋然尙存其所勒者卽此極可笑之批詞也

張君幼丹繼余濬任錫中丞諭至濬以韓某爲法壬寅秋余以道清鐵路事再至濬距卸任甫一載幼丹來謁曰公政聲如此深可敬仰但一辦鐵路恐名譽由此墮耳余之幸免覆餗亦非初意所及

余復至濬城又有一事足述者繼任之張君幼丹與余同郡因余至邀飯飯罷出署忽有男婦三二十輩環而噪曰韓大老爺久不來我等日盼伸冤今日願

聽審羣言嘈雜粹不可辨有牽衣泣訴者余力言去任之官無權爲爾等審判又言張大老爺自不冤汝衆不聽久乃脫然而歸小民之愚至此然亦可見其苦矣

余卸濬任後奉派與鍾廉訪同勘河北蹕路蓋兩宮卽日由豫回鑾余與廉訪騎行過濬屬之大賣店力田農民睹余卽棄其耒耜奔余馬前叩首謂韓大老爺胡久不見小民思之頗深余不識爲誰某也廉訪顧余曰君去濬數月而人民至今不忘洵民之父母矣余聞之頗愧

余歷任緝盜最嚴每於意外破獲巨案人驚爲異實則平時見紳民必詳詢某鄉匪類何人住居何所分地而詳記之遇他紳民亦然其有一人而僉目爲匪者則其人必非良善遇有盜警必先探查是鄉著名之匪是否他往每每破獲此因陋就簡之法若文明國之於國民有身分簿有財產登記組織嚴密奸宄

難逃法網則無庸余之殫心竭慮以求弋獲矣

官之驗屍其屍親往往在場滋鬧固由愚民無知恃衆以爲挾制其實由官促成之者多也蓋官一臨驗卽匆匆登輿去惟恐不速屍親以爲傷未盡驗或驗而不實恐官去而冤無所伸官乃不爲之少留於是毀輿毆官之事起矣余每驗屍必挈屍親反覆檢視有時屍親轉畏避不前至驗畢又再三詢詰有無未驗之傷至無可再驗而後行行時仍有呼冤者又必停輿親訊一一剖論終余五任無一滋事者乃知官能盡一分心卽民少受一分屈亦卽地方少生一分事也余五任知縣民情不以爲忤者以習知民間疾苦凡力所能盡必惟民之好惡是從其吏胥鬼蜮情狀則得自縣幕時居多在六合幕中嘗酒酣耳熱顧謂胡君淵如曰他日膺一命請至余境一覘其治績此一時狂言至當官時深恐貽良朋羞在武陟新建待質所成余爲題一聯曰我自田間來知爾疾苦是

非久居地忍此須臾蓋寤寐不忘吾民也

余於上官不善迎合憶濬任時于次棠中丞密派多員查察先後至境幕僚知之屬爲留意余悉聽之久亦無他至卸任返豫後其時于亦開缺以迎鑾來開封囑同官呂寄艇邀余往見見時謂君係好官余屢查而知之久矣

明保送引例可超遷乃余適任永城未卽北行旣卸任又候交代清結至庚子夏始行中途又以拳亂折回迨後以道員併案引見慈禧太后尙諭稱汝做官甚好疆臣多保奏者汝回去仍應爲國家出力獎勵之詞今猶在耳愧無以副所期耳

余未習騎因在開封久陰雨泥濘非騎不能出門遂亦稍知騎術任縣令時往往策騎巡行四鄉迨三十二年丙午以參謀處總辦與彰德秋操出入皆乘馬其時年五十至粵中任軍事參議則已不復乘騎今更拊髀興歎矣

余每判案嘗從容語兩造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是非曲直待決於堂上一官俄頃之間祇能爲爾等將大處剖析明白其中細微曲折雖父之於子有不盡知豈相去數十百里之藐然一官所能知但爾等欺我易欺汝鄉黨難欺汝良心尤難果無十分冤屈小小出入應當容忍汝但思案結後對鄉黨對良心如何萬不可纏訟不休以害人者害已兩造往往聞之感泣不欲終訟而去孰謂民之無良哉

余於光緒十六年春到汴至三十三年秋始離汴赴粵在開封近二十年長男寶慶係二十年六月十一日殤於大紙坊街憶其死時方夜半余親執其手不能留之須臾忽焉淹沒其所患則瘰癧兼懸癰醫者早知其不治是年十月五日四男寶現生於旗纛街十一月卽捧檄至鎮平自此歷署縣缺旋升道員游歷監司矣今不幸現又逝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余遊日歸汴充參謀處兼測繪

學堂差迨三十三年丁未至粵充軍事參議兼兵備處差民國二年癸丑程雪樓都督又派充參謀長未就書生未學軍旅而屢任軍職殊自愧赧然因此與多數將校相識稍知軍事未始非天欲增益所不能也

余任粵省軍職三年已成混成一旅旋將成師當宣統元年洵貝勒與薩大臣南下巡閱海疆余奉命帶憲兵至香港翊衛憲兵隊長卽在吾泰之陳上校兆祥粵省街市窄隘翊衛殊難在粵三日幸而無事迨辛亥變起春都統卽在市街爲炸彈狙擊李水師提督亦復受傷其危機固間不容髮耳

庚子事定兩宮由西安回鑾駐豫卅月余奉派宮門聽差聞中官言皇上在寢室嘗中夜起有時拔劍斫地大有抑鬱無聊之概又聞太后家法嚴雖在流離顛沛中禮節不稍疏某日酉刻太后以所備睡椅距地高不適慈意諭另製一榻命翌晨呈進又諭令榻面用紬卽以行宮門帘改之不必另購且令開明價

值嗣呈價單慈顏有喜面諭撫臣嘉獎而不知價之非實也然較內務府所省多矣在豫值太后萬壽余等覓鐵畫四幀以當貢物中官索炭非煨紅者不令進云在京所用名紅羅炭汴中所無也瀕行諭將行宮陳設悉數釐送寧壽宮余奉派此差賈送入宮後太后退朝一一臨視仍顧謂余等曰汝巡撫松某好陝西貢物至今仍未送到又顧上曰汝需何物卽留之餘可置庫中是日在宮內飯罷而出又奉諭於河南行宮添植白皮松同充是差者有端直刺叔綱卽端便陽之六弟辛亥政變弟兄在川境同時被戕者也移植之松不一年萎矣然今日者諸陵松柏盡爲寒烟區區一行宮何足言哉

兩宮回鑾渡黃河而北先有懿旨傳令地方供給單開磁錫器十數事所值甚微各縣無不遵辦不意湯陰縣先期遵備各物爲隨扈先到之王公大臣索取已罄迨兩宮駕臨此價值極微之物竟無以應首係令輝祖驚惶無措恐干嚴

譴乃赴端木廟自縊幸遇救得蘇余親向各商店借用應急又爲說明其事乃已乃知竹頭木屑古人有無用之用若褚縣令竟死又向何處陳訴哉

余任河北礦務局督辦時曾借其工程師利德下七百餘尺之礦井後至日本考察礦務則易工人服下井中橫穿其礦道數里他無所苦祇循牆偃僂歷時太久至不可耐歸後人謂其危當時不之覺也天下危險之境固皆於不覺時遇之礦務局設河北之清化鎮故余寓清化三年有餘鎮隸河內縣境地皆膏沃獨近清化一地曰李家凹荒蕪不耕者數百畝余考其故知光緒三年大旱荒縣令催徵急民不能堪相率將地契繳官老幼流亡展轉就食異地無一人生還其地遂荒廢至今幼讀石壕村詩至此而信余乃親度其地因其高下闢爲田浚溝洫以洩橫潦購湖桑數萬株植之未三年居然成陰矣遂請於清化設立專門蠶桑中學校令各縣選送學生河北風氣大開又設辦志學會課士

以新學許諸生條舉以問余爲之一一批准在昔閉塞之地亦頗有識微見遠之才第一二次河南省議員出身於此者不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洵然李凹村居民向多患瘧自余闢爲桑田又疏通積潦後遂無病者西人講衛生不居卑濕之地又種樹可以吸炭氣吐養氣於此益信

余五十歲以前遇大危險二事而甲子寧任所遭不與焉茲錄於左一光緒庚子夏余以明保奉諭送引五月中旬買舟循衛河自河南道口赴津抵德州聞拳匪事起朝廷與外人宣戰詔旨中有與其隱忍圖存貽羞萬古曷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等語余讀之卽以爲憂舟由德州行經東光吳橋卽見義和拳紛然如蟻沿途焚殺之聲不絕於耳至靜海已聞炮聲隆隆知不克至津卽至亦必不能入京乃議折回轉抵東光縣境舟爲拳匪所阻同行皆艤舟以待忽水上血腥觸鼻注水於甌纒纒然皆血也詢知日間義和拳在此殺數十人聞之

悚惕翌晨某運司舟強行解維余啣啣尾而過抵大名屬之龍王廟易舟而車
 孰意車甫行即遇拳匪數百阻不令進時同行車六余有護勇四各擊槍實彈
 以備余亟止之而拳首至車前言曰我搜洋人耳車無洋人即放行乃從容而
 過不三十里而後車八輛已盡爲所劫殺死男婦幼小共八人舉車騾一切飽
 載而去而余顧倖免一光緒三十年甲辰十二月九日余由滎澤渡黃而北將
 返清化辰九時登舟及中流北風大作舟不得泊思欲上移不意牽舟之纜陡
 然中絕旋桅折舵損大小兩鐵錨又先後沉失篙工束手無策其地四無居人
 藐然一舟順流直下聽其所止心惴惴不知死所午後三時許忽停滯淺灘旁
 大風如吼日色蒼白黯然無光呼籲無一應者至夜四更垂盡舟忽自動仍隨
 流而下有時旋轉如輪傾覆之慘即在眉睫少頃又止天明視之則又一淺灘
 舟爲冰膠白沙一片仍四無居人乃強立沙邊遙見飛塵一縷似奔馬直前旋

又不見候至十日午後二時上游始有來舟拯救得生不眠食者已三十小時矣當夜中危急之際余與同行員役十餘人於舟中跪禱河伯距停舟不及一小時許此中或邀神佑其遠岸奔馬不知所之或謂係風沙所團結云余於極危時得句云傷心白日堂堂去極目黃流滾滾來蓋以爲必死此爲余之絕筆也

豫之有福公司則宣城劉景韓中丞於光緒二十四年所許與英人之採礦權也事由劉鐵雲所招致初與山西訂晉豐公司約繼與河南訂豫豐公司約當時禁外人辦礦故託豫豐晉豐之名由公司貸款於英人與晉豫會同開採實則豫豐晉豐皆無所謂公司假設之以避外人辦礦之名耳光緒壬寅余以道員引見返豫錫中丞初委余爲豫豐公司總董余以豫豐爲假託之名實與外人狼狽非所能任旋改委河北礦務局總辦自二十八年三月至三十一年四

月凡三年始獲卸肩世人贊余外交手腕之能而為知其中經歷可驚可駭之波瀾不可數計福公司礦師利德首請訂礦界繼請設鐵路此二事原約所許是時京漢路未築民人不知鐵路何物主鐵路事之英工程師曰科銳首商路線繼商地價皆余一人決之濬地既購汲與獲嘉修武河內各縣皆迎又以解其得力在多用士人蓋本胡文忠之遺意而為之也初議地價時柯銳密允余每畝五角并云合計畝數可得四萬元余面斥之曰韓某非圖賄者汝以賄行淺之乎視余矣柯銳大慚阻旋以余爭地價力電其駐京公使目余為阻撓錫中丞電復外部言某之爭地價正為泯釁端助之非阻之也柯無如余何不一年路成繼任工師甘寶勒謂余所定地價視京漢為昂余告以京漢價省屢以民人阻撓停工此路期年即成無一刻停者以此計之雖昂而實賤也甘為之語塞若夫礦界一事余為反覆辯難限制在下白作一村範圍愈縮愈小即此

一事舌敝唇焦福公司屢電英使要挾外部余不爲動遂以定議綱領粗定而余之精力疲矣荏苒三年議案盈尺每商一事辯駁至數百言不少屈其可允者亦卽照行無稍留難故彼此爭折雖極劇烈而中外感情轉洽余離豫後於粵於奉於吉每至歲首福公司西人皆來電道賀十年如一日非我族類其心亦何嘗異哉

道清路開車之始民人謂必以人血祭之而輪始行故遲之惟恐不速天下疑懼之心生於惴惴見所未見則疑其所不當疑無線電留聲機飛艇之至吾國初皆驚詫不已目短於自見身短於自知古人之言可思也

余以福公司事糾纏三載豫撫先後保獎晉撫趙次珊中丞專函詢辦法蓋晉豐有同病也旋次帥督奉天遂調辦交涉局實則趙於余無一面識維時日俄戰役方罷次帥廓清內政一反前將軍所爲應付外交力主強硬余承次帥指

若蓋平漁業公司若本溪湖合辦煤礦皆斷斷持正論日人無如之何西關外新聞之商埠歷與英美各領事爭亦無以難也甫半載次帥調蜀余亦仍請返豫迨宣統元年又蒙簡奉天交涉司其時軍督初則錫清帥繼仍趙次帥余至奉之始適以安奉鐵路洽商甫定日人態度較前強硬蓋前此日甫勝俄一切有待經營故交涉尙可以口舌爭茲則根基已固日無所懼於我故交涉以強權為主稍不經意彼卽自由行動是惟度其可允者立卽施行其不可者苟不致牽動國際則亦有時以強硬出之如撫順殺傷日人案防疫案皆是也其防疫案尤爲最大最棘手之事先是元年冬滿州里發見肺百斯篤患者頃刻吐血死旋由海拉爾傳染至哈爾濱長春奉天前後死七萬餘人中外醫員相屬於道無何傳染至山海關及山東之烟台奉天初染之時適在年盡春初道殣相望乃立防疫事務所隔離所臨時輕重病院而民人畏隔離所如虎患者

死者匿不以告蓋入病院者十人而死其十入隔離所十死其七八無足怪也所謂病院本無治法不特吾國渺茫之醫理不能指爲何症卽西醫之精者亦惟於病院中分別輕重重者聽其立死輕者延一二日亦無不死者余奉錫帥命會同民政司張珍午同辦其事日奔走市廛中無可爲計於斯時日領事小池以保護彼國僑民生命爲詞欲派警察入內地查驗彼所謂關東洲者自旅大及沿鐵路車站均彼居留地彼視之如其國境我國人民過其境者皆受嚴格之檢查乘客更無論矣彼發議後爲余痛駁於是中日合辦防疫之說進持之甚堅彼關東都督大島又要求錫軍督錫帥疑沮余力請允行而與聲明警察權仍以國境爲限不相侵越惟彼此查有漏略之處不妨互相指明日領無以難始立中日防疫會主之者錫帥與大島都督余與張司使珍午又日領小池章造南滿路理事久保田皆居委員之列每星期會二次自開始至終了

凡八次疫事止而會停首二三次爲彼指摘吾國者多四五次則我歷指其辦理不當之處此會停而各國醫員集於奉天曰萬國防疫會此吾政府所邀請亦以抵制日人也余將東省防疫圖表一一報告會中各國醫員知吾國行政非無組織不致有所偏徇則斯會關係國際觀聽重要可知矣在奉天辦防疫幾不保其生命然余任此事時固亦置生命於度外英醫嘉克森旣以染疫死其他員司因辦防疫而犧牲者亦不少同官力勸慎重余不之顧卒亦無他萬國防疫會醫學專家之研究謂不染疫之人血輪中有抵禦力哈埠一老醫鍼治疫者日數百人而卒無恙又奉天某婦其舅姑及其夫與子同時染疫死皆此婦爲之殮埋歸至某家其母與弟又染疫死而此婦亦終無恙外醫邀此婦驗其血輪又以疫蟲種其肢體始終不爲所傳染豈余亦有禦疫之輪血耶亦可異矣

余之由奉返豫也奉委督練公所參謀處維時彰德道辦秋操余偕兵備處吳闓生觀察同赴彰德未幾張安帥任粵督調余赴粵仍命余主軍事粵軍學生最多駕馭不易丹徒趙百先烈士聲初爲標統其爲人慷慨尙氣節余深器之尋端午帥密電安帥指爲革命派不欲再任以軍事余爲力言乃調充督練處提調旋以病去余自三十三年夏赴粵宣統元年秋離粵其所設施一主嚴厲當時軍官自協統以次無事不秉成於余余亦無事不竭其心力安帥調兩江袁海帥繼任余署勸業道仍兼督練公所參議及兵備處差旋簡奉天交涉司受代去余去粵未幾粵之陸軍與巡警齟齬而難作若余在粵正未知如何也余調吉林民政適在大火之後十室而燬其五余至之日竭力拊循又爲貸款籌興復方稍稍就緒而武昌革命之耗至旋陷江西安慶以次至金陵及北軍復佔漢陽南北始有議和之舉當大局未定時吉林有人謀獨立余以吉處日

俄兩強之間應隨內地爲轉移不可遽有表示幸獲無事

吉省跨松花江而城夏秋盛漲烟波渺然軍署俯視江流尤有勝概冬季則驅車徑渡如平地亦一奇也

吉林縣屬多荒漠敦化一路森林極多饒河一縣全縣不過七百戶魚塞於河礙及行舟此開闢以來未經人迹之地頗思一爲遊覽惜交通大不便耳

韓邊外者著稱於世久矣余見其子登舉了不異常人其所居在樺甸縣境數百里農民皆其佃戶無事則耕有事則爲之禦侮深得寓兵於農之意惜無訓練余曾令陳上校北祥前往視察頗爲所盤詰可見其防範之周矣

吉林有祭神樹之典禮秋時於省東龍潭山行之余隨簡帥曾一前往此神樹本在寧古塔今乃望祭耳

辛亥八月武昌變後吉省人心皇然不安九月杪設保安會余被舉爲副會長

十月五日忽有調奉民政司之電余力辭陳簡墀中丞密請辭職欲以余爲代余仍請趙軍督力辭並請留陳擾亂之際惟以維持現狀爲要不應有所變更非矯情也

是年十月九日馮國璋華甫進佔漢陽南北議和而君主民主之爭未已其時楊哲子發起共濟會其宣言書有曰兩黨相持所不同者只在君主民主而於保全中國之心則同也以保一君主爲目的而使全國流血君主黨不忍也以去一君主爲目的而使全國流血民主黨不忍也茲故發起大會徵求全國民意見此事吉省多數贊同余亦終無結果

光緒薨逝隆裕太后有垂簾之舉簡帥與余聞電頗駭電京爭之嗣京電聲明並非垂簾第因覲見用寶兩事之故其他皆內閣主政此似責任內閣簡帥與余當時皆受申斥

余在吉林力辦預備巡警此錫軍督所創與內地民團等余從吉林縣著手先查戶口凡有二十晌地之家戶出一丁計得一萬二千五百人又於此中挑選一千人謂之常備警加以訓練使之分駐各地以爲鄉里衛更番挑練庶盜賊日少而民力不疲未及推廣而余去任

在吉林一載餘百端困難民元冬季余辭民政司卸任入關過津門謁錫前軍督錫語余曰君自是封疆之才但任非其時耳此言今猶在耳

余由津浦車南歸陳上校兆祥亦辭警廳督察長隨之南返渡江至寧見應民政長季中詢知本省軍政財政各情二年春再至省垣應民政長欲余任實業司長未就程都督雪樓欲余任參謀長亦未就乃任祕書事爲之編列軍事預算四月國務院電傳項城諭令赴京余亦未往迨七月十四日革命軍再起余遂歸謀地方之治安矣

當革命軍再起之日正余由家抵寧之時其時程都督默無一言余於翌辰亦即赴滬附輪過吳淞爲砲所阻泊一日夜始行在滬之夕砲聲陸續不斷紅光一現必有巨聲隨之而至雖居租界心亦搖搖如懸旌也

余既歸自寧垣過南通張季直先生爲余言縣警備隊之不可少通如泰東與不可不互相聯絡於是有組織泰東與警備隊之議其時吾泰有保商營收寶帶橋捐充餉余與城紳王自安諸君商先整頓此捐歲收二萬餘元以之充警備隊之用蓋始於此

吾鄉有釐局曰姜泰自洪楊時設立已七十年於茲釐局收入米麥爲大宗麥麥姜堰米則海安所集中也民元以後徐軍統駐揚設特別米捐每石四角於是吾鄉米業負擔獨重余自吉林歸謀取銷此例往來寧揚間凡數次幸達目的然吾海安輸將已不貲矣

民二七月歸里以後爲謀此一隅之治安往返通泰者四次其時緝私禁統領駐如皋地當通泰之中知以地方爲重故地方無事若寧垣則無不被劫之家矣

民二八月六日余奉簡江蘇民政長八月二十一日在蘇接篆二十四日即赴寧垣過下關下車卽見被焚之商店入城則市肆各閉其門其開肆者寥寥數家曾見鞋肆列架者不過三兩雙余知杼軸之空首貸款於柴米各肆繼貸於布業再次各商店如是者費二十餘萬又與教育司長商先恢復初高兩等學校未二月流亡稍復乃因張督調任城中居民又起恐慌中央特派阮君斗瞻南來又派段君香岩與張督切商久乃就緒第張督索款百萬此亦大費躊躇矣

余初入省署見瞻園內死馬在地東偏廳事前倚樹而立者赫然陳死人也血

迹染樹根至今未泯而同署員司則已若忘矣

余未接省篆之先卽請中央劃分軍民權限奉令飭遵官制條例辦理張督方謂民長與藩司相若迨見明令始憬然悟然六十縣已委任五十四四十八稅所已委任四十五余到寧後除扣留年未二十之無錫知事外餘與張督聲明知事而賢余方保獎之不暇否則卽余所委派亦復不能姑容若稅所則以比額爲標準張督無以難余卽依此實行

張督去任余送之江干張督笑謂余曰此次累公多白幾莖鬻此亦諧談可見當時困難爲所共知

寧省事繁又地當孔道中外往來者多應接殊苦甲寅元旦特至圖書館閱其藏書並觀所存書畫清明日偕同僚遊連山十二洞四月至常熟驗收白茆河工程一遊虞山歸宿焦山自然菴皆緣動極思靜也

寧垣劫掠委托士紳詳細調查都計損失一千五百餘萬元余爲力請中央發款一百八十萬元按其所查成數分別償恤所失愈少者所償較多此雖區區較漢口以及津保之變一無償恤之爲優矣

余與張督共事三月餘別無衝突惟其頗行時索餉百萬擲甲補乙已付十之九頗行之前一日非再索六萬不可維時悉索已盡無可爲計自料多數已付不致以此區區而致決裂張督派委坐索不應則勢已洶洶至燈時竟傳衛隊將國民署段將軍乃呼其委員訶斥之曰汝都督帶兵往民署我必率兵解此圍其事始罷翌辰余至江干爲張督送行則歡然如平生矣

張督在寧欲殺六合縣知事傅鑫與軍人郭寅皋傅舊爲張之秘書當光復時任六合知事張督自南京退走爲傅所扼故在都督任必欲殺之爲快已皆繫諸獄中將以死刑宣告余力爲營救得免郭於江浙戰時助盧敵齊其鋒甚銳

事定後曾來一見

張督既去馮督繼任馮爲余素識然以財權屬民政終爲軍署所不滿甲寅之夏馮督自都歸語余曰項城欲以軍署兼民政非所願也余知其意尋調皖命下余以覲見入都力陳官制之應修正內債之可實行項城首肯第三次傳見談至數小時歷數河南良吏之有聲者若石荔齋庚葉作舟濟與余皆爲所心許又言凡督撫蒞任作事不可急且不可事事更張蒞任後審擇一二要事力行之必能爲地方造福皆閱歷有得之言也

民三八月余具呈政府其文曰江蘇田賦之重甲於天下唐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蘇賦之重唐時已然明張士誠據吳較久照額以租爲糧於是蘇民益困有清以來屢議減賦而未嘗紓一日之憔悴也蘇省人民重念國家財政之艱忍此須臾之痛苦某不敢沾沾於薄賦之說惟治國之道不患貧

而患不均蘇賦之重自唐迄今垂及千年現計全國丁漕總額八千萬元而蘇則一千五百萬是以一省而佔全國十之二蘇松常太歲額一千零五十九萬元又以四屬佔全省十之七再與二十二省爲比例此四屬又佔全國百之十四國家賦稅之原則重則均重輕則均輕安有經數朝之易姓代王而獨留此數屬重賦之額擬請特頒申令所有蘇州松江常州太倉四屬正附稅悉以現在徵額爲至多之數不再加增云云奉諭允行

是年九月余到京力辭安徽巡按使維時楊杏城在政府楊皖人也堅欲余赴皖楊非素識不知何以如是因思生平受知者若開歸道桂香嶼豫藩額玉如豫撫林贊虞閩督松鶴齡粵督張安圃奉天軍督錫清弼趙次珊之數公者生平素不相知不審何故加以青睞士貴自立耳奔走向何爲今諸公或老或死或遭亂而殉節而余雖數聞國事終未收尺寸之效愧負知己多矣

倪督雖尙武然於皖北各縣某某政績奚若歷言之不爽皖南非其所措意惟耳目蔽於所近爲其素識者雖貪酷而不知古所謂與我善者爲善人非耶余因撤壽縣邱知事爲倪督所不滿中央以調湘爲調停之計湘亦猶之皖也余遂堅決辭去

洪憲改元首都設立籌安會而余適先期歸里某督密陳中央余爲反對帝制之人當局加以偵視未幾項城逝世此事亦隨之俱銷矣洪憲大頒爵賞余在泰城王君自安謂余曰吾邑自泰寧陳侯以後未有爵封君苟不辭湘任亦吾泰之光未幾爵封與洪憲俱逝無異電光一瞥

民七戊午十一月因事赴揚舟中不寐因成二律其詩曰寒雨不成勢斷雲時復行孤檠怨遙夜殘夢落江城大地誰爲主中原未厭兵廣陵吾故里何事問前程帶甲滿天下將軍令若山如何百戰士不念北民艱白髮催人老蒼生許

我聞相逢成一笑尊酒且開顏其時世亂未如斯之甚也今日又將何如

黃陂以副總統繼任丙子兩年中政府意以奉天及黑龍江巡按使命余前往屬馮君華甫徵求同意余以衰老力辭皖人請余返皖豫人請余返豫更不欲爲出山之泉豈意十一年山東之任命又以調蘇而再入漩渦哉磨竭之命竟不可逃

余既絕意仕進而簡任山東之命忽下奉命後余三電請辭魯紳代表方登門力勸而改任江蘇之命又下余仍兩辭不就而蘇人以桑梓義務相責備畜雉於樊莊予以爲神雖王不善也其余之謂乎

江蘇者江蘇人之江蘇非余一人之江蘇必蘇人同心協力蘇始可以言治此辛酉七月余在省議會之演詞不意黨爭劇烈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蘇政無可進行余不知有黨派但知有是非此坡老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也而余之

困難自此始矣

公債之發行議教之衝突水電廠之標費皆寧任三年中最爲棘手之事而此三年之精神遂爲此數事犧牲無限而於吾蘇無毫末之益余奚爲出此

壬戌十月議教之衝突其始不過因減削預算繼則牽入政社仁社之黨爭而疑余左袒仁社遂集矢於余其勢洶洶不可終日有欲控訴或彈劾余者余仍平情處置不加絲毫成見久亦無事

聞北水電廠余民初在寧任收回官辦者也以水力不足上海人士百端指摘欲請改歸商辦先向議會請願遂生種種枝節余非不贊成商辦者乃先公請專家估定價值雙方本可接近乃以營業權一事不知議會何意竟行咨請放棄余則斷斷以爲不可乃咨交復議卒經加認五十萬分年照繳此事大費唇舌而交到之廠款竟充軍用余之爭亦殊多事矣

江浙戰事未發動之先二月余微聞其事力勸齊督不宜爲天下先齊漫應之
余又密請張君仲仁力爲尼止張君前此曾邀齊盧兩督結立平和公約者也
事既亟余又再次力勸且爲言曰我年將七十舍死外無他望君年四十耳前
途未可限量奚爲此無謂之戰爭使戰而勝不能兼督浙不勝將奈何如此危
言無濟於事

江浙戰爭非江浙人之戰爭也自有此役爲天下先天下遂自此多事余逢此
不幸之會阻之不得去之不能苟余非蘇人者固應爲潔身計矣
我蘇號稱統一而民二徐州之張民十一上海松江之何皆似統一而非統一
也軍政如此民政可知不幸皆於余任見之委任淞滬警廳之爭執歷時年餘
而不能解決自今思之何爲哉

當齊督發動之初余囑劉韋新將軍赴滬特商齊督毋苦吾民乃不之聽未戰

之前一日某君致函寧友謂諸公準備作俘虜不意鎮江一戰齊軍遽退無錫江陰咸遭焚掠商民損失不貲吾蘇軍實亦於是乎盡矣

滬市一隅中外商務所繫潰兵如潮而趨必以滬爲尾閘余預爲籌款密派孫君少江朱君叔源等在滬收容潰兵隨時資遣獲以無事此爲初料所不及實則所費僅區區耳然非孫朱二君之力不至此甲子冬季余甫兼督篆駐寧軍隊尙逾萬人其時謠詠繁興兵心不固時刻防有變故每令特務兵中夜巡哨迨陽歷歲除前一夕十時忽六師師部槍聲雜作少頃火光逼余署而起其紅燭天余出院視之飛彈墮庭際而余不知懼蓋遇險而懼無救於險而險乃加則亦焉用懼爲哉且思苟無響應者必旋起旋滅已而果然然署西北兩方商民被劫者已八十餘家使吾民遭在無辜之劫則余之負疚多矣

江北之患在水而又在匪水之患不獨一淮附淮之所流其爲患尤甚於淮

張君季直首倡導淮齊督踵而行之而於沂沭未有辦法且不知齊督何所取於導淮而必兼之匪患宜各縣力謀自衛泰東興之警備隊設立已久余欲推及於淮徐海三屬已爲劃分區役曰淮淮漣泗曰海灌沭贛曰鹽阜曰高寶曰銅沛宿邳曰蕭礪各就形勢之便利以次實行甫辦淮漣泗數處聯防竟爲他力所阻

兼督三月人以爲余必鉅富余亦不知富從何來迨卸任之前軍需處請示各師旅領紙如何填寫又某師請領雜款有人謂其數可以酌加作官四十年此等語皆聞所未聞

余民二在蘇因驗契徵收得力奉令嘉獎余電政府云前朝成案人民納稅驟增多數或加惠地方或增廣學額恩出自上澤及於民意至深遠其經徵官吏因他項政務具有成績則遷擢褒榮並傳盛事此在舊時政體且然今民智漸

開賦稅義務本有相當之權利若掠美而盡歸之官卽不必聞怨咨之聲神明已多內疚某爲國服務於法令未安之處方當條請修正以利施行此項徵收獎勵章程斟酌今未盡愜當應否重行議訂凡稅額驟增之處移官長之獎金充地方之公用而官長之考成則與各項政績平均優劣以進退人才庶不致開培克之風而忘脂膏所自出某爲政體民情起見敢貢愚忱此次嘉獎章程擬請收回成命云云此電頗爲一時所傳頌

余任安徽巡按使時又有一事可記先是蕪湖道屬秋浦縣馬田鄉有李長生者因案繫獄已判徒刑八年其母年八十矣貧無所依丐於城長生分囚食以食其母母或雨不能至則忍飢終日知事王人鵬嘉其孝又詢知爲有明巡撫李陶山之後三請於前使終格於例余蒞皖王知事又爲聲請幕中援案擬駁余商之廳長徐壽茲竟允其請其令文曰罪囚中有孝子法雖難宥情實可矜

該知事前請留養當經倪前使核與定例不符批駁在案惟李陳氏風燭殘年已逾八十李長生徒刑期限尙有六年而李陳氏又不能一日不見其子李長生聞母哭聲又輒至不食該知事擬令李長生出獄工作並看守獄囚已墜之山俾得母子相聚以遂孝思情理不能兩全變通可以曲當該知事本一念之慈可資教孝本使詎不恤八旬之婦稍予推恩所請着卽照行云

江南有海塘江北有范公堤者皆築以障海潮者也其地皆斥鹵何以淤澗繁富如彼鹽阜貧瘠若此余嘗以此質之梁任公故余到寧卽先勘視大寶塘工舊工用木石遇風浪木欹而石沉於水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此數百年舊法也余改用鋼骨水泥較昔加費十之二而堅固逾十百倍且省歲修之煩先擇險工試辦數處已見成效余欲分年改修期於全改而後已惜有志焉而未之逮余生八十餘年來三次瀕死而未死憶六歲時竊食酒中之棗而死四十三歲

七日不汗而瀕死迨六十歲浴時中炭氣而死六歲之醉死爲吾母以井水沐髮而蘇永城縣署之七日不汗親見無數餓鬼向余索食其中炭氣死則昏然不知人事瑄男呼余而不之應至空氣流通耳中始微聞其聲而口不能言余意死時之景象卽余昏時之景象矣瑄男百呼而余不知若余竟死家人環哭而余亦不之知死亦無苦且後來之塵勞皆可不攬吾慮莊生有言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天胡不令余息哉

余去吉林時於其西偏園中留題一聯曰我醉欲眠君且去樹猶如此人何堪去安慶之日亦於大觀亭題一聯曰千古英雄浪淘盡一官南北鬢將華皆以集句杼寫余懷

余少見左文襄著黃馬褂坐舟中從余門前經過以爲此莫大之榮又見海安巡檢司乘輿過市行人讓途亦以爲此莫大之榮迨長而誤於舉業雖屢膺朝

命由賦

子之言

先王少

聲光化

可學云

自笑香

雅者善

作事循

意可日

張江陸

未一云

晤談一一可以印證此豈心理作用耶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古語不我欺耳
顏習齋主肥鄉書院立齋曰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理學帖括帖括何以列爲專
齋且列於文事經史之外亦不可解又習齋不許王學詩列其門下曰余惡夫
名師弟而無其實者斯言也足以愧今日之拜門者矣

余自安慶罷歸專心作書日有常課自以爲賢於飽食終日者近讀歐陽文忠
之言曰有暇卽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
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汨情而爲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
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此言實獲我心

同年陸子才在揚時嘗共晨夕每與余言報時之鐘一往一來將大好光陰送
去不能復返此最可惜余謂古人惜寸惜分正是此意近觀俄學士俄爾泰之
言吾人一日一時一分一秒俱向死而馳莊子有言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茫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哉古今中西賢哲皆見及此而無如何也

余平生所遇無一非困難之事舉前此所遭歷歷驗之不爽如候補縣時奉派
極重要之修武桐柏京控各大案又長臬司參案歸道員後河南福公司之交
涉奉天日本之交涉當奉派時人人目爲危途或預料其顛蹶余但實事求是
如入蠶叢而披荆棘久亦自達於康莊自問不知何以至此至任省政日益艱
危回首思之不勝悚懼

余自州縣起家自顧無一長但事事求盡良心上之責任初任鎮平不期而調
祥符祥符首邑極繁劇賠累亦多劉景韓中丞有奏獎各縣之舉而未及余額
玉如方伯言之劉中丞謂保獎與否在國家自彰其公道於韓某有何加損劉
領之故於陸見時奏保奉命引見余適署永城事迨卸任北行而拳匪之難作

至二十八年余以道員引見前此特保一案已無效矣

史稱宋徽宗於汴京作延福宮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其後又爲村居野店徙京民行鋪夾道以居又跨舊城修築延福第六宮於城內決壕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囿引舟相通名曰景龍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余旅汴二十年宮殿固已蕩爲灰塵卽所謂景龍江者亦渺無形迹可尋滄桑之變令人興感

宋高宗南渡後由臨安而紹興復蹈海而避金人之鋒幾何不爲崖山之亡其遺金人書一則曰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再則曰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金人之哀已此等奇恥大辱前古所未有而南宋之祚延至百數十年天之所興誰能廢之於此可信

司馬溫公之言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旣無主矣焉得不亂然何解於黃陂合

肥去國之後雖然今日之亂未嘗非無主之故也

宋徽宗爲虜於金恭宗又爲虜於元故當崖州事迫之日陸秀夫謂帝曰德裕皇帝辱已甚豈可再乎陛下當爲國死其言慄慄有生氣當徽欽出走之時曾無以此言進者余閱宋史爲之廢書三歎

元太祖入主中國倉庫無斗粟尺布之儲羣臣謂雖得漢人無所用不如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是言何其忍也耶律楚材則曰天下之廣何求不得其見甚明嗣欲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未果乃分南人爲十等儒居第九在丐之上娼之下耶律楚材何以未爲糾正余所不解

明當都城破時思宗問其臣曰事已亟今出何策對曰陛下之福自當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闖兵入城未有一人抗者余讀史至此而歎諸臣皆亡國之臣之言爲不誣矣

癸亥正月十一日余在寧任夢中得句云重尋舊夢渾無迹欲啓新知愧未能
當時未知何意是年七月王夫人在署逝世或其先兆歟

武陟縣劉生維俊海安蘇生越二生皆青年貧苦爲余拔擢於疇人之中者也
蘇生十一齡能繪大幅人物得微貲餬口余入市見之呼之至資給衣服川旅
令從李息翁學又令從呂君鳳子學李呂二君皆名士愛蘇生聰穎好學盡心
指導惜學未成而死劉生十二齡爲其分居之叔所欺余於判案時奇之因留
署讀書該生內求上進後充河南省議會議員多所建白余任安徽巡按使召
之至署委充科員年未三十而歿之二生者如天假之年其所成就未可限量
而皆以夭死造物旣靳其壽又何必賦以形哉

歐陽文忠言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善用靜所以應動善蓄者
不竭善應者無窮此精言也若作座右銘余當終身佩之本省人爲本省高級

長官昔人豔稱之李合肥以蘇撫監臨當時以爲希有乃自中樞解紐軍閥侵權財政以濫用而愈虧誅求者仍悉索無已省長威信幾於全失又所識窮乏望恩待澤者多無此廣廈爲之大庇缺望者衆怨誹隨之則此省長一席本省人當之爲尤難余不幸而兩擢其厄

甲子歲除各軍紛來索餉余從揚州各處籌集十五萬元不足商由銀行出正月六日支票此等窘况雖當窮措大時所未經歷

滬上一警察廳余委申振剛盧委陸榮鏡張又委常之英一交涉員余委許沅盧委陳世光張又委馮國勳如此紛亂安有民政之可言經余商明交涉員以許任警廳以常任秩序稍稍恢復而知事則丹徒丹陽常熟上海爲張所委任溧陽宜興爲褚所委任松江金山爲浙之所委任行政統系破裂至此更復何事可爲故余力請辭職至再至三期於得請後已合肥當時尙欲留余抑不諒

之甚矣

江南蠶利歲收逾千萬奉軍久駐吾蘇民戶不克歸家飼蠶損失非常之鉅余派劉君實杜紹棠兩中將高集安參議三君先期赴奉商撤兵事幸而就緒但張索開辦費四十萬已與袁觀瀾諸君商明而臨時仍費周章蓋蘇已悉索殆盡矣

蘇省財政積虧自江浙戰後爲數不下三千萬京同鄉莊君思緘等以所虧如此之鉅責令財廳與余在寧清算此已中先入之言政社諸人又成立監視委員會其勢洶洶余於卸任後電呈政府曰財政出納財政廳長司之省長僅負監督之責至若審查考核則無論省財政與地方財政依法均各屬諸立法機關於省爲省議會於國爲國會而國庫收支之事後監督又有特設之審計院此外別無所謂監督機關某任內經手款項自應由法定審核監督之機關予

以切實審查以符手續是非虛實將來不難自明無俟某之置辯云云

吾蘇自民初九鎮失敗後軍官閒散者多又不無南北畛域之分自癸亥年余商齊督銷除成見籌給薪貲分別將校尉等級歲費六萬餘元頻年戰爭財政陷於絕地此項薪貲不能如期發給余卸任前軍官羣起索薪迫不及待或且笑余前此之多事矣

民二蒞寧破壞之江蘇當余任而完整今日完整之江蘇又當余任而破壞豈不疚心此乙丑四月十日余於民署同人餞別時之演詞也臨歧黯然非關惜別

余既罷歸正如出樊之鳥其樂無極民十五丙寅三月余七十賦述懷詩一律曰光陰荏苒隙駒馳七十蹉跎悔已遲早歲功名雞鶩食中年憂樂鳳皇飢出門西向難成笑入世東坡不合時今日江湖人老大平生心跡更誰知十一月

祝李君最初六十壽曰曾共炎風朔雪遊又從海上訪瀛州當年知己誰青眼
今日相看總白頭大好河山成浩劫盡茲蠻觸盡浮漚桃源不問秦時事一笑
匆匆花甲週迨民二十五丙子余八十賦感懷詩八章徵同人屬和又賦詩祝
最初兄七十壽末一律曰壯歲同遊今倦還東臨三島北榆關論年自愧十齡
長投老曾無半日閒願我夕陽已西下爲君春酒介南山相期多壽毋多懼強
爲清尊一解顏多壽多懼偶讀南華有感不意竟爲今日語識

民十四齊撫萬督軍變元奉命卸職其時段執政徇奉天之請以前任浙督盧
子嘉永祥爲繼齊盧罷兵未久非齊所甘心而以余兼江蘇軍事善後督辦於
是齊不欲交卸大費幹旋駐蘇砲兵營忽有反齊之電余亟制止盧命其參謀
長陳其祥與齊之參謀長直接洽商先將駐寧各營撤至蘇錫一帶盧挈奉軍
張效坤宗昌蒞寧未旬日而齊在滬奪第六師軍權西向襲擊先時移駐蘇錫

之兵陰爲攻盧計余不之知盧亦不之知也滬友謂余將同被俘不意齊兵一敗於高資再敗於無錫兵之不可恃如此

余自吉林於民元壬子南旋兩聞蘇政一聞皖政民初在蘇不爲馮華甫國璋所喜民十一後再任則爲省議會所挾持目余有偏袒余謂事之是非悉衷於理當理者是之否則非之無所謂偏袒也

余宦豫近二十年黃河流域往來頻繁知黃流利害關係吾鄉至大清光緒十五年己丑余以分發東河知縣到開封時鄭工甫經合龍民十五丙寅五月山東李升屯南決地居徐海上游勢若建瓴余任運工局力請省府助款二十萬魯以此款於其地築壩卽以江蘇壩名之民二十二八月河南蘭封銅瓦廂又決此爲清咸豐初年北徙之地也深以復歸故道爲懼民二十三八月直隸長垣南決二十四七月山東鄆城又南決幸次第堵塞迨民二十七六月河南鄭

州花園口中牟趙口又大決地距鄭工甚近其地逾西奪溜南趨爲害逾大時
余避難坂埵百端呼籲迄無效果及今不堵蘇北人民成釜中之魚矣
民二十二癸酉蘭封南決後顧墨三主席祝同召集會議余謂如或奪溜則南
河故道恐卽恢復徐海之災不堪設想幸不久自塞而豫河情形終憬於懷民
二十三夏與程君壽卿同至開封城北勘視最險之黑崗口一帶余離豫三十
年至黑崗黃流如故而自顧已頽然老矣不勝感慨又擬觀蘭封銅瓦廂以道
阻不果至黃委會見顧達陸科長蔡亮之陸丹右兩技正又見河防局局長陳
汝珍索其歷年報告書而歸會長李儀祉先生則以返陝未及晤談
蘇北廢黃河由南河奪淮後所致黃去而淮之故道被淹曾文正左文襄屢議
挑濬未之大舉近年黃流屢屢南決陳主席果夫長蘇多數河海工程專家秉
承主席意旨發起挑濬余亦深表同意各縣徵工集款頗鉅興工之初余與馬

萬卿同赴淮陰漣水參觀親至工棚視其食宿之所工夫如蟻邪許之聲不絕於耳深冀此舉可免蘇北河患時久而未竣事不得已減少原計畫之寬深尺寸陳報竣工淮陰不守後前功盡廢矣然七套口以下漫水暢流若當時先浚下游而後上游不知如何

吾國黃河自古爲患前此成立黃河委員會有人邀余任其事自度無此才力未敢輕試自李儀祉先生任職分上中下三游設計上游擬擇山中適宜之地築臨時水櫃蓄水其中一以分流灌田一以減少來量下游則接通長堤遠遠深海中游量度兩岸距離先爲核計以流速不致停沙爲主堤之高下厚薄必使一律且不使成陡灣以免衝刷如是需款必多然非一時所能成苟歲籌若干有進無已分年爲之未嘗不可收效美之米西西江卽從根本改革一勞而成永遠之功余在水利會開會時力陳孔部長祥熙蓋儀祉先生在陝西八道

渠計畫不但陝省水利所關亦為減少來量計也若中游之計畫已由水利會議決成立試驗堤一段儀祉先生既離黃委會近已逝世所望戰事平息後來者本此計畫依次進行

民二十四七月黃河於鄆城南決後淮北災黎遍地皆是省府邀開防黃委員會與振災委員會公推余與張雲搏馬雋卿同赴首都請求孔財部長多撥振款翌日返余以箇人名義函請海內友人節省浮費以助賑災獲五千餘元悉交財廳

北京皇居壯麗余以計偕瞻仰者屢矣國變之後以覲見兩次到京游踪未能遍及民二十一夏以劉君實張翰卿之約附津浦車北行此次游覽至多於故宮歷觀書畫鼎彝於博物館觀有關歷史古物皆見所未見其中楊椒山先生墨迹摺稿為最可寶貴又赴香山登拔地一千二百尺之重陽頂地以清帝后

重九日登高得名民二十秋八月揚州電告淮水漲發蘇北運堤大決口九月十八日日兵又突佔濬陽余亟南返此行在京百餘日苟非鄉里大水災尙擬多作勾留行時僅募集水災賑款壹萬元攜回交陸君筱波散放

江北水患黃流外惟淮爲可憂民初余任省政時籌集畝捐創設運河局所以防未然也民五民十疊遭淮漲未成大災至民二十秋運河大決口二十六處計入百餘丈余在北京聞電南返先視察高寶興泰汪洋一片幾如大海沿村桑楊僅見樹杪士紳無不痛憤余以救災爲急救災必以堵決爲先痛憤無益疊商葉主席籌款任人歷久始定其間經過艱險不知凡幾最要者意見之參差新舊知識之互異苟非通力合作無以成此鉅工此工未竣以前款項不繼華洋義賑會助款四十餘萬元內有林隱居士慨捐二十萬專交王君叔相施工末後貸之銀行而仍不足又請宋子文部長撥款始獲竣事嗣余在泰署傾

跌幾斃凡以爲運工籌款事也

民二十一冬杪余甫任運工善後委員會委員復堤工事尙未着手日人在滬忽向十九路軍攻擊揚州同人力商減少工程計畫期早竣工計決口二十餘處預算近四百萬元何地可減何事宜減毫無善策是年舊歷除夕余特赴如皋商籌事翌日元旦即赴揚幸戰事停止獲以施工

淮運盛漲民十時已甚危急余與齊公冒暑巡視賴工員搶險得力未至泛濫民二十一之大決口高郵黨軍樓西堤冲決河湖相連必先堵口而後再籌復堤堵口之工省府先發三十萬囑俞君通甫任之既拋石又下埽堤面已築土而其下仍不免過水再加多數木椿然後已此工程中之最險最要者黨軍樓東堤至三十里鋪六決口則專以王君叔相任其事工艱時迫煞費經營其餘難工若來聖庵決口不過三十餘丈而費工費款至最後始竣若瓮家營堤一

築卽成甫成而又陷以竹試探堤下積淤深至二丈許後用沈排法勉強告成江都之邵伯土方包工也運工之緩急與築堤之緩急不相應計包運土方之費迥不及自運之省凡此皆歷驗而後知綜計歷時五月餘費款三百五十餘萬元此役得力於分任各段工程諸君余僅往來視察總其成而已不敢掠人之美以爲己功事竣編輯運工專刊將各難工與先後失敗情形一一公布免後來施工者蹈余覆轍至華洋義賑會力籌鉅款另立碑記以誌友邦之高誼復堤工程費多數人之心力各難工均修築平穩獨來聖菴新堤愈墊愈高旋增旋陞距原堤空高無幾不能再加堤中夜半擠軋有聲知下層不勝上層之壓力因此羈延款已超出預算八月二十六日財建兩廳傳顧主席墨三之命責令工員賠修并令余負全工保固之責余復電言督工大員應認賠修之責不應責成工員靜候省令九月一日省府開善後委員會會議余屬沈豹君代

表出席聲明前請旋議決令建廳派員復勘委員徐德稱改定挖槽填石計畫遵照實行又加築二台三台及跑馬坡始無變化綜計來工堵口時決二次復堤時變化七次可謂難工矣并議決聘任興工與包工不同應免保固

復堤工款省府力籌終苦不足余商財廳擬以三年丁漕向地方抵借特赴蘇與張仲仁費仲深諸君晤商又至無錫常州商楊翰西榮德生錢琳叔馮小青陳寅生莊思緘諸君均允贊同嗣得美麥一大宗爲助前議作罷然至工竣時仍絀二十萬特請馬鶴卿三次赴滬商史君量才轉請宋部長子文如數撥發一贊之功始克完成

工竣驗收省府聘莊崧甫何海樵沈寶顏陳伯盟董伯純爲委員又建廳代表徐德稱省委戈涵樓王夢周余亦偕往莊則託豹君代表七月十六日自揚啓行時正炎暑自淮陰而下以次至淮安寶應汜水界首高郵之樵軍樓廟巷口

七公殿又二十里鋪三十里鋪江都之來聖菴瓮家營荷花塘昭關壩邵伯同人於炎天烈日中竭十餘日之力第一次驗收方克竣事沿途所收工以王君叔相爲第一雖向持反對論者無異詞

運工費款殊鉅同人以報銷爲慮會計委員范鈞伯早爲之備特請劉會計師將報銷清冊一一審核加以精詳評判連同報銷冊呈省遂告結束

民二十一三月九日偕揚友朱幹臣任馨山等赴昭關壩荷花塘廟巷口七公殿擋軍樓各決口察視各段工程進行頗速惟擋軍樓西堤有蟄陷情形爲之憂慮

是月二十日又與顧墨三主席趙民廳長董建廳長韓楚箴師長同赴各工察看其西堤蟄陷處將上段挖開再打木椿當日顧主席等南渡二十一日又專看擋軍樓工程已有救濟卽此一段工員費力不少卒將面土翻開一半打椿

再填惟堤外卽係洪湖苟一崩裂前功盡隳賴附近先期鑿築磨盤壩所餘堤身尙不單薄不致失手

民二十一夏初美兵艦長施高德邀余與董廳長到艦午餐菜不豐而情誼甚厚

復堤工程以本會擔任各段爲最多其次則華洋義振會王君叔相所擔任再其次則工振局胡君香泉所擔任工振局擔任爲土工餘則土石各工如此大工信非一手足之爲烈也運河東西堤外向有碎石坦坡所以防風浪之衝刷坦坡分甲乙兩種每一坦坡先膠砌石肋然後於石肋外再以碎石憐砌堤工告成後此項坦坡尙缺而不完民二十一九月十五余至泰擬商同里士紳勸捐爲助是晚在縣署廊下傾跌骨破齒落目腫如桃血流滿面致傷甚重延王醫子駿診視謂恐七十六齡之衰年因跌中風傷可無礙是夜張縣長維明公

安局長王伯康通宵未眠幸而無事未旬日愈仍赴揚勘工運工有五壩曰車
邏曰南關曰新壩曰中壩曰昭關皆以歸海名實則淹沒農田盈科後進非真
能順流歸海也道光六年昭關壩廢咸豐三年中壩又廢車南新三壩共寬一
百八十丈每秒洩量在四千立方公尺實爲今日第一尾閘民十大水連開車
南新三壩而淮漲如故上游人民力請開昭關壩而不知壩身多裂引河全失
一經開放必致潰決余與張魯公在揚開會江都王君紹鶴責難百端執乾隆
御碑先後應開各壩爲詞魯公未應余謂以開壩次序言昭關在可開之列衆
聞言鼓掌余繼稱御碑所列開壩次序繼上三壩後應開中壩然後方及昭關
衆言中壩因廢不能復開余謂昭關廢於中壩之先亦何能開耶衆又大譁遂
以先往察看再定

萬君立鈺爲河工先輩經驗與議論均有獨到處余素爲之敬禮自攜軍樓堵

口合龍後堤下竄水深以爲憂迭次勘視萬君謂竄水一也片流與圓流不同片流無礙圓流則恐堤身有孔穴通透其研究之精如此

堤工告成民二十一月董建廳長電請赴揚行運工落成禮余復電以此次運工雖勉強竣事然超越時間多糜工款仍未能完全無缺問心方抱不安自責之不暇未敢再言落成謝不往徐君庶侯爲余立碑邵伯鎮余以碑文將炫已之長形人之短轉易爲識者所嗤力辭不獲今雖未以粗沙大石相磨洽而全堤爲軍事破壞功在何處名在何處

民二七一月運工徐錫丞局長與沈豹君顧子方以運堤所駐省軍因防禦外侮故掘濠溝一百數十處深度不等昭關壩一處與邵伯近挖深近水危險更甚同至余家商補救之法此時高寶未陷尙可致力至民三十則運工全屬日軍竟將南關壩掘低過船且在壩底行車堤成未幾而竟破壞至此立碑奚爲

哉事之成敗有數楚得楚失原無足計其如數千萬人民生命財產何

自余任修復運堤工竣後連年奔走不絕於途財部聘任江蘇苛捐雜稅監理委員會又出席全國水利會省政府禁烟委員會農民銀行監理委員會往來寧鎮間日無暇晷而有裨於國計民生者曾無萬分之一民二十五年春余既謝絕八十稱壽擬參觀陝西李儀祉先生經營之八道渠約程君壽卿爲秦中之行首途有日矣因舌病未果儀祉先生以水利專家又熟於歷史思規復漢唐繁盛之舊各渠告成固增加秦中之農產亦減少黃水之來源興利除害莫善於此儀祉先生逝世此計劃仍舊實行

民十六丁卯國民軍抵寧徐錫丞省長赴滬孫馨遠督軍傳芳退揚福建周蔭人督軍樾恩由通如退海安自三月二十九至五月二十四日止

此後悉改陽歷

過境

北行軍隊如潮而至供億不貲當未退之先四月六日周部鄭旅與秦城駐軍

衝突遭劫甚慘余擬調解未得無如之何泰城同人頗婦咎於余未敢辭也
余自鄉舉後年二十四歲時館如皋縣署劉梅舫先生廷鏡處梅舫先生余已
卯之房師也豈意七十一歲爲如皋樂縣長所羈留卽在署中舊館之地禮貌
未失然已不克自由事緣縣黨部以貪官污吏控余并謂結交軍閥賄送周督
軍二十萬元毫無影響余電鈕主席惕生謂事有一實願聽法律制裁不應受
其束縛旋樂縣長奉電命派員送余到寧沿途不得無禮翌日駐南通伍師長
文淵亦飭駐如二十六軍杜團長芝芳護送出境此一日之風波無因而起而
余之冤誣轉以大白

海安爲泰縣東偏之一隅區區一鄉鎮自通榆省道議定公路雖未成然已爲
南北交通孔道通如陷後民二十七日兵踞此四月餘居民惴惴不安先是民
十八九如皋泰興共產事起烽火接於咫尺其起因由於知識份子思想錯誤

兼如泰之間佃農受資產階級壓迫一倡百和遂致騷起彼時以爲不幸近日
事變千百倍於往年後之視今未知奚若吾生有涯憂來無涯不死奚俟

余宦豫近二十年在遼吉五年廣東三年於豫任行政官於粵任軍事參議官
於奉吉任外交內政官自維無學奔走南北炎風朔雪勞勞四十年晚來思輯
平生宦蹟仿馮夢華中丞政書之例然自問平生上無補於國下無益於民過
眼俱成空花在粵軍事之遷變在遼瀋農場之銷滅無論矣卽如辛苦經營修
復八百餘丈決口之運堤至今權不我屬其破壞之力量無所不至其極更有
何事可傳於後世

宦場習慣虛僞余素經經言必以實轉不爲上官所信卸任祥符後中丞詢虧
若干余以三萬金對中丞愕然余指某票莊帳欠以實之卸濬任後藩司聞濬
爲優缺詢余盈虧如何余實告賠四千金亦不之信不知濬缺之優在虛報民

欠爲緩徵余不肯踏前轍未一年卽請開缺苟一戀棧必致挪公帑以濟用無款抵還遂不得不侵吞官帑危哉

余讀吳梅村寒夜叢談載乾隆三十一年江浙米價每石二千嘉慶九年漲至四千八百以爲昂矣今每石百餘元價昂至此民何以堪年歲之凶荒外人之統制固無足怪外人之轉運奸民之販賣儲蓄日少羅緝俱窮省政府前以軍食不足每石限價二十二元去市價甚遠縣府責令地方供給民人不敢不從軍人復以賤價所得之米轉售圖利哀此窮黎不爲餓殍僅矣

鹽法舊制自劉晏創行本係壅以爲利與歐美無稅之制迥乎不同但施行年久亦尙相安且爲國家歲入大宗民二十七中日戰起引案破壞遠省淡食海濱鹽區積如邱山於是有疏散之令垣商以獲償費本爲幸而亂軍加數倍之價迫令各鄉承領此余在坂埭時所親見今則相贖諸省鹽貴如珠而海濱鹽

產又供不應求先後歧異如此豈所意料

民十九六月二十四日泰興如皋亂黨羣起是夜西橋以南電火照灼向鎮槍擊嗣聞係欲奪取鎮警槍械未遂民二十九九月九日夜三里開西槍聲忽起十二日午後通揚運河南岸有人開槍向鎮中攻擊聲如聯珠時余在家恐戰事即起無從遠避乃至四時後停止近又第二次淪陷此區區一鎮竟陷於兵燹之中此前清二百數十年所未有余何不幸未死之前而遇此

滬戰暴發南通天生港爲蘇北唯一交通線當時非常發達中央忽下封閉之令適四六兩區在海安開救濟委員會列席者皆蘇北各縣人士深慮因封港起釁聯名電陳中央并徐州李司令長官又囑楊君樵谷面陳詳情未即決定而日兵已在天生港登陸旋至如皋三月十九日余乘小舟赴近市治初姪家翌晨目覩飛機擲彈鳳山寺前午後轉至李最初兄家錢君又東來言吾泰留

養江南難民六千餘已分別遣送此先事預防之意古貴附近各鄉貧民因仲春無食蠢蠢欲動李君最初力籌賑濟自古貴始以次推及各縣獲以無事最兄之力居多海安市中亦辦賑粥以贍貧民泰縣張縣長維明勸余移城旋又派崇隊長錫珩與陳君石琴放舟來邀余遂遷九區之西坂埡此地爲前清康熙時孔東塘先生隨勘黃河寓居之所陳迹已無可尋矣不意海安又有第二次之淪陷

余避坂埡自民二十七月四十一一起至十月九日止計一百八十二日省府於其時邀余至重慶張縣長又邀余往滬余均謝之八月十三日韓主席約至淮陰商運工防汛事十七仍返坂埡便道至小紀晤徐錫丞十月九日實業保安隊指揮官張芷青邀赴大中集商海警經費十五返海安時徐一菱總隊長繼泰駐防海安以勇著次男寶現久與相識十一月二十一邀飯現醉歸宿俱樂部

部夜中小遺不意自樓墜地骨折昏不知人醫藥罔效越二日午後一時身死
衰年大不幸事也余書聯於其靈前曰不愛其身以貽親憂是可謂孝不既亡
汝兄又見爾死余何以家爲擲筆淚下如雨弔慰者甚多愈慰而心愈傷不得
已避居鄉村數月民二十八己卯爲余重宴鹿鳴之年乃於家則淪於外人於
子則死於非命悠悠蒼天畀余大耋之年而使余搜極慘之痛何其酷耶

河南鄭州中牟之間黃河南流決口二曰花園口曰趙口時在民二十七六月
適蘇北夏秋多雨與東泰各低區已拍岸平堤民間春麥未播省府特設疏浚
入海工程委員會畀余主任其事誼不容辭先期邀集沈豹君武霞峰王夢周
諸君至海安籌擬工程計畫八條一溝通大豐公司三卯酉河八百丈引河及
王家港二儘量挖寬關龍老港以利宣洩三鹽城黃沙港於二十二年挑浚未
竣其西口自上崗向東一段約十公里應續行疏浚四伍佑港下段之西槽河

應增闢加寬五范公堤在鹽城附近各閘洞洩水不及應添設臨時放水口門六疏浚新洋港淺段工程七展寬大豐公司第四卯酉河令由矢晚港入海八各項工程以募夫爲原則除以上入海工程外應請中央迅謀堵築黃河決口斷絕來源以除大患其次請省府堵築三河草壩展寬張福引河逼流由中山河入海同時籌堵車新兩壩逼湖水入江民二十八一月在東臺開會議決分別最急次急再次三期工程其工長里數與土方數款數均擬有詳細計畫最急者三十七萬餘元次則二十餘萬元再次則三十餘萬元當時議定中央已撥十萬省府再撥十萬將三卯酉河及八百丈等處先行施工傳集工夫著手興挑三月八日淮陰不守鹽阜消息緊迫異常工程無可進行但挑三卯酉河與八百丈兼由運局將車新兩壩堵閉水勢亦日退人民以爲有效而不知黃淮大患之在後也

民二十八己卯四月五日余在東臺工程委員會正與汪君湘綸晤談日機五忽盤旋上空第一彈從余屋頂飛過轟然一聲南隣房姓一書生已炸斃手一編坐觀未之釋也余室玻窗震開余與汪君安坐無恙炸後余至三昧寺途中與多數死傷者遇爲之淒然是役據縣長面稱死四十餘人翌年庚辰十二月十二日又有九機轟炸東臺之事死傷人數更不可以數計東台何不幸而屢櫻此危耶

余之任黃災救濟委員會主任委員係受中央經濟部翁部長文瀨之命黃決不堵日氛遍地事前一無救濟之方事後以賑濟救人爲要亦非箇人所能爲力民二十八夏余請辭職省府以中央命令爲言未允所請副主任委員成建廳長翊青又鄭君權伯在中央供職均未能蒞會所謂委員會未能召集一次尸位一載決意自請免職雖蒙一再挽留未敢承命也

余自民二十七戊寅日兵退後返里雖有物質損失猶幸家室無恙如和平恢復不難整理乃轉瞬年餘北之淮陰淮安西之高郵寶應東北之阜甯灌雲東海一帶相繼不守日兵由郵屬之一溝二溝而至老閣而新四軍又由黃橋海安而至東鹽省府局促於興化一隅終於不保海安東臺又有第二次之淪陷四郊多壘洵士大夫之恥矣

民二十九五月初旬余由興化遄歸未及泰城而昏夜如墨水淺舟膠不得已停泊於荒野無人之地徹夜未寢因受外感返里後遂病寒熱往來時愈時發如是者兩月餘飲食銳減形容銷瘦果一病而死未嘗非幸乃猶存身於此擾亂之世譚茶陵有句云瘦固勝肥差可喜生何如死正難知余之謂矣

民二十七余既出亡家屬亦散居四方當命琨男至東諒一視適四區專員葛挹純由通退此日騎兵跟踪而至該地名二苴在諒港以南彼此遭遇槍彈四

飛琨妻及孫男女等原來避居其地遭此意外亟亟出奔非常危險五歲幼孫忠謙隨其母步行幸免於難二苴者王甥伯均海濱儲糧之地四面臨河當時以爲極安惡知危卽在安中耶余於海安日兵退後有句云大哀自信心非死小劫寧知卵尙完蓋紀實也今海安第二次淪陷正不知後來如何

何旅克謙自日軍北來以游擊隊崛起於如皋南境據有泰興黃橋一帶瞬及三年又歸併朱濟一部有江口可通交通極便其勢甚盛民二十九庚辰夏新四軍由泰城迤東之蔣坨出其不意潛師襲擊何旅一無抵抗而退省府韓主席秉承中央命令不得不圖驅逐一次進攻不利李軍長守維繼之調集各路軍隊不下二萬餘集中於海安迤西一帶余恐軍興地方不堪靡爛力商調停方法先期接洽擇地曲塘開會討論省府允許派員蒞會九月朔李總指揮師廣與余均到各地集合者三十餘人而省府派員未到不得已開談話會嗣仍

與主席往復電商已允派員另行集合而李軍長謂大軍雲集勢難撤回十月一日決計進攻不意至黃橋全軍失敗李亦殉難饒勇善戰之翁團長與之同殉殊非意料所及

何旅之獲譴以敗後省令駐曲塘何移駐皋東之西場省意不滿韓主席親爲余言迨郭參謀長爲繼而逮何赴東罪不至死省府一遷興化再遷曹甸何旅遂畢命於半途一世之雄而今安在

自李軍失敗後余邀馬秘書長漢波至泰晤商已有成議期於翌日返興後來泰決定乃遽以病辭自此無調停餘地不得不訴諸武力蘇北人民何以堪此未幾而又有顧司令長官圍攻新四軍葉軍長之事恐國共將有決裂於抗戰前途大有妨礙中央主持軍政者必有善策此非草野所能知矣

余未隸國民黨亦未入共產黨自問超然所以力主調停者以省軍實力不足

天
情
錄
鋒烟遍地非先化除黨見一致禦外還我河山不可謂余爲新四軍包圍則與事實不符然在李軍未失敗之先省友之愛余者方以勿多事爲誠余何所圖而爲此

民二十七年春省令各縣警察連原有餉械悉數調省意在加以訓練改編成師此爲擴軍起見各地治安未之顧及重軍事而輕民治似非謀國之道

余讀史有鑒於明季開鑛之擾民引以爲戒自清光緒二十七年余任福公司鑛務總辦與其鑛師利德朝夕晤談福公司者豫撫劉中丞景韓與英人所訂懷慶左右開鑛之約也懷慶煤產甚富土法開採類多貨棄於地中丞爲地方興利計以余總辦其事嘗與利德下七百尺之深井親見其種種布置知資本充足採煤確有把握嗣任奉天交涉司與日人談判撫順煤鑛一案當時計畫撫順日產煤五千噸將來可至七千噸較福公司多數倍又與日人訂本溪湖

煤礦之約三礦皆產煤福公司則白煤撫順則烟煤本溪湖則焦煤性各不同價亦有異尋又與中國鑛師張金生深入濟源山中搜探銅鑛巉崖絕壁不憚追攀後赴日本足尾銅鑛深穴中易工人之衣手攜安全燈又下生野金鑛一千七百餘尺之井隨地底機車偃偻曲折而行見所探金鑛質似吾國大理石而歷觀其淘沙揀金諸法以機器牽皮帶輪流迴轉男女工人列坐其旁一一披而揀之至再至三而金出矣吾國金鑛以漠河著名惟係土法余在吉林三年惜未一至其地豫南浙川廳與陝西交界之河中時有金沙發見余見其重者幾及兩餘附近山中必有鑛金恨無專家往探鐵鑛則修武縣北之山巔處皆是土人自山力推而下并不計值似五金開採均有把握吾國煤油向恃舶來近以戰事爲日統制價昂至數十倍而五十年前即聞延安獲有煤油鑛熊君秉三力圖開採久而未成近聞已有產量惟提煉未清余在修武於福公

司掘出井水中見有油花英工師李德員敦意近處或有油礦但未試探近中
央發表於甘肅玉門得極大油礦其產量足敷全中國百年之用所需開採及
提煉各新式機器已悉數運到三閱月可以出油新疆及西康等省亦覓得多
數金礦可見地不愛寶爲利無窮余周歷南北各省又曾任鑛政調查局自知
舊思想不適用於新時代就平昔見聞所及記錄於此衰朽之年不知能及見
否

余初辦交涉自福公司始劉中丞與訂之合同爲懷慶左右英人據以索左之
彰德右之濟源將河北三府包括無遺余執定懷慶二字與之折衝因劃分紅
黃兩界測繪爲圖并訂明先開紅界後開黃界不但彰德之鑛劃開卽懷慶府
亦許民人開採當爭辯時英人爭合同中專辦字樣意不許他人再辦余爲力
駁故後有民辦之憑心公司尋改爲福中公司居然與福公司合辦近時日兵

至懷慶改稱鑛業所每日產白煤一千噸以上趙次珊軍督時任山西巡撫聞知此事奏調余至奉天錫清弼軍督良奏保充奉天交涉司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欽派王大臣考驗復奏稱歷辦外交能持正論胥由於此余亦安能盡持正論哉

外交官不通語文如何能稱外交家余恃委員通譯有一可策之事憶在福公司總辦時延有孫姓譯員於利鑛師覆函謂爲無權認可而孫則譯稱無紙可寫余閱之殊爲詫異嗣經改譯始爲證明孫亦自慚而去余在六合縣幕中與同事胡君淵如約習英文甫通字母不免詰屈聱牙淵如謂此譯人之事不足學我輩當學其遠者大者今則遠者大者一無建樹卽此一藝之長亦不能及悔此晚矣

弱國無外交人皆知之世所謂有強權無公理是也余於福公司爭懷慶左右

不允絲毫通融嗣任奉天交涉司防疫事起日思以此擴張其權力關東洲大島都督非要求錫軍督合辦不可錫殊遲疑余謂合辦非不可允若以其本國警權各查其所屬地某地有疫某地防之不嚴各報其長官自行處理如此則權分而事舉終其事無他虞

日兵第一次犯通如尋至東鹽省軍無一抵抗未幾而各方游擊隊先後蠶起爲省府所認可者如薛承宗張冲青張星炳何克謙孫信符陳堯生張紹華楊仲華張能忍號稱十旅擁此多兵未有聯合攻日計劃今則所存無幾日兵重來所恃以游擊者又何人哉聞薛承宗曾有一次聯合抗日而臨時不相呼應以致少數犧牲後來者更引以爲鑑

民二十七日兵據海安百三十日余自坂榆歸有感事之作民三十日兵再來余又避亂出亡亦有句云苟全性命原非計飽看興亡亦可哀此次不知何日

歸里

民二十六戰事初起我駐揚飛機竟能追一日機擊落富安附近人機俱毀且傳聞其機師好整以暇於擊落後仍低飛一週而去聞尙有日機一爲我擊落於邵伯附近是年九月十二日由上海護送在滬作戰殉身之空軍機師湖南陳君錫純遺櫬經由天生港海安返湘余商地方人士特設公祭表示哀忱於以見吾國初成之機師不乏忘身殉國之人惜見聞太隘不能盡載他日戰史必有可觀

天下反覆無常之事最難逆料如建築碉堡一事蔣委員長在江西深得其力民十八九如皋泰興亦曾仿行民二十九秋末省軍集中海安胡家集一帶爲防患計下令建築於海安指定七座每座限三日或五日竣工刻不容緩無磚瓦木料令拆古廟爲之當時事務所與區長受脅迫者屢矣海安龍王廟火星

廟眼光廟與蠶桑模範廠皆因建築碉堡夷爲平地磚料不足責令覓購積欠二萬餘元至令無人過問迨有警耗各碉堡無一守兵民三十春初新四軍駐此限將碉堡一日拆盡初令以料抵償工資經王君伯康聲明積欠未清則令各鄉保長負保管之責聞拆時爲時限所迫任意拋擲無人過問先後百餘日反覆如此地方何辜受此重大損失而於前令當局并無益慮憶雲亭山人桃花扇有曲云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起塌者一地而非一手爲之今也不然余雖衰朽爲之心傷

民三十三月海安再陷修路毀路一事苦吾民最甚修路以便交通日爲進攻計責令民人工作不修則焚其居廬毀路爲防日計新四軍夜迫居民爲之亦不敢不從也日一偵知則居民之咎無可逃廬舍仍不可保沿路小民無所適從民人不獨遷居至自拆其廬舍以併遷國未亡而民之受慘虐一至於此

近讀徐州二遺民集不愧作手二遺民者萬年少閭古古皆不忘故國者也
江北范堤爲阻遏海潮與江南之海塘等何以堤內民田江南繁富遠過江北
余嘗以此質之梁任公然江北鹽產國家稅收四千餘萬自張君季直興墾之
議行闢海濱南北八百里不毛之地使之產棉其利莫大南通老墾牧既有成
效於是有大晉大豫大賚大豐大佑華成各公司騰起雲湧先後二十餘處莫
不爭先恐後而余所發起泰源公司爲之殿泰源地屬新淤土質較遜面積不
過十六萬畝竈地土紳一再邀余爲倡余商揚州馬雋卿公同籌畫又得湘鄂
浙蘇及直隸同人助力集資七十萬成有限公司自民八開成立會後鹽墾兼
營利雖不豐尙能維持現狀統計亦稍有贏餘惟余廁位董事長迄今二十餘
年任重事煩近以衰孱更覺不支時欲卸責
天下危險之事出之意外者多防不勝防民十八已已久旱禱雨此爲迷信習

憤之常民衆至城隍廟祈禱公安局長非不可聽其自由乃必禁止禁止不服開槍擅擊二人致斃遂爲衆所不容遷怒余家其所以遷怒之故則謂爲余所藏世無此理范俊祥濫用職權抑竟科以擅殺之罪自可提起公訴遷怒何爲三代直道之民固如是耶禮經言臨難毋苟免李文忠絕筆有句云臨死方知一死難此知一死之非易不求苟免之難也當民十六孫軍麇集海安事急時瑄琨兩男力請余行余謂非槍彈至余前不之避以余行後地方秩序不可保孰知近有二次之淪陷余身亦不可保耶而瑄琨兩男先余而死轉安然於地下余尙不知死所

曾文正求闕齋日記言留金錢與子孫無益所謂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余服官四十年官囊所餘僅數饘粥以與少時家無儋石較余已滿足惟兵災與水災相迫而來尙不知能保與否

海安有五壩皆隔斷上下河之通流故歷史不名爲鎮以海安壩名上河卽通揚運河也所以隔斷之故通揚河道開浚在後地勢南高北下如或開通則運河多洩而易涸文文山由寶魚灣南渡常遇春建築海安城其時上下河皆不通行百子橋北之萬民洞清光緒中葉興修時李君梓卿不過稍稍減低尺寸如皋士紳控訴甚力鎮東徐家壩歷經大府禁止開通有案海陵文徵記載甚詳皆防上河水量之宣洩致農田苦旱三里閘之通行係民初市議會所主張就已倒之涵洞掘開爲河議決此案者方悔其多事余力請開浚焦港使之通江方欲藉江流以濟來源之不足若開徐家壩或萬民洞將見通揚運河之日涸矣書此以告後之來者

泰縣縣長董漢槎民十七治泰有聲同時泰興縣長丁熙民如皋縣長王浩然三縣接壤皆徐人先後在省議會主持正義爲余所佩仰今日求一而不可得

世亂之升降由於人才之消長信然

余嗜王孟津書每思效法苦未能至在開封時同官石荔齋庚書法勝於余亦
有此癖故得孟津遺墨甚多荔齋先余退休以其所藏多半相貽近見明末興
化李映碧侍御三垣筆記言孟津書法有龍蛇之勢當時走卒皆爲之書故傳
世獨多書家不宜如此之濫而余幸其因濫多書有可效法惟孟津書深入晉
人之室故縱筆所之無不如志余欲專學孟津如何能達

祝枝山九朝野記言明太祖於南京築紫禁城用石灰淋襍泥壤卽築監者於垣中期以金湯之
視監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指一處苟稍雜泥壤卽築監者於垣中期以金湯之
固豈意未六百年拆城售磚俱盡余見城磚之灰尙粘固不脫可見紀載之不
虛益可見堅固之無用

莊生言未生之先非徒無形而且無氣我之初生先有氣而後有形耶氣與形

俱來耶我死之後形沒矣氣無所附亦將化散以與形俱沒然則世無鬼耶鬼又無形無氣者耶形亡而氣與俱亡鬼又何所附麗謂爲有鬼余之亡室與先余而死之弟兄子姪皆一去而不知所之此理殊不可解恐余死後亦將如是余退休後日讀莊老而其義不能盡解甚矣爲學之難也莊出於老而又另闢一蹊徑船山解莊幽深玄遠林西仲專以文法言且有武斷處不足觀也

包安吳藝舟雙楫與康南海廣藝舟雙楫其論書法與南北碑帖種種研究與評判皆得未曾有南海所引碑板余所見不及十之二三能書云乎哉自顧可愧

閱涑水紀聞浩然齋雅彊雲谷雜記澗泉日記蚤溪詩話嶺表錄異等書此在寧任時贛督蔡虎臣所遺蔡軍人然好學同時贈余王船山全集余至今時時繙閱而覺其取之不盡也

民十八己巳春歐美奇寒來因河冰數百里日本亦嚴冷獨吾國冬季溫和世言因寒流所趨但日與我同洲僅一水之隔豈北冰洋之寒流獨遺吾國耶質之科學家不知何說

張士誠崛起蘇北未幾卽撫有江浙所據皆沃壤自其弟士德戰死常州其左右無人爲助致爲明祖殲滅然天日照爾不照我之言至今凜凜有生氣齊雲樓之自焚其妻妾對之無愧吾鄉張海房太史爲之列傳以列國子之鄉先輩夏退菴編其遺事入筆記中余以其搜採未盡退休後十餘年中四出考詢有聞必錄又屬蘇州王君凌霄訪得其墓地所在爲之建碑糾正明史茶山之誤蘇州齊門外其太妃墓亦爲建碑均費仲深先生撰文民十八余編印張吳王載紀發刊初稿蘇松嘉湖各鄉鎮多有圖經記其遺聞佚事吳張爲蘇浙所推許方屬友人廣爲搜求各圖經以期續刊明祖與吳張同起草莽往來函牘見

之明史者多傲慢之辭陳友諒亦同時崛起與吳張必有往來書翰遍託鄂中友人搜採迄未有獲

東臺縣南有東涼海口地屬泰源公司漁舟麇集之所也每春季黃花魚汛出洋捕魚獲利多寡不等統計不下五六十萬惟海匪迫領旗照每船婪索若干否則肆掠漁民不敢不遵海濱警隊以不慣航海之故熟視而無可如何十數年前余欲籍漁民爲兵更番訓練不畏風濤之險兼省饋餉之勞人民難與圖始久未實行張芷青任實業保安隊指揮官擬收海匪成兩大隊負巡緝之責辦理未善若余計果成可以防患未然惜乎涼民知近利而不知遠圖也

淮南鹽場向分通泰兩屬自張君季直興墾廢煎指通屬爲墾區鹽產遂以泰屬爲多但時受海匪登陸之擾民十入之秋東屬一倉鎮劫掠一空其匪燄至裕華大豐各公司甚至擄人勒贖騷擾無已東臺總場長王序新集合場鹽商

會會長及各場商陳伯華后浴蘅洪仲和朱警辭汪子堅沈子厚等在海安會議於泰屬南四場成立稅警一大隊由蘇紫庭統帶餉由鹽引攤認今日之場警卽此案所決定也

墾務既興張君季直有新運河之提議新運河者於裏運及串場南北兩河外東海濱再開一南北河既利墾務之交通又可排洩西水派員測繪預算需三百萬未盡有著民十一余再任省政季直先生從京南旋過寧時余與面商酌減寬深尺寸擬籌一百萬爲之未得中央同意而此計畫遂至停頓近主省政者兼擬加挑卯西河使與串場河多所通連估計八百萬乃以大批廢黃河一役久未竣事未及施工

泰縣之有警備隊余自民二商城紳王君子安收回寶帶橋捐始其時此捐爲保商營所有收回後由陳大隊長兆祥實行擴充泰東與聯防北路之匪爲之

攔截二十餘年來盜匪日少聲威日彰余主省政頗擬令蘇北各縣如淮淮連泗東灌流贛等分區聯防照此仿行未得軍府同意不果近則時事日非更無復當年氣象矣

蘇北麵粉廠泰來復新兩公司爲著泰來近甚發達復新在清光緒三十年後暫告停頓適余假歸南通張退庵與如皋沙健庵兩君商余移設海安余屬門弟子劉翰香隨同會商一再集議已將廠地指定將決定約因余亟於返豫銷假中輟此議若成海安商業應可發展但疊次兵爭亦必與南通各廠同時受損今中日戰爭延及四年各省大建設無一不大破壞區區一鄉鎮更不足言矣

余任河南縣政五日祥符曰武陟曰永城曰鎮平曰濬縣鎮平爲初任時三十入歲年壯氣盛必期得民後已凡有興作視民意爲從違未數月頌聲作武陟

濱臨黃沁兩河時以防水爲念永城多盜則留心緝捕之事不憚深宵馳野外
巡緝濬爲本缺應可久任余蒞濬僅九閱月卽請開缺去祥符首縣伺候撫藩
臬各署應差之不暇不獲與鄉民時相見至今鎮平濬縣各士民函札往來武
陟永城間一通信獨祥符之民視官如傳舍去焉若忘於以知親民之官必與
民親方可得民人之信仰

昔國家功令本省人不得爲本省官議者謂讀書一室之中作宰千里之外視
爲不便余兩任蘇政事煩如麻一任皖政用力較省因與軍署齟齬中央命令
由皖調湘湘亦猶吾大夫崔子也決意請辭嗣馮副總統本中央意旨商余任
奉天省政余仍力辭亦量而後入之意也

清故宮收藏磁器最多不能盡數陳列書畫亦不少惟西人郎士甯所作畫則
以毛筆用西洋法寫生一花一葉於其陰陽向背其有繪聲繪影之妙視吾國

所傳宋元設色畫尤過之其劉澤清與吳三桂之信洪承疇請平雲南一摺余在清宮皆見之此與歷史均有關係惜留舊京未久不能盡觀也

蘇省農民銀行資本向各縣加徵畝捐集合爲之省府另撥宿遷駱馬湖涸出田地不動產以厚其力趙廳長棣華爲之經營日臻發達余列席監理委員會葉前主席楚儉任會長蘇經兵燹後江南各支行倉猝遷移或滬或港或重慶行員星散帳冊未能集中至今整理未清暫時未能復業民二十九省府有意興復以余繼任監理會會長關財廳長吉玉兼理銀行事務交通多阻集會不易一年以來清理仍未就緒時局大變余遂辭監理之職各縣畝捐獨吾泰縣所徵八萬元爲前督軍孫馨遠提去時局恢復後應仍補繳也

江蘇禁煙苟非時局變遷早已禁絕近嗜好者如故而毒品之害尤甚於前余不知嗜此者何以忘其生命而甘心如此世祿之家因此衰亡者不知凡幾甚

至流而爲匪恬不爲怪余列席禁煙委員會深以不能盡職爲愧

民二十四行政院聘余爲苛捐雜稅委員會主席委員在鎮江會議議決每員分任若干縣各員親往所分之縣實地考核然後報會公決裁減極多其有應裁而不能卽行者則因待籌抵補之故此外余所任監督公債用途委員會僅止開會一次運工防汛委員會因途遠不能到而於運河局措施多所參酌惟淮陰動員委員會曾奉聘函未經列席

宜興有善卷洞庚桑洞俱在深山中奇境也庚桑頗寬洞中石桌可列百數十人善卷深入後上至最高層四周寬廣如臥榻中有石柱槎枒四出若古樹然自此而下轉至水際舟行數里昏黑不見光以電燈燭之頂及兩旁皆石乳垂垂欲滴盪漿而出則已至山外矣儲鑄農君主持其事函邀余與馬君雋卿往遊兩日而返

東台廟學蕩一案地方士紳與通遂公司結訟年久民二十二九月財部命王運司省命張專員傳集兩造在泰署開會一再勸導迄無解決之法轉商余爲之調停余歸後東台多數士紳來見余詳詢其命意所在嗣以質之公司經理朱君警辭知其所爭在地畝多寡之間彼此各執一詞余以已見從中調解已將就緒士紳尙以爲不足旬月後又爲力商遂亦了結多年訟案在公庭開會兩不相下有爭而無讓不服官廳之處斷不得不然私室磋商較易諒解

民二十二九月十六日午餐後余在臥室廊邊南行散步稍不經意遂由廊上傾跌階下竟無人知起後脊骨酸痛月餘始平然至數年後臥時反側仍有微痛也

世人稱壽以爲多增一歲其實如宰羊而入屠市多進一步卽少一步古人於父母之年一喜一懼意卽如是余八十壽時在李君最初家與二三友人聚談

終日頗覺自適贈物一概謝絕獨王頌侯世兄寄贈九老圖繪余像居中旁一老者則徐君曦伯也此壽儀之別開生面者

海安在淮水流域淮自六牯分流西來不及十之四北洩之量以孔家涵爲最多沿途牯壩洩量亦復不少至此水量已微插秧時每多苦旱民初余歸至邊外擬開浚舊日通江之焦港以江濟淮之不足派員測量已得泰與如皋士紳同意因款絀停滯近時詳測泰如兩縣共需三十萬分投籌辦如已就緒泰尙無着民二十六春特商財廳趙君棣華慨發三萬元又允代向銀行借六萬元建廳沈君百先允以二十五六兩年應解廳款留縣撥充如皋有款先行施工已及十之八泰縣始從焦港至周莊挑濬不十里僅十之一余於四月赴周莊一觀而二十七年春之難作矣此役由張維明縣長未經注意故工程落後然使早成日之汽艇必由江口泝流北駛其來愈速民二十七戰爭開始以前劉

君實邀余在金陵晚餐曾言及此余尙以爲過慮以軍人眼光觀之不爲無見此事得力於琨男先與如皋郭心虞建設局長往復籌商琨男雖逝將來繼續開濬宜仍請郭前局長主持所亟應著意者如屬江口之牘關係水利至大如何啓閉方可蓄水濟淮未可草率從事也

泰城紅卍會自余函請商會長曹君德良與王君頌侯發起後曹君竭力經營建築樓房二十餘間規模閎敞至工成款尙不敷余爲捐家藏書畫并書屏聯若干件俾開展覽會以爲補助不意近爲日人所佔據

民二十六四月海門龔芭孫世兄邀余爲其太夫人行成主禮并參觀其先人紹康先生所成之私立學校英年濟濟非易也歸過張齋公故里長樂鎮適沈君伯陶爲齋公新建祠行落成禮余爲述齋公種種建設今日雖死猶生又便道至三廠一觀

浙江紹興山頭村同族名百年者近修支譜浙派爲相州魏公之裔當時隨宋室南遷海安一支亦相韓由蘇遷來近河南濬縣族姪文軒當擬輯韓氏大統宗譜以相州魏公爲主某支由某處遷移某省由某支分出但有考證一一載明已具初稿俟考定後付印寄各省重加檢查韓氏所有碑板如昌黎之南海廟碑蘄王之蘇州碑以及清宮所藏韓氏先賢與各后妃遺像余在寧任已呈請總統府頒發將來附印名韓宗石墨此事商之近省同宗皆表贊同但期早日出版以快先親

瓜州以東之六圩因江流北趨此數年間坍進十餘里不爲之計日益加甚余商建廳沈廳長籌議預防非於上流築石隄不可隄之長短多寡地勢之遠近何者爲宜自須詳細審度民二十六之夏余爲提出全國水利會請求交水工試驗所築成模型試驗議決通過七月中旬又在揚城開防護六圩坍岸會議

其時日已在蘆溝橋起釁矣近有何人再爲議及

民二十七省府韓主席以余列席運工防汛委員會特命張縣長致送川資并薪三千元余已力辭又囑李總指揮一再致送余致函主席謂中央籌款抗戰各地踴躍獻金爲國家萬一之助鈞以力棉不克多所貢獻乃尊座以有用之資使鄙人受此無功之祿其何敢承嗣師廣總指揮又堅囑宗祕書致意乃受一千元捐助海安振款

余生四子曰寶慶雙慶寶瑄寶現雙慶早殤寶慶未冠以患外症亡於開封旅寓寶瑄肄業奉天中學南旋後經理家務民二十五因病物故寶現同濟大學土木工科畢業方冀有所發展乃亦不幸因醉傾跌骨折而逝天似憫余之勞而昇以大年何以不憫余之老使之有子而無子余不得已惟以彭殤一例視之而已

吾泰兩詩家曰鄧孝威漢儀曰黃仙裳雲皆於清初有名而孝威尤著余欲搜其遺稿爲之刊行不可得夏退庵先輩編輯海陵詩徵於鄧黃外搜集至富已具稿待刊乃亦遺佚余力訪求得五卷并其編餘未刊之亦好集抄錄成冊彙爲八卷入海陵叢刻第二十四種將寄滬付印矣不意民二十七海安淪陷此不全之詩徵與亦好集亦俱遺失書之顯晦誠有定數然退庵先生所刊之海陵文徵及其未刊續集得李君鼎初商徐君海樓爲之鋟板完全無缺余有愧於君多矣

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此昔人感慨之言余發起海陵叢刻卽感於夏退庵先生而作退庵高年博學於鄉里遺聞軼事搜采考訂詳徵博引里人無出其右者然歿後僅六七年其生平著述如退庵筆記未及刊行展轉傳抄頗多訛舛余爲印行又經李君鼎初一再訪求於夏氏子孫家得十三至十六四卷

爲之續印乃成完本

海陵叢刻中袁景甯集袁君淡生所著也淡生余故人文行俱美任浙之景甯縣有政聲未久逝世叢刻原擬不多採詩集興化李審言先生諄囑付刊淡生著述必不止此此不過窺豹之一斑也

武健嚴酷之吏世多有之豫中縣令有當庭斷受訊人一手者聞所未聞也豫省同官有周世臣者余之畏友亦良吏也國變後留髮辮未去余任安徽巡按使延爲高等顧問勸善規過獲益不少民二十余至開封尙與晤談坐臥一室中不出一步四壁圖書皆滿開封陷落不知蹤迹何所恐將先余而逝矣泰縣北鄉王師世問聞亮侯族姪言其莊某井中相傳沉有盃鎧今爲牆壁所埋不可得見民二十九沈君本淵特至該莊詢訪來函言物色得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武節將軍王丑雷墓磚一拓以寄余此卽盃鎧之主人張吳王敗滅

後匿跡窮鄉余輯張吳王載紀略記其事未能詳盡今得墓碑若再於井中起出盜鎧六百年前之古物可爲寶藏王師莊今改忘私莊不如仍舊貫之爲善
蔡君松坡任全國經理處將爲清丈計民三余以覲見入都與之晤談余謂全國清丈人才不足且費款費時收效無日若指數省先辦於其指定各省中又令擇繁盛之府提前測丈竣事後以其職員再測他府譬如江蘇先測江南之蘇松常鎮次及淮揚再次及徐海所需款項依照張君季直在南通辦法將所測地形并其丈尺載列一紙給予作證每紙收費七八分可補所費之六七松坡謂然旋因事南下余亦赴皖再緝蘇政地方多故終未實行思之至愧
清丈竣事聞方君唯一之於崑山張君季直之於南通皆感田賦不足部臣准減非易不得已仍攤之本縣此節尙須斟酌

民窮財盡之說世恆以此爲吾國慮民三樂任公長財部余在都晤及力言吾

國非窮但取民無制軍人之搜索更無制以余所知某高級將領積資千萬爲問前清號稱貪污之某軍機逝世後家資幾何今國家擾攘及三十年勒索之方千百倍於前清尙不致道殣相望獨暴敵尋仇無辜農民廬舍動輒焚燒百數十家何以堪此

李任潮濟深在粵西任軍事此余在粵時學兵營之學生也民二十二余在揚城任復堤工事特來晤談未幾別去

抗戰四年以來廣西李白二統帥助力不少李司令長官徐州戰績婦孺皆知所部士兵皆其優秀子弟也無一不忘身報國可見其教育有素桂省向苦貧瘠而藉民爲兵更番訓練實行徵兵之制幾於百事俱舉苟各省盡能如是何患不興愧予屢膺省政未能仿行尸位素餐悔之何及

風水之說識者以爲迷信康南海周知四海見聞極多每好談此余在甯任時

一把晤聞其贊美平山堂形勢不去口以爲後必有徵又在鎮江竹林寺前指葬地一區欲以爲贈未之敢承

湖南易君實甫於鄭工決口後實測黃河全圖瞭如指掌民二十二大浚廢黃河余以之贈戈君涵樓後易君到粵余曾一晤洵不可一世之才也聞民國元旦在都自題其門曰未知明年在何處請看今日是誰家可謂豪矣

鄭君蘇龕在遼寧幕府時余任交涉事每與傾談君偶一落筆思想皆出人意表書法亦獨出冠時惜晚節爲人所議耳

張君勵先生品學兼備余極端推重君思創造吾國以奠邦族民初微服至武漢視察嗣又子身赴蘇俄視其改革之成績歸後以爲議會制度應行改良另擬培植人才以備應時之選以兵事中阻近在粵省專心教育不及他務

海安無中學求學者高小畢業後非赴揚卽赴通民二十五現男贊解效文江

春霖諸君之議創立中學開校有日矣因民二十七淪陷中止第一次日退後同人勸余續立以紫石中學爲名余辭不獲自民二十八秋季起延聘教師至民三十春海安不意又復陷日校事遂告停頓不得已也

民二十七之秋余由坂埭歸至東台適周君光熙有私立光實中學之議同時發起者皆一時名流多自上海各大學返東者因令訓誥兩孫俱附該校日氛再起與海安紫中同告停頓省府教廳亦不知何往蘇北無教育之可言矣一國人才之教育中樞必先有統計某種人才不足則必爲之延攬有餘卽予限制自前清維新以來未聞有此計畫戰事旣起航空人才缺乏至勞友邦爲我訓練並及空軍種種設備欲如美之如取如攜不可得也

日軍再擾海安與民二十七大異彼時佔據百餘日除軍事別無動作此次移中橋而東以通汽車至鳳山實則鳳山駐軍無多又拆平民工廠東嶽廟眼光

廟玉皇閣以爲其他建築之需又改廣志堂與東寺通凡此更革似有久駐之意矣

余自今春一月二十日再度出亡三月十三日滬報忽登余被迫自盡何人迫我何事自盡各地友人紛紛見告昆明有開追悼會者余奚畏死際此時期亦以一死爲幸惟權衡泰山鴻毛之輕重決不爲溝瀆之諒當時海上虜壇木道人決爲誤傳并贈吾詩余援李文忠絕筆之句以報之屬在國民一籌莫展終以靦顏人世爲愧

張君季直提倡實業南通賴之以興余所素佩歷商地方事無不浹洽獨於應君季中卸任省長交代及余張君深致不滿事緣應任存款數十萬未列交案余不之知經常熟曾君詢悉其情江南人士以爲應入已彙迭經訴訟微聞並非入彙得季直同意將爲某公益之用然應已不能自白經北京法院判決時

余調任安徽曾爲去電季直之意乃解

吾國漁業全未發達國家大利所在中央亦未及籌東台東涼一地歲得數十萬收穫不免爲人所劫持公海之放棄無論矣一渤海灣強隣歲獲七千餘萬則取魚遠洋不在近海之故張君季直購福海富海兩漁輪未竟其功近無人爲之提倡以余所知有一漁業專門學人王文泰而任其投閒置散其不及知者不知凡幾

興化李審言先生博雅君子也生平慕汪容甫文筆亦如之著述甚富余請其謄寫副本並囑趙君載之爲之清繕先生以稿須自定不果逝世後余詢其世兄稚甫遺稿未失但不知何日方能共見企予望之矣

新四軍初但聞其名詞自何旅克謙在泰興黃橋爲其襲擊陳仲弘管文蔚朱克靖諸君先後至海安始與晤及其兵力遂至姜堰一帶省主席派員與商退

駐地點未定嚴迫無效李軍長守維集中大軍於曲海十餘里間實有猛虎在山之勢余慮兵禍蔓延迭電商得主席同意在曲塘會議而省委臨時未到李總指揮師廣商改談話會陳仲弘司令提出各問題多在政治方面余爲電陳並聲明允否之權仍候當局核定未奉確答而李軍長已決計進攻不意一戰傾覆主席收合餘燼然已無可爲力適葉軍長在江南亦遭失敗陳司令認爲中央不能容共又有湯軍北來之信遂成另一系統國共合作本孫總理所規定中日戰起朱毛兩君於晉北一帶多所助力今日合力對外方恐無濟豈宜再有紛歧發生內戰即使意見間有參商國土恢復後自有公論

去秋以來余所處境地初在新四軍範圍近和平軍北來又另易一局勢正不知何日方能統一黃橋一役李軍丁參謀長玉璠聞亦同淪於水丁君籍東臺安豐鎮民二十九十月一日方來晤余別後遂爾身殉可憫也

中國國情與蘇俄異前俄皇族與各大臣無一不富有土地所屬農民生殺予奪悉惟其命是聽故革命屢起每一案流入西比利亞者不可數計人民忿嫉至於極地德俄兵燹大起列寧一動不可遏止解放農民之束縛一反沙皇之所爲所有農民共慶更生如由九淵而登九天斯太林又變新經濟政策先後訂定五年計畫國家日臻繁榮又能刻苦自勵非各高級機關所可比我國貧富階級不甚懸殊人民知識未盡開通新四軍所提倡明者半昧者亦半而其附和者亦多利己主義是共產主義能否卽行於中國以余落後之思想尙未敢定

吾國抗戰之初深以滅亡爲慮抗戰未久連失蘇州南京以及徐州武漢吾國節節敗退不意武漢既破政府西移轉形穩定此由前路節節敗退後路節節建設當軸先事預定之故近得友邦之助財政不竭於支應軍械不絕於取攜

實有還我河山之望且以東南破壞之資源開闢未經發達之西北戰事一定總理所求之自由平等立可實現愚意內國江河不應有外人行駛權全中國七千里海岸線必有海軍往來巡緝軍艦構造需時訓練海軍人才絕非倉卒可得此節應先著手其尤要者更應破除海軍軍籍之成例倘如合肥時之海軍不知其已果於未瞑目時一親見之則含笑而去矣

辛巳仲秋吾師韓公紫石自編永憶錄兩卷年譜一卷甫脫稿卽郵寄滬上命樹森跋其後樹森受而讀之旣竟作而言曰清社旣屋民國肇興吾蘇地方自治甫見萌芽於是蘇人治蘇之說興而吾公適兩膺省長之任其建樹昭昭在人耳目固無待樹森爲之揄揚顧樹森竊有感焉以公之道德政治學問使得盡展其抱負而無軍閥梗阻於其間其所造福於吾蘇者又胡可量而惜乎公之未盡其志也吾蘇民國以來名公巨卿不可悉數而最負重望者則有二人一爲吾公一爲張公季直張公在朝爲時甚暫

其志未申尤甚於吾公而其在野所辦事業至今猶昭昭在人耳目固與公政治上之建樹無二致也張公有年譜一卷並政聞錄等業已付梓爲蘇人所傳誦公之繼張公而亦有年譜永憶錄之作一旦梓成不脛而走萬口爭誦與張公之作先後輝映並傳千古必無疑也樹森從公久受公知最深公命爲跋且不許有溢美之詞故逞臆言之如此至樹森學術荒陋言之無文乃得贅名於公著作之後駑駘之質竊附驥尾雖甚汗顏然深自幸矣

民國三十年展重陽日門人龐樹森謹跋

附言

一 是書現在付印見有違礙字樣稍加增損蓋不得已惟原稿謹當保存以期再版時照舊更正

一 是書承瞿君鳳起擔任校對應誌感謝

一 是書先師脫稿後即蒙郵寄來函言書中多瑣屑無聊之事不敢請高明作序囑樹森加以跋語俟其身後付印樹森謹遵遺命僅將諸君諡議稿

及像贊一篇附刊年譜以副原意

永憶錄中有吳梅村寒夜叢談句查吳梅村恐係沈梅村之誤沈係浙江仁和人著有寒夜叢談三卷於清嘉慶年梓行現刊入崑山趙氏又滿樓叢書中先師偶誤記耳附此校正

龐樹森附述

